

陸士諤先生著

集貳

清史演義

上海民衆書局發行

清史演義二集目錄

卷一

- | | | |
|-----|-----------|-----------|
| 第一回 | 萬衆蒿呼夷兵戴真主 | 三藩跋扈隱禍伏薶 |
| 第二回 | 薩郎中羣馳告變 | 清聖祖銳意用兵 |
| 第三回 | 清聖祖狐綏衛女 | 鄭延平虎據臺灣 |
| 第四回 | 威揚海外異國來朝 | 覺起宮中同懷結怨 |
| 第五回 | 消寒社詠史積微嫌 | 暢春園疑案成千古 |
| 卷二 | | |
| 第六回 | 伸大義八俠志中興 | 編密嗎九王思靖難 |
| 第七回 | 風摧荆樹豆慘豆箕 | 春滿上林喜詠鶉鷄 |
| 第八回 | 喜出望外晉福麟誕兒 | 事變非常將軍嚙玉臂 |
| 第九回 | 一陣風引起十年話 | 新總兵斷送故將軍 |
| 第十回 | 倪庶常奉旨賣字 | 張茂才入陝投書 |

卷三

第十一回 究主使制府運奇謀

醒羣迷聖君頒特諭

第十二回 坤甯宮虢姨承恩

龍神祠堯母祈雨

第十三回 清高宗一平西域

傅學士再定伊犁

第十四回 思傾城聖君側席

平回紇大將凱旋

第十五回 玉碎香消貞妃殉故主

花悽月慘聖主悼回姬

卷四

第十六回 批通鑑獨抒卓見

巡江南遍閱名花

第十七回 傅經畧實賊南服

溫將軍耀武金川

第十八回 謝振定赫怒燒車

管韞山謬言賈禍

第十九回 林爽文起發天地會

柴大紀方守諸羅城

第二十回 嘉慶帝受禪繼大統

太上皇訓政宣重光

清史演義二集卷一

青浦陸士謬著

第一回 萬衆嗚呼夷兵戴真主

三藩拔扈隱禍伏蕭牆

前集書中說到金之俊撰好賀表。正在洪承疇家裏斟酌損益。忽地頭頂上一個焦雷。報說世祖龍馭上賓。金洪兩人。默了半晌。家人問道。老爺可要套車。連問兩遍。承疇纔如夢初醒。向之俊道。昨兒還好好的。怎麼一會子就會這麼。之俊道。真是想不到的事。承疇回頭。問車套好沒有。家人回已經傳話出去了。承疇道。金老爺是坐了車來的。之俊接口道。我有車的。於是金洪兩人。坐車到東華門。步行入內。聽得裏頭哭聲。撼山震岳相似。兩人忙忙趕進。隨班號哭了一陣。退班出來。到偏殿裏。見各王公勳戚。已擠了半屋子。幾個認識的。就過來招呼。纔談得三五語。一個內監。忽忽進來。向承疇道。洪閣老。我們王爺請你過去。承疇認得是信郡王府人裏。遂跟着同見信郡王。只見信郡王鐸尼道。大行皇帝賓了天。第一樁要緊事情。就是開讀遺詔。中國的儀注。我們都不很熟悉。你是前明做過官的人。經過得多。就派你充捧冊大臣。好不好。承疇一口答應當下。鐸尼又派了幾位漢臣。請出大行遺詔。按着儀注。宣讀過了。就冊立皇三子玄燁爲皇帝。是爲清聖祖。擬定年號叫康熙。卽以明年爲康熙元年。這清聖祖年齡通只八歲。八歲的孩子。

子。懂得點子什麼。一應朝章國政。都聽鑾尼洪承疇等主持罷了。但有一樁奇怪處。這孩子年齡雖小。福澤倒很不小。登位得沒有幾時。就把大明朝永歷皇帝。生擒活捉。中國的冠裳。大明的國號。從此烟消雲散。影跡無存。你道這是那一位建的奇勳。原來就是兩代勳臣。一朝柱石。半西王。吳三桂吳大將軍。先是永歷皇帝。遁入緬甸之後。李定國白文選統着殘卒。只在孟良木邦。跟緬人鬩關。所以清朝倒並不把他們放在心上。幾位議政大臣。議要裁兵節餉。世祖叫詢問吳三桂。三桂覆奏。有渠魁不翦。二患二離一疏。略稱李定國白文選以擁戴爲名。引潰家。窺我邊防。患在門戶。土司反覆。惟利是趨。一被煽惑。患在肘腋。投誠將士。軫念故主。聞警生心。思在膝理。滇中米糧騰踊。輟輓耕作。因荒逃亡。養兵難。安民亦難。惟有勦盡根株。纔可一勞永逸。世祖遂派內大臣愛星阿爲定西將軍。率兵會剿。三桂獨出奇謀。一面催兵前進。一面飛檄緬王。叫他獻出永歷帝來。順治十八年十二月。三桂兵入緬境。繫營在舊晚坡。緬王唬得要不住的。忙遣緬相錫眞。持着貝葉文。到清營投降。一面派兵護送永歷帝出境。永歷帝自知不免。遂親筆寫信一封。叫人到清營投遞。其辭道。

將軍新朝之勳臣。舊朝之重鎮也。世膺爵秩。藩封外疆。烈皇帝之於將軍。可謂甚厚。詎意國遭不造。闖賊肆惡。突入我京城。殄滅我社稷。逼死我先帝。殺戮我人民。將軍志與楚國。飲泣秦庭。縞素誓師。提兵問罪。當日之本哀。原未混也。奈何憑藉大國。狐假虎威。外施復仇之虛名。陰作新朝之佐命。逆賊授首。

之後。而南方一帶土宇。非復先朝有也。南方諸臣。不忍宗社之顛覆。迎立南陽。何圖枕席未安。干戈猝至。宏光殄祀。隆武就誅。僕於此時。幾不欲生。猶暇爲社稷計乎。諸臣強之再三。謬承先緒。自是以來。一戰而楚地失。再戰而東粵亡。流離驚竄。不可勝數。幸李定國迎僕於貴州。接僕於南安。自謂與人無患。與世無爭矣。而將軍忘君父之大德。圖開創之豐功。督師入滇。覆我巢穴。僕由是渡沙漠。聊借緡人以固吾圍。山遙水遠。言笑誰歡。祇益悲矣。既失世守之河山。苟全性命於蠻服。亦自幸矣。乃將軍不避艱險。請命遠來。提數十萬之衆。窮追逆旅之身。何視天下之不廣哉。豈天覆地載之中。獨不容僕一人乎。抑封王錫爵之後。猶欲殲僕以邀功乎。第思高皇帝櫛風沐雨之天下。猶不能貽留片地。以爲將軍建功之所。將軍既毀我室。又欲取我子。讀鷓鴣之章。能不慘然心惻乎。將軍猶是世祿之裔。即不爲僕憐。獨不念先帝乎。即不念先帝。獨不念二祖列宗乎。即不念二祖列宗。獨不念己之祖若父乎。不知大清何恩何德於將軍。僕又何仇何怨於將軍也。將軍自以爲智。而適成其愚。自以爲厚。而反覺其薄。奕禩而後。史有傳。書有載。當以將軍爲何如人也。僕今者兵衰力弱。煢煢孑立。區區之命。懸於將軍之手矣。如必欲僕首領。則雖粉身碎骨。血濺蒿萊。所不敢辭。若其轉禍爲福。或以遐方寸土。仍存三恪。更非敢望。倘得與太平草木。同沾雨露於聖朝。僕縱有億萬之衆。亦付於將軍。惟將軍是命。將軍臣事大清。亦可謂不忘故主之血食。不負先帝之大德也。惟冀裁之。

此信去後，也不見甚麼動靜。隔了兩天，永歷帝正在太后跟前定省，忽聞帳外呼噪喧天，內監飛報。緬將帶兵進來，不知是何意思。太后皇帝一齊失色，只見掌院太監又進來報說，緬將闖入寢宮來也。永歷帝抬頭，見那緬將穿着皮甲，佩着銅劍，滿臉笑容的進來，見過駕，隨奏晉王兵到，敬請大皇帝起駕。永歷帝纔要問話，緬將指揮道：快進來請駕起行。隨見七八十個緬兵，蜂湧而入，不問情由，把永歷帝與太后中宮，迎神賽會似的就椅子上，抬着就走。衆妃嬪號哭跟隨，始終不舍。此時永歷帝宛如在雲裏霧裏，被他們抬着，也不知經了幾多時，行了幾多路，忽然昇入一坐營帳裏頭。衆緬兵放下自去，另有一班韃子般的人上來服侍。永歷帝問這裏是什麼所在，服侍的人回奏：是平西王前峰高得捷營帳。永歷帝只嘆了一口氣。此時三桂標下各官進見的叩頭跪拜，總算還守着規矩。一會子三桂進營，長揖不拜。永歷帝問是誰。三桂見了永歷天帝般的儀容，心裏早驚悸起來，那裏還回得出半句一字。等到第二遍問時，不覺雙膝跪倒，伏在地上，宛似犬兒一般。永歷帝問之再四。三桂顫着聲道：罪臣吳吳三桂。永歷帝道：原來你就是吳三桂。好個能幹的人兒，朕今兒纔認識你。你作事果然能幹，只是太刻薄點子。說到這裏，嘆氣道：事到如今，那也不必說他了。朕原本是北人，要回到北邊去。瞧一瞧祖宗的十二陵寢，然就死。你能夠照辦不能夠。三桂顫着聲應道：能夠辦到。永歷帝道：這麼很好，你去罷。三桂伏在地上，面如死灰，汗流浹背。那裏還能夠動彈。手下人挽着出帳。三桂一面揩額上的汗，一面向手下人道：我在百萬軍中，殺出

殺進。也沒有甚麼害。怕今兒見了他。竟會這個樣子。連我自己也不會知道。光景天威咫尺的話。不全虛的。從今後倒不敢見他了。次日。奏凱北旋。永歷帝與東宮。都騎着馬。太后與中宮。都乘着四人肩輿。宮眷都騎從。行不到十里。滿漢各軍。一齊都變起來。統兵官。彈壓不下。飛報三桂。三桂也慌了手脚。原來滿漢各兵。從沒有見過真天子。現在驟見永歷帝。這麼的儀表。這麼的氣度。宛如西方佛祖。玉闕天皇。不由佩服得死心塌地。十多萬人。不約而同的。跪倒馬前。高呼起萬歲來。頓時山鳴谷應。動地震天。一片都是萬歲萬歲萬歲的聲音。三桂大驚失色。忙與心腹計議。把永歷帝迎入大隊。換乘軟輿。一面用好言撫慰衆兵。一場大禍。處置得霧解冰消。三桂初意。原要把永歷帝活解北京。舉行那太廟獻俘曲禮。自經了這回挫折。把那興頭。頓時打滅。拜摺北京。奏請將永歷父子。就地正法。康熙元年三月。吳三桂回兵雲南。就把永歷帝安置在都督舊衙。派兵看守。那時有一個戶部尚書聶彝。具了嗣看。前來送飯。守門兵卒。不肯放他進去。聶彝大怒道。這是我的主子。君臣之義。南北皆同。何得阻我。守門兵弁。報知三桂。三桂叫放他入內。聶彝設宴堂上。行過朝拜禮。跪着進酒。永歷帝痛哭不能飲。彝伏地哭勸。拜一個不止。就此觸地而死。三桂聞知。也很感嘆。四月十四。這日清聖祖上諭到滇。前明桂藩朱由榔。恩免獻俘。着平西王吳三桂傳旨賜死。餘照所請。欽此。三桂接過上諭。立即升帳。點齊本藩馬步各軍。從都督舊衙起。直到篋子坡法場。排列得邊牆相似。用兩乘肩輿。把永歷帝和東宮。抬到法場。傳令用弓弦絞死。東宮纔祇十二歲。臨死大

罵三柱道。黠賊。我朝何負於汝。我父子何仇於汝。把我們收拾到這個樣子。這日大風揚沙。雷電交作。滿漢軍民。無不悲悼。吳三桂却很是欣然。一面叫把永歷帝屍身。叢葬在省城北門外。一面叫幕府中擬摺覆奏。說部常套。有話卽長。無事卽短。清聖祖登基而後。雖未必五穀豐登。萬民樂業。却因三柱殄滅了永歷。西南方的憂是沒有了。張煌言隱居南田。鄭成功建邦台島。東南方也沒有人來纏擾。得過且過。總算。是太平天子。從來太平天子。必定做出幾樁風流韻事來。點綴歷史。像隋煬帝唐明帝。都是成例。清聖祖既然算是太平天子。自然總也逃不脫那個成例。而况聖祖聰明天寶。又乖覺。又伶俐。軼類超羣。幾百個也不及他一個。生長宮闈。日夜跟宮女們混在一堆。又加母后憐愛。百般放縱。一任他蹂香躡玉。叱燕曠鶯。因此雖在童年。那古怪刁鑽的淘氣。比成年人還要利害。一日他不知又轉出了一個什麼念頭。特到慈寧宮見太后。這位太后。是蒙古科爾沁部一等公定南將軍修圖賴的女兒。蒙古人沒一個不信喇嘛教的。聖祖進宮。見太后正跟一個喇嘛僧對面坐着。講經說法。談得非常起勁。太監報小爺進來。太后喜歡道。玄哥兒來得正好。你也來聽聽師傅的說法。就着把聖祖摟入懷中。一而撫弄他的脖子。一而靜聽喇嘛僧講道。聖祖不耐煩道。這位師傅。想必肚子餓了。傳旨御廚房賜齋罷。喇嘛僧見聖祖這個樣子。也不敢再往下講。謝過恩就出宮去了。聖祖向太后道。母后兒臣有一件事情。要回你老人家。太后忙問何事。聖祖道。這幾天經筵講官進講的是尙書。兒臣聽着倒很喜歡。太后道。喜歡念書。果然是好。只是別

太認真了。身子也要緊。咱們又不比百姓人家。靠着這個要應科第。不過認得幾個漢字。能聽聽章奏罷了。聖祖道。母后教訓的是。頓了一頓。又道。兒臣聽那講官說起中國的主子。從古到今。最好不過。就要算着唐堯虞舜。那唐堯的好處。就在和睦九族的人。九族都和睦了。然後化及百官。化及萬國。天下沒一個人不被他的恩。沒一個人不服他的治。兒臣現做着中國主子。兒臣就想學那唐堯的法子。先把九族的人和睦起來。母后瞧好不好。太后道。一家子人。原是要和氣。你既然肯效法堯舜。那還有甚麼不好。聖祖道。懇求母后下一道懿旨。所有宗室格格等。准其隨時入宮朝見。不這麼。又怎麼會和睦呢。太后點頭道。還是你想的周到。次日。果然降了一道懿旨。於是睿邸豫邸肅邸各王邸的格格。鎮國輔國各公府的姑娘。都能隨時入宮。陪着聖祖玩笑。大內裏頭。頓時熱鬧許多。聖祖朝罷回宮。就跟衆格格譔浪笑。日子過得非常快活。這一年是康熙八年。聖祖已經十六歲了。宗人府拜上一摺。開具各邸格格年歲。請旨遣嫁。聖祖聽見此摺。心裏先已不耐煩。暗想。女孩兒到了年長。爲甚必定要嫁人。真乃不通的很。等到聽那所開各名字。內有某邸七格格一名。笑道。這宗人府真不曉事。七格格朕早納爲妃子多時了。隨提硃筆批道。七格格已納爲妃。遣嫁一節。着毋庸議。欽此。宗人府見此硃批。不勝奇詫。遂爭道。中國禮節。同姓不得爲婚。七格格於皇上爲父輩行。皇上稱之爲姑母。豈可納爲妃子。臣等甯死不敢奉詔。懇請收回成命。聖祖笑道。你這個人怎麼這麼的不通。中國人所謂同姓不婚。無非指着生我的母。我生的女。與同生的

姊妹罷了。像姑母一輩，既不是我的母，又不是我的女，更不是我的姊妹，納之有何妨碍？宗人府聽了這稱精奇透闢的議論，那裏還回奏得出。在朝各漢臣，聽見宗人府爲難樣子，不約而同的慷慨陳辭，你也面折，我也廷爭，諒諍得非常盡力，究竟聖意堅定，諸臣膽闊一會子，也就罷了。這時候聖祖雖然親政，其實全國政權，一大半操在強藩手裏。平西王吳三桂，開府雲南；平南王尚可喜，開府廣東；靖南王耿精忠（仲明子孫繼茂之子）開府福建；耿尙兩府，各有五十佐領。綠旗兵各有六七千，丁口各有二萬。平西王藩屬，獨得五十三個佐領。綠旗兵有到一萬二千，丁口有到數萬。三個藩王裏頭，要算平西王功勞最高。兵馬最強。朝廷待遇的恩禮，也最爲濃厚。西府用人，吏兵兩部，不得掣肘。西府用財，戶部不得稽遲。西府有除授文武官吏的特權。因此天下官吏，一大半都是西選。各省督撫提鎮，差不多有只知藩王敕令，不識皇帝上諭的樣子。平西王的兒子，入尙宮主，就在北京供職，且政大小，朝夕飛報雲南。所以在朝各官，聽了平西王三字，也很備備，欲知其詳，且聽下回再解。

第二回

薩郎中星馳告變

清聖祖銳意用兵

話說三藩爵位既高，專政既久，自然而然流露出跋扈飛揚的樣子。滿朝臣子都知，連他們必要鬧事，加之老成凋謝，這幾年工夫，范文程、洪承疇等一班元老，都已先後仙逝。執政的都是新進末學，那裏還在三藩眼裏，也是合當有事。這一年，平南王尙可喜，忽地拜發一摺，奏請歸老遼東，把廣東藩邸事務，讓於

兒子之信管理。你道他爲甚拜這一摺。原來尙可喜在廣東。一點兒主都不能做。邸中大小事務。悉由世子之言。獨斷獨行。可喜苦得要不得的。門客金光。替他想出這一個主意。巴望聖祖欽召進京。就好當面陳奏。誰料部裏頭議出來。竟准其徹藩回籍。這個消息。傳到滇閩兩省。平西王吳三桂。靖信王耿精忠。鬼死狐悲。心裏都各不安起來。於是先後上摺。奏請徹兵。聖旨叫大學士六部九卿會議。朝臣大半主張勿從。只有戶部尙書米思翰。兵部尙書明珠。刑部尙書莫洛等幾個。力請徙藩。再令議政大臣各王貝勒重議。議了多時。依舊主着兩說。聖祖道。藩鎮久握重兵。勢成尾大。終要鬧出事來。不過早晚差一點子罷了。眼前吳藩的兒子。耿藩的兄弟。都在京裏頭。趁這會子就徒。諒總不致有甚變動。遂下旨准如所請。上諭傳到雲南。三桂大吃一驚。暗道。今兒奪得我藩地。明兒就削得我兵權。我這性命兒。要存要取。自己還能夠作得主麼。於是聲言防備緬夷入寇。傳齊藩標各將。天下校場操演。一面派人看守各處驛站。無論公文私信。只許傳進。不准遞出。因此滇中舉動。京裏頭並不知曉。隔不上兩個月。北京放出兩位欽差。來催問吳王動身日期。一位是侍郎哲可肯。一位是學士博達禮。三桂雖一般接着詔旨。却總推三阻四。不是說身子不好。就是說預備未周。今兒約明兒。明兒約後兒。到後來真也不能再約。這日三桂絕早起身。傳下教令。本邸各都統。各總兵。各佐領。齊集王府伺候。長牌時候。升了帳。諸將排着班。打跽兒叩見。三桂向下一瞧。見紅頂兒。藍頂兒。晶頂兒。花翎兒。藍翎兒。搖搖幌幌。擠滿了一屋子。遂發言道。衆位少禮。本藩今

兒有幾句話。要與衆位談談。所以特地招衆位到這裏來。說到這裏。頓了一頓。把眼珠子向四下一瞧。隨問道。衆位現在都是朝廷一二品大員了。衆位可曉得頭頂上那前程兒。從那裏來的。衆人都道。這都是皇上的洪恩。王爺的栽培。三桂搖頭道。都不是。都統夏國相搶上一步道。沐恩愚昧。還要懇求王爺指示。三桂道。衆位的前程。都還是大明朝皇帝的恩典。衆人聽了此話。雖沒有問難。臉上却都露出奇詫的形色來。只聽三桂道。想我吳某。三十年前。是大明朝的平西伯。山海關總兵。因爲遭着國難。纔到清國借兵。替主子報仇雪恨。南征北戰。十多年工夫。纔爭到這點子前程。飲水思源。不都是大明皇帝恩典麼。說到這裏。便發一聲嘆道。誰料我們爭到手前程。舊主子早不到那裏去了。衆人聽了這幾句話。心裏一陣酸楚。眼眶裏都幾乎滴下英雄淚來。三桂道。我們受了舊主子如許恩典。現在要遠徙遼東。理應舊主子陵前去告一聲兒別。我已經備下牛羊三牲。叫人在永歷皇陵前擺設了。衆位可肯跟我去叩祭麼。衆人齊聲願去。應得異常悲壯。三桂道。叩祭舊主子。須要改穿舊朝制服。穿着現在的衣服。舊主子見了。要心痛的。衆人又齊聲答應。這一聲比得前更來悲壯。三桂回頭道。抬出來。就見家人抬出十多隻箱籠。當堂打開。蟒袍冠帶。滿滿的都是明朝衣服。三桂第一個更換。衆人挨次穿戴。頃刻間都變了明朝人。三桂率領衆人。步行出城。到永歷帝坟前。伏地大哭。衆人全都大哭。各營的兵士。滿城的百姓。都被他們這麼一來。激動故宮離黍的念頭。都各放聲大哭。那悲痛聲浪裏頭。還挾着忿怒的氣息。雲南撫台朱國治。跟哲博

欽。差聽了這般哭聲。都各駭然。派人探聽。報說是平西王哭祭皇塚。朱國治撻手道。完了完了。我是封疆大吏。沒處逃的。二人不妨自便。二人都道這一層朝廷也會慮到。眼前怕還不至於麼。像計三藩兵馬。按站起行。當在儀揚地方會集。國治道。瞧眼目的樣子。怕等不到會集麼。二人道我們且去瞧瞧。隨乘轎望平西王府來。只見府門前排列着許多兵士。一個個彎弓露刃。怒目橫眉。大有尋事的樣子。下轎進內。見各將都穿着前明服制。曉得不妙。已經來了。沒奈何。只得硬着頭皮進內。只見吳三桂高坐府堂。面前橫列五七隻方桌。桌上滿滿堆着金銀珠寶綢緞衣服之類。瞧見二人。也並不起身相見。只聽他向衆將道。清朝的天下。沒有我吳三桂。永遠不會得的。我們汗馬血戰。幫了他三十多年。這會子初初平靖。他就用不着我們了。一紙詔書徒我們到關外去。從來天威莫測。到了北京。或者再下一詔。解散藩衆。也是說不定的。只可憐我們三十多年。同甘苦共患難的老弟兄。從此竟要分手了。衆人聽到這裏。一個個咬牙切齒。怒髮衝冠。三桂把手向桌上一指道。這點子東西。都是歷年積蓄下來的。現在分給衆位。做一個留別的記念。將來解散之後。萬一我有甚不測。衆位見着東西。就如見着我自己一個樣子。我吳三桂再有一句話。告知衆位。現在的皇帝。跟我們原不是一種。從來說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以後衆位須格外要小心謹慎。免得遭人家疑忌。話未說完。早見衆將齊聲道。番子這麼不知好歹。我們還是動手反了罷。免得費人家鳥氣。三桂急道。衆位快休。如此被撫台知道。你戰性命都要休了。胡國桂道。甚麼鳥撫台。我去殺了

他再說，挺着刀忿忿地去了。霎時提進一顆血淋淋的人頭來，大呼道：「朱國治已被殺死，我們就此反罷！」桂大哭泣道：「我吳三桂從此被衆位陷了，也隨下令把哲博兩欽差下在牢裏，一面豎旗起事，自稱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推奉崇禎三太子爲主，移檄遠近，其辭道：

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吳爲檄告事。本鎮深叨明朝世爵，統鎮山海關，一時李逆倡亂，聚賊百萬，橫行天下。旋寇京師，痛哉毅皇烈后之崩摧，慘矣東宮定藩之顛跌，文武瓦解，六宮絲亂，宗廟邱墟，生靈塗炭，臣民側目，莫敢誰何。普天之下，竟無仗義興師，本鎮居關外，矢盡兵窮，淚血乾竭，心痛無聲，不得已許虜藩封，暫借夷兵十萬，身爲前驅，斬將入關，李賊遁逃，誓必親擒賊師，斬首以謝先帝之靈。復不共戴天之仇，幸而渠魁授首，方欲擇立嗣君，更承宗社，不意狡虜再逆天背盟，乘我內虛，雄據燕京，竊我先朝神器，變我中國冠裳，方知拒虎進狼之非，追悔無及，將欲反戈北逐，適值先皇太子幼孩，故隱忍未敢輕舉，避居窮壤，艱晦待時，蓋三十年矣。彼夷君無道，奸邪高張，道義之儒，悉處下僚，斗筲之輩，咸居顯職，君昏臣暗，彗星流隕，天怨於上，山岳崩裂，地怒於下。本鎮仰觀俯察，正當伐暴救民，順天聽人之日也。爰率文武，共謀義舉。卜甲寅年正月元旦，推奉三太子水陸兵並發，各宜凜遵，誥誡。

貴州巡撫曹申吉、提督李本深、雲南提督張國柱，接到檄文，盡都起兵相應。彼時文報除了駢遞，沒有別的法子。所以京裏頭一點兒沒有知道。這日早朝未能，聖祖正與明珠、索額圖等一班大臣，討論旗人守

制事件。守門侍衛飛奏。有人騎馬直闖午門。聖祖不勝駭異。忽見一個晶頂官員。形色倉皇。飛步奔上殿來。護駕侍衛。慌忙阻攔。那人在丹墀上一拌脚。拍塌一交。跌倒在地。就此悶了過去。羣臣都愕然。內中要算兵部尚書明珠。最爲鎮定先到。那人身旁。打量一會子。回奏這是旅往貴州督理徒藩事件的戶部郎中薩穆哈。聖祖傳旨。叫把薩穆哈救醒詢問。於是衆內監忙用薑湯灌救。救了大半天。方纔甦醒。薩穆哈只說得二句話。吳三桂反了。滇黔兩省。盡都從賊。却又昏了過去。聖祖忙傳太醫煎參湯給他接氣。聞朝官員聽到這個消息。盡都慌了手脚。薩穆哈喝過參湯。回復了原氣。纔奏道。黔中得着消息。甘制台就要督兵拒守。怎奈標下各官都不肯聽他號令。等到甘制台令箭出去。他那中軍官。早搆了衣服。豎了白旗。我從賊子多時了。甘制台知事不妙。連夜逃出省城。想檄調各地防兵。徐圖恢復。纔到鎮遠。碰着賊軍。就被生生捉去。活活處死。微臣單馬疾馳。晝夜趕行。一總走了十二天。纔能够見着皇上。不知那邊這會子。擾得怎樣。聖祖道。這樁事情。我自有道理。你途中辛苦了。家去歇歇罷。說着外面送進一封湖廣總督蔡毓榮八百里加緊奏報。也是報告雲南亂事。與薩穆哈所報。大致相同。聖祖問臣下道。這事如何料理。大學士索額圖道。勢已至此。除了撫還有別的法子麼。十多年不曾見兵革。八旗兵的弓馬戰陣。也都生疏了。吳三桂兵多將廣。各省督撫提鎮。大半又是他的心腹。倘然用兵。就怕國家不見得有利呢。聖祖道。已經反了。如何還能够撫。索額圖道。那也很容易。只要把主張藩徒的人。立即治了罪。再派專使到

雲南宣布德意。准他世守雲南。不再遷徙。不就平靖了麼。聖祖回問衆人道。此論如何。明珠莫洛等幾個主張徙藩的。見此情形。無不震恐失色。聖祖道。徙藩這件事。原是我的主意。要治罪先就應得治我。索額圖嚇得跪下道。奴才不知忌諱。該死的很。聖祖道。不必如此。你也無非爲國家打算。索額圖謝過恩。只聽聖祖道。做主子的一味軟弱。還能够辦什麼事。從來說天尊地卑。天之所以能够尊。就爲他能生能殺。要是一味祥風瑞雨。沒有霜雪雷霆。還有誰來尊他。朕計已決。不管敵的過。敵不過。總用兵痛痛勦辦就是了。索額圖道。廟算高深。固非奴才等所能窺測。這是耿尙兩藩。與吳逆休戚相關的。倘或連絡了一氣。事情就難辦了。可否懇恩兩藩暫時緩徙。免得多所周搬。聖祖道。這話也是。於是一面派欽差到閩粵兩地。叫兩王不必搬家。一面下旨削掉吳三桂官爵。把三桂的兒子。額駙吳應熊收了獄。命都統巴爾布。率滿洲精騎三千。由荊州守常德。都統珠滿。率兵三千。由武昌守岳州。都督尼雅翰。赫業。席布。根特穆。占。修。國。瑤等。分防西安。漢中。安慶。兗州。鄖陽。汝寧。南昌各處緊要地方。又拜順承郡王勒爾錦爲寧南靖寇大將軍。大學士莫洛爲經畧大臣。總理軍事。朝臣見治聖主。胸有成竹。調度井然。都各暗暗喜歡。誰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廣西將軍孫延齡。平南王尙之信。靖南王耿精忠。幾個月工夫。一齊都變。各地告急本章。雪片相似。聖祖雖是雄才大畧。究因亂地廣闊。難於照料。派出去的將。奏報回京。勝仗總是小勝。敗仗總是大敗。雲貴川粵湖廣陝西江西福建十多省地方。三五年裏頭。全都失掉。清聖祖焦灼萬分。這日正與議

政王大臣。在便殿上討論平亂方略。忽報西藏達賴喇嘛有奏報至。拆開一瞧。都是替三桂游說的話。稱吳某窮蹙乞降。懇恩貸其一死。如果鴟張不服。也請格外施恩。免得兵連禍結。又報欽天監副官。西洋人南懷仁奏報火砲製成。請旨派員驗收。聖祖嘆氣道。西藏達賴。深受本朝厚恩。誰料他倒不及西洋人忠義。隨命安親王岳樂去驗收火砲。一面嚴旨申斥達賴。却說吳三桂初起時光。龍吟虎嘯。雲合風從。很有點子聲勢。平南王尙之信。靖南王耿精忠。定南王女婿廣西將軍孫延齡。都起相應。又派人西通達賴。喇嘛。東聯台灣鄭氏。幾幾乎成了約從的樣子。可惜衆心不齊。各人要緊圖謀私利。你爭我奪。自家窩裏頭先鬧起來。清聖祖乘間用了個反間計。把耿尙孫盡都離掉。剪去三桂雙翅兒。就叫耿尙等還兵攻三桂。又派幾員滿洲驍將。節節退攻。步步爲營。逼得三桂走頭無路。雖也曾建過年號。卽過帝位。虛名兒濟不得實事。這短命皇帝。只落得憂憤而死。吳三桂一死。手下那班文武。都是沒有遠見的主張進取。主張退守。紛紛不一。支持不到兩年。一敗如灰。烟消霧散。蕩蕩乾坤。依舊是大清世界。什麼昭武皇帝。洪化皇帝。（昭武三桂年號。洪化三桂孫世藩年號。）那屍身兒都被騷韃子搬到北京。磨骨揚灰。治了個心滿意暢。耿精忠尙之信。孫延齡。信了反間計。大家出死力幫着大清。攻打吳三桂。等到三桂滅掉。清聖祖知恩報德。一紙詔書。把他們召進京來。一古腦兒誅殺個盡淨。於是大赦天下。特下一道上諭道。

當狐道初變時。多謂撤藩所致。欲誅建議之人。以謝過者。朕自少時見三藩弼錄。

日。不可不撤。豈因三桂背叛。遂讓過於人。今大逆創平。瘡痍未復。其值兵養民與天下休息。

清聖祖聰明睿哲。他那聖德神功。說書的這張笨嘴。那裏稱述得盡。更有一樁奇特處。他那風月性情。個個儻行止。那怕軍書旁午時光。依舊我行我素。自在非凡。可知聖人自有真。固非俗子凡夫及得到的。吳三桂在衡州地方。卽位改元。置百官。封諸將。這時光天下事情亂的麻一個樣子。聖祖對着羣臣。愁眉苦眼。裝出一副宵旰憂勤的樣子。等到一退朝。却偷偷換了衣服。溜出皇城。到各處私街曲巷。瀏覽春色。一日回宮。小太監瞋見。跟隨進來。伺候他換衣服。聖祖並不理睬。踱進乾清宮。歪在炕上出神。小太監伺候了半天。不見說要換。又不叫退出。只得捧着衣服。在旁呆立。總管太監李福全。進來請聖祖晚膳。瞧見這個樣子。狠爲詫異。遂請道。爺可要開飯。聖祖痴痴的。只是不答。福全又請一遍。原沒有只聽得走近身旁。再問。聖祖纔如夢初醒道。你來做什麼。福全道。請爺晚膳。聖祖搖搖頭。福全道。各宮娘娘。各邸格格。都要侍席的。爺不吃。難道叫他們都挨餓不成。聖祖道。傳旨他們先吃罷。我還要等等呢。福全無法。只得叫小太監傳旨去吃。守門小太監進報。慈甯宮掌院傳懿旨來也。聖祖慌忙躡接。那掌院走進宮。就道。皇太后有旨。叫皇帝早點子安睡。被兒盪得嫩一點。春寒比不得冬天。涼了不當穩便。掌院說一句。聖祖應一句。直等說完。方纔起身。福全留掌院喝茶。就告訴他。爺身子不爽快。不過來請安了。煩轉奏皇太后。沒有頓飯時辰。掌院又來傳懿旨。立叫太醫院入宮請脈。請過脈。藥方兒皇太后還立等着要瞧呢。聖祖抱怨福

全道。都是你大驚小怪。鬧的皇太后都知道了。我又沒有什麼病。不過心裏煩躁。略靜養養就好了。福全笑道。我的爺。我可嚇怕了呢。不記去年那一回。爺服了金太醫的甚麼步步嬌藥丸兒。召了五格格七格格一塊兒玩。說是試試藥性兒。到後半夜把奴婢不曾幾乎嚇死。連接五六個人的氣。我的爺纔醒了過來。後來皇太后知道。把我叫去。很很罵了一頓。還交代以後爺有什麼。立刻就要奏報。我如何敢隱瞞呢。聖祖搖頭道。從前的事。還提他怎的。停會子太醫來了。咱們不要瞧罷。我身子很健呢。福全道。但願這樣。只是奴婢。沒有往常的活潑。聖祖道。我知道你誤會了。人家心裏頭不如意。怎麼誤到身上去。福全聽說。心裏明白。點頭道。那也怪不得爺。但是憂也沒中用。勸爺丟開點子罷。這賊子總有一天惡貫滿盈的。聖祖道。你講的是什麼。福全道。爺不是爲了吳二桂憂悶麼。聖祖笑道。吳三桂這逆賊。誰耐煩還去憂他。福全道。我道爺爲了吳逆。原來不是。奴婢愚笨。這却想不出了。聖祖道。我另有一樁事情。比了吳逆亂事。難起十倍還不止呢。福全驚道。這又是什麼事。可否求爺告知奴婢。欲知聖祖說出何事。且聽下回再講。

第三回

清聖祖狐綏衛女

鄭延平虎據台灣

話說總管太監李福全。聽聖祖說得這樣鄭重。倒很是一跳。遂道。倒底甚麼事情。求爺說一個明白。聖祖道。我今兒出宮遊玩。在前門那裏一條街裏。碰見一個女子。福全這一個女子。真是漂亮。真是標緻。

我從來沒有聽見過。我想隨他進去。跟他講幾句話兒。這女子偏也作怪。秋水似的兩個眼珠子向我一溜。微微笑了一笑。關上門兒進去了。我呆立了半個多時辰。他竟不走出來。福全。你想罷。要是不辦他。那裏對的過他這一番盛情美意。要是辦他。我又想不出新奇法子。這一樁事情。又不便與廷臣們商議。你道難也不難。福全纔待回話。小太監報太醫院醫官王武玉宮門候旨。聖祖道。回他去就是了。我又沒有患病。小太監領旨去訖。聖祖又道。你可有法子。福全道。我的爺。我道是甚麼軍國大事。原來就爲這一件事。那是很容易辦的。聖祖喜道。你會得辦麼。就交給你辦的好。我自重重賞你。福全聽說。跪下叩頭道。謝爺恩典。這個賞。奴婢知道。必定要領的。聖祖喜極。福全道。奴婢還要問爺呢。這女子望去約有多少年紀。模樣兒怎樣。爺可還記得。聖祖道。一輩子都不會忘記。這女子的年紀。看上去不過十八九歲麼。模樣兒最是俊不過。鴨蛋兒似的臉子。翠竿兒似的身子。眉如春柳。又翠又長。眼似秋波。又明又活。笑起來這兩邊有兩個酒窩兒的。說到這裏。便把手向自己臉上一指。福全道。爺今兒這麼高興。此事看來已有八九分朕兆了。聖祖忽又轉着一個念頭。跌足道。哎。這倒沒有仔細。福全道。爺又想什麼了。聖祖道。這女子是姑娘便好。要是婦人。可就完了。福全道。爺嫌婦人不要麼。聖祖道。這麼天仙似的人。不要。我還要誰。我爲的是做了一國主子。奪娶民間有夫之女。道理上很是說不去。所以着急呢。福全笑道。爺要是這麼想。不如打斷這個念頭。不要辦了罷。說得聖祖也笑起來。一宿無話。次日一早。福全就出去打聽。到夜

回來。聖祖問他怎樣了。福全道。我的爺。真真找死了人。我按照爺所說的地方。找了半天。再沒見有這
個女子。聖祖道。蠢才。你要訪問人家的。福全道。怎麼不訪問。連問過八九家。人家都回不知道。可怎樣呢。
別是爺記錯了。不是前門麼。前門那幾條衙衛。今兒是走偏了。聖祖道。沒用的奴才。明兒跟我一塊兒去。
夜飯後回到寢宮。值宮太監叩頭問道。爺今兒欽召那位娘娘侍寢。聖祖搖搖頭。獨自解衣睡下。正是

曾經滄海難爲水

除却巫山不是雲

次日早朝也不平。梳洗完畢。喝了一碗燕窩粥。就與福全兩個。悄悄溜出宮門。轉灣抹角。只揀私街曲巷
而行。爲的是防有上朝人員碰見。不很方便。走了好一會子。福全覺着有點子腿酸。問道。我的爺。還有幾
多路。咱們歇歇。再走罷。聖祖道。快到了。望也望的見了。果然。走不到半里。聖祖就指道。這門口兒就是。福
全睜時。見是三開間一所小宅子。粉牆外面。倒有三五株楊柳。在那裏臨風飛舞。門口珊瑚箋門條。標着
江左衛寓四字。福全道。原來是這裏。聖祖道。你昨兒來過沒有。福全道。前面找過。這裏倒不曾呢。聖祖道。
這會子可認識了。福全道。認識了。隨道。爺。咱們回去罷。聖祖道。到了這裏。又回去做什麼。福全走近一步。
附着聖祖耳朵。說了幾句。不知什麼。就見聖祖喜道。我就依你。只是三天裏頭辦不到手。你可仔細。福全
道。咱們僱個車兒罷。再要走。兩條腿子都要折了。聖祖點點頭。回到宮中。已有上燈時候。值宮太監。送進
一大疊奏章。略翻一翻。大都是請兵請餉的話。也無心細睜。隨叫發交議政王大臣議覆。這幾天裏頭。清

聖祖坐不暖席。食不甘味。繞室旁皇。宛似熱鍋上螞蟻一般。好容易盼到第三天。纔見福全興興頭頭的走進來。聖祖忙問可辦成功了。福全道。這個差使。真不易當。用了許多的心思。經了許多的周折。纔算有點子眉目。聖祖聽說。喜得眉飛色舞。忙道。你這個人。真時聰明。真有能耐。我早知我識拔的。沒有錯呢。福全道。爺休喜歡。事情還沒有成功呢。聖祖驚道。怎麼沒有成功。你不是說已有眉目了麼。福全道。纔有得眉目。成不成。還要做下去看呢。聖祖道。到底怎樣。福全道。爺別性急。待奴婢細細的告訴。這家子姓衛。主人叫衛大胖子。倒是個武舉人。現在前門大街。開着月雜貨舖。生意很是過得去。家裏一妻一妾三口兒。守着過日子。倒很安閒自在。爺瞧見的那個。就是他的妾。聽說還是去年新娶的。聖祖不耐煩道。這種事情。打聽他做什麼。叫你辦的事。怎樣了。你不是許我三天麼。福全笑道。爺恁地性急。奴婢話還沒有講完呢。聖祖道。快一點兒講罷。慢條斯理。誰耐煩。福全道。奴婢就到雜貨舖。會那衛大胖子。向他說明來意。這衛大胖子。真也壞不過。聖祖道。敢是他不肯麼。福全道。他沒有說是肯。也沒有說是不肯。他說皇上天恩。不遺微賤。我真是感激不盡。聖祖笑道。那不是答應了麼。福全道。他還有話呢。他說只是皇上所要是賤妾。我不便替他答應。我答應了。倘然他不肯起來。我又不能替他。皇上又不要我。這一件事。還須先合賤妾商量。他要是應允了。我萬萬不敢阻擋的。我的爺。你看如何處置纔好。聖祖道。多賞他幾個錢。總再沒有不了的事。福全道。我瞧衛大胖子。家裏還有飯吃。光是錢怕壓不倒他麼。聖祖道。你看應當怎樣。福全

道。最好懇求天恩，賞他個一官半職。衛大胖子應得科舉。做官想總是歡喜的。聖祖道：你這話真有道。就命你傳旨與他。要是依了我這件事，立刻拔他爲頭等侍衛。福全道：奴婢吃過飯，就去傳宣恩命。聖祖點點頭。當下福全自去吃飯不提。且說衛大胖子，名叫良臣，是江南常州人氏。老子手裏家本小康。只因他自幼歡喜習武，彎弓馳馬，弄棒使槍，把家產花消了個盡淨。雖然博得一名武舉，寒來易不到衣，飢來換不動飯。親戚故舊知道他窮了，瞧見他就掉過臉，不理他。良臣苦得要命的，誰料否極泰來。這一年忽地碰着一個鄉榜同年，糾合他進京，合做點子賣買。豫備應下科的春闈，並不要他拿出一個錢本錢來。良臣喜極，就帶領老婆進京。大凡交着好運的人，無論作什麼，總沒一樣不順手的。良臣賣買一道是外行。却年年順利，歲歲賺錢。不到五六年，手裏着實可以了。那同年中了武進士，投在順承郡王麾下，馳赴前敵，替皇家效力去了。他雖依舊是個老舉人，倒娶了個美妾，一家團聚，很享點子天倫樂趣。現在遭着這樁非常際遇，心中雖不願意，無奈是天子隆恩，只得勉強奉詔。福全覆過旨，就當夜把衛氏一乘小轎，抬進宮，謁過駕。聖祖特沛恩綸，就命他乾清宮侍寢。是夜聖祖同他顛鸞倒鳳，百般恩愛，不消細說。聖祖見衛氏柳眉翠鎖，杏臉紅酣，體態輕盈，身裁苗條，真是沒一件不好，沒一處不俏。越看越愛，越瞧越喜。不知要怎樣寵待他，纔過得意去。正是：

回眸一笑百媚生

六宮粉黛無顏色

從來說女無美惡。入后見嫉。何況衛氏花一般容貌。水一般性情。又加聖眷隆重。天恩優渥。合宮妃嬪人等。就不免因妬生怨。因怨成恨。當了面雖不敢怎樣。背地這却詬誶。誣你言我。說出好些有天沒口的話。甚麼按着祖制。滿漢不佬聯姻咧。又甚麼宮門口豎的鐵牌咧。幾個刁鑽的。便放風說要奏知皇太后。請皇太后訓示哩。醋雨酸雲。佈滿皇宮內苑。六宮都總管李福全。怕鬧出事來。自己也就有不是。慌忙奏知聖祖。聖祖聞奏。呆了半晌道。這一層倒沒有慮到。那起不知死活的糊塗種子。倘要真是這麼鬧起來。我也免不了。挨一頓罵呢。福全道。爺挨一頓罵算什麼。衛娘娘的性命。怕就要難保。再者若上頭知道是我弄成功的。我也要粉身碎骨了。聖祖躊躇道。這便如何處置。他的命就是我的命。他要真有什麼。我也不能夠再活了。忽然小太監人奏一等公吳雅衛武遞職名叩請聖安。聖祖正在沒好氣。罵道。這也值得進來回說。我知道就是不懂事的混帳羔子。你興頭。你可仔細。嚇得小太監跪在地上。一聲兒不敢響。李福全心裏一動。走近身。把聖祖衣袖一掣道。爺吳雅衛武來的正巧。或者菩薩。爺可憐見咱們。爺兒爲難。暗地裏神差鬼使。特叫他前來解救。也未可知。聖祖詫道。朕是中國的皇帝。他不過是個一等公。如何倒能救朕。李福全道。現在各宮娘娘。不是爲爺罷了。衛娘娘。氣不過。要在皇太后跟前搬弄是非麼。聖祖道。他們無非恃着宮門口豎的那塊鐵牌兒。要翻我的命根子。老實告訴你罷。要真是這麼胡行。他們也休想活着。我定把他們一古腦兒盡都賜死。我自己也拚着命不要。福全道。爺也不犯着這麼短見。據

我的糊塗想頭。只要用着吳雅衛武，包可安全無患。聖祖大喜問計。福全道：吳雅衛武，人很誠實。皇太后也很信他。爺何不把他密召到裏頭，叫他認了衛娘娘做女兒。這現成國丈，總沒有不願意的。然後趁皇太后歡喜當兒，索性回了。說一等公吳雅衛武的幾女，聰明賢淑，堪備掖庭。兒臣已經選中，少不得皇太后發慈心，准許他進宮來住。太后疼爺，總沒有不答應的。這麼一來，合宮裏誰還敢道半個不字爺。你瞧我這主意兒，可行不可行。聖祖樂極道：真好主意兒。你怎麼不早說呢。福全道：奴婢也祇纔想起來。爺斟酌着行罷。聖祖回頭見小太監兀自跪着，遂道：起來起來，快去傳旨，叫吳雅衛武，在南書房候着。我還有話問他呢。小太監自去傳旨。聖祖換好衣服，就叫福全跟着，到南書房召見吳雅衛武。密談了好一會子。次日回明皇太后，就說皇太后意思，欽選一等公女兒吳雅氏爲妃，叫人帶去見了皇后與各宮妃子人等。於是衛氏自此見了天日，堂堂冠冕，不似前遭偷偷摸摸了。聖祖不肯失信，果然下旨把衛良臣簡授了御前侍衛。這衛妃自康熙十七年五月裏，密選入宮。到這年十月裏，却就生下一位皇子。聖祖非常的歡喜，親題御筆，賜名叫做胤禛，排行恰值第四。因此宮監人等，都稱胤禛四哥兒。衆妃嬪見衛妃六月生兒，不免又造出許多誹謗的話兒。衛妃倒也捏着一把汗，誰料聖祖寬廓大度，聽了那些謠言，一笑置之，並不細行根究。哥妃纔放下了心。這哥兒胤禛，生得虎額龍睛，烏喙鷹鼻，骨相非常奇特。聖祖爲他生了後，三藩就此平靖。說他福命好，所以比了別個兒子，格外的憐愛。暫且按下，却說大明延平王鄭成功

自金陵敗績而後。收拾殘兵。攻取台灣全島。蓄銳養精。沉機觀變。守漢家之疆。半壁乾坤。用天復之年。雙懸日月。田橫恥爲亡虜。克用靡失臣節。清朝氣他不過。遣兵派將。起了好幾回征帆。總不曾得着勝利。成功卒後。他那兒子鄭經。也能紹述父志。雄踞海上。睥睨神州。清朝奈何他不得。只得命大臣明珠蔡毓榮到閩中。與耿靖南商議招撫的方法。明珠親筆寫了一封信。叫興化知府慕天顏。都督僉事季倜。齎了清帝詔敕。並書信。航海到台灣招撫。慕季兩人。見了鄭經。說得個唇焦舌敝。鄭經只開了明珠書信。清廷詔敕。依舊原封不動。向天顏道。本藩念生靈荼苦。過避海外。誰料貴朝還不肯相饒。現在也不必多說。能够照着朝鮮之例。不削髮。不易服。我就何妨稱臣納貢。盡一點兒事大之義。如果辦不到。那也只好再談了。遂覆書明珠道。

蓋聞麟鳳之姿。非藩樊所能囿。英雄之見。非遊說所能惑。但屬生民之主。宜以覆載爲心。使跛行隳息。潤其澤。匹夫匹婦。有不安其生者。君子耻之。頃自遷界以來。五省流離。萬里邱墟。是以不穀不憚遠引。建國東甯。庶幾寢兵息民。相安無事。而貴朝尙未忘情於我。以致海濱之民。流亡失所。心竊憾之。閣下命銜命遠來。欲爲生靈造福。流亡復業。海宇奠安。爲德建善。又陪使所稱。有不削髮登岸置買衣冠等語。言頗有緒。而臺諭未曾詳悉。惟諄諄以迎敕爲辭。事必前定而後可以寡悔。言必前定而後可以踐迹。大丈夫相信以心。披肝見膽。磊磊落落。何必遊移其說。不穀躬承先訓。恪守不基。必不敢棄先人之業。

以圖一時之利。惟是生民塗炭。側焉在懷。倘貴朝果以愛民爲心。不穀不難。降心相從。遵事大之禮。至通好之後。巡邏兵哨。自當調回。若夫沿海地方。俱屬執事撫綏。非不穀所與焉。不盡之言。惟閣下教之。鄭經寫好書信。派禮官葉亨。刑官柯平。跟隨清使。到福建報命。明珠瞧過回書。隨向閩督李率泰。靖南王耿繼茂道。皇上一片好意。海賊只道咱們怕他了。竟敢這麼的胆大。你們瞧他。荒謬不荒謬。李率泰道。從來生公說法。頑石點頭。荒謬儘讓他荒謬。咱們且盡咱們的事。免得用兵。究竟省事點子。耿繼茂道。咱們再寫兩封信去。看是如何。明珠道。瞧那屈強樣子。怕不是一紙空文。到的。李率泰道。那也再瞧罷了。於是耿李二人。又寫了兩封信。仍舊差天顏送過海去。不多幾天。天顏回來。呈上鄭經覆信。李率泰拆開瞧時。

蓋聞佳兵不祥之器。其事好還。是以禍福無常倚。強弱無定勢。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曩歲思明之役。不佞深憫民生疾苦。暴露兵革。連年不休。故遂全師而退。遠絕大海。建國東甯。於版圖疆域之外。別立乾坤。自以爲休兵息民。可相安於無事矣。不謂閣下猶有烹督過之。欲驅我叛將。再啟兵端。豈未聞陳軫蛇足之喻。與養由基善息之說乎。夫符堅寇晉。力非不强也。隋煬征遼。志非不勇也。此二事閣下之所明知也。况我之叛將逃卒。爲先王撫養者二十餘年。今其歸貴朝者。非必盡忘舊恩而慕新榮也。不過憚波濤。戀鄉土。爲偷安計耳。閣下所以驅之東侵而不顧者。亦非必以才能爲足恃。心迹爲可信也。不

過以若輩巨測。姑使前死。勝負無深論耳。今閣下待之之意。若輩亦習知之矣。而况大洋之中。晝夜無期。風雷變態。波浪不測。閣下兩載以來。三舉征帆。其勞費得失。既已自知。豈非天意之昭昭者哉。所引夷齊田橫等語。夷齊千古高義。未易齒冷。卽如田橫。不過齊之一匹夫耳。猶知守義不屈。而不佞世受國恩。恭承先王之訓乎。倘以東寧不受羈縻。則海外列國。如日本琉球呂宋廣南。近接浙粵。豈盡服屬。若虞敵哨出沒。實緣貴旅臨江。不得不遣舟偵邏。至於休兵息民。以免生靈塗炭。此仁人之言。敢不佩服。然衣冠吾所自有。爵祿亦吾所自有。而重爵厚祿永世襲封之語。其可以動海外孤臣之心哉。

李率泰笑向耿繼茂道。這話雖然偏強。講的話倒還爽利。繼茂因索觀看。率泰也取繼茂的瞧看。只見上寫。

日在鷺銅。多荷指教。讀誠來誠往。延攬英雄之語。雖不能從。然心異之。閣下中國名豪。天人合徵。金戈鐵馬之雄。固自有在。然頃辱賜教。諄諄所言。尙襲游說之後談。豈猶是不相知者之論乎。東寧偏隅。遠在海外。與版圖渺不相涉。雖夷落部曲。日與爲鄰。正如張仲堅遠絕扶餘。以中土讓太原公子。閣下亦曾知其意乎。所云貴朝寬仁無比。遠者不問。以耳目所聞見之事論之。如方國安孫可望。豈非竭誠貴朝者。今皆何在。往事可鑑。足爲寒心。閣下倘能以延攬英雄。休兵息民爲念。卽靜飭部曲。慰安邊陲。羊倖故事。敢不勉承。若夫疆場之事。一彼一此。勝負之數。自有天在。得失難易。閣下自知之。毋庸贅也。

李率奏道。明大人披星戴月。走了幾千里路程。只博他三封書信。鄭經這廝。真也太會淘氣。明珠道。眼前由他放肆。回到京中。跟議政大臣各王貝勒商議了。再想法子收拾他。欲知明珠回京。釀出甚麼風雲。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威揚海外異國來朝

覺起宮中同懷結怨

敗聖於是偏派

話說明珠蔡毓榮乘興而來。敗興而返。回到北京。即便據實奏明朝廷。聖祖笑向臣下這日接到諜報似海上神仙。可望而不可即。咱們爲了他。法子也想盡了。聽從黃梧之計。掘掉他的名很好。只是羣小

又把沿海居民。盡都搬到內地來。嚴禁船隻出海。鬧了個烟霧騰天。依舊不濟事。聽從李率奏之計。檄調紅毛夾板。督着降將。出過三四回兵。也沒有得着勝利。像浙江的張煌言。廣東的王興。雖也屢次逆命。到後來究竟伏了王法。總沒有鄭成功父子這麼難收拾。貝子賴塔道。鄭逆無非特着窮洋大海。波濤險惡。明欺咱們不能夠去。如果早早練就幾萬水軍。又何至這麼猖獗呢。聖祖道。教練水軍。不是一朝一夕。就會成功的。眼前能夠守住邊境。不放他內犯。也就好了。羣臣見聖祖如此。樂得省事。遂把台灣鄭氏。置諸度外。等到三藩起兵。耿精忠派使到台。求他起兵相應。許把漳泉兩府。割歸鄭氏。鄭經纔率衆西上。誰料精忠忽地背起約來。於是耿鄭兩家。結爲不世之讎。你爭我奪。打一個不能。戰一個不休。吳三桂做了幾回和事老。那裏和解的下弄到。結末都便。官了清朝兩家。究何曾得着一民尺土。彼時三藩殄滅。清朝就

把全力來對付鄭氏。雙拳怎敵四手。鄭經只得把所得七府之地。盡都棄掉。一帆風順。依舊逃向台灣而去。清將貝子賴塔。怕他再來纏繞。修書一封。與他議和。其辭道。

自海上用兵以來。朝廷屢下招撫之令。而議終不成。皆由封疆諸臣執泥。削髮登岸。彼此齟齬。台灣本非中國版籍。足下父子。自關荆榛。且瞻懷勝國。未嘗如吳三桂之僭妄。本朝亦何惜海外一彈丸地。不聽田橫壯士。逍遙其間乎。今三藩殄滅。中外一家。豪傑識時。必不復思噓已灰之焰。毒瘡瘻之民。若能保境息兵。則從此不必登岸。不必難髮。不必易衣冠。稱臣入貢可也。不稱臣不入貢亦可也。以台灣爲箕子之朝鮮。爲徐市之日本。於世無患。於人無爭。而沿海生靈。永息塗炭。惟足下圖之。

鄭經見信。一口答應。不過要把海澄地方。留爲互市公所。賴塔倒也並不在意。總督姚啟聖力持不可。一樁好事。又成畫餅。這姚啟聖。是漢臣裏頭很有材幹的。聖祖爲滿總督。朝廷相不濟事。把他調到這裏來。啟聖一到。任就把鄭經殺敗。漳泉廈各地。盡都收復。明清鼎革時光。天下百姓。最苦不過是福建人。裏面要輸清朝官賦。外面要應鄭氏兵餉。敲骨吸髓。十室九空。等到耿鄭交兵。遍地烽火。躲都沒處躲。都沒處逃。現在雖說是平靖了。却還駐着一王一貝子一公一伯。將軍都統等一二品大員。還沒算呢。王貝子的供應。道府自然問州縣要。州縣自然問百姓要。那各爵爺各將軍所統的兵。都是皇家禁旅。藩

健兒。滿洲人出名的叫驛驍子。到了福建。住的是百姓人家房屋。吃的是百姓人家糧食。日間役使他們。

的子弟。晚上奸淫他們的妻女。擾到個天地失色。日月無光。姚啓聖趁這時光。便行出點子仁政。雖屬買服人心的勾當。倒也虧了他呢。滿洲兵奏凱北旋。子女玉帛擄掠去的。真是不少。啓聖一面捐金贖還。一面請王爺下令禁止。因此超生的。倒也有二萬多人。福建人異常感激。都情願爲他効用。啓聖於是徧派漢奸。各島各嶼。凡是鄭氏勢力所到的地方。沒一處不有啓聖耳目。台中舉動。瞬息皆知。這日接到諜報。知道鄭經大敗回去。日近醇酒婦人。把國政盡交與兒子克塽管理。克塽禮賢下士。聲名很好。只是羣小憚他明察。合夥兒謀他。逆料這兩年裏頭。總要鬧出事來。果然不多幾時。又接諜報說鄭經已死。克塽被殺。台灣人擁立鄭經次子克塽爲君。羣臣互相猜忌。國內亂得要不得。啓聖喜道。這纔是我吐氣揚眉的日子。於是拜摺北京。保舉水師提督施琅爲大將。奏請直取台灣。聖祖准奏。立下聖旨。命施琅爲靖海將軍。督率水師征台。施琅原是成功部將。台灣地勢的險易。海道的淺深。真是烏龜吃螢火蟲。胸中雪亮。康熙二十二年六月裏出兵。到八月裏。纔祇兩個月。台灣全島已盡變了清朝疆土。從此漢官威儀。不復見於神州。亦縣了。清聖祖接到捷報。就命文臣撰了一道諭旨。頒行天下。舖張揚厲。無非自己狂吹自己的牛皮。聖祖這一來。不過是想唬唬人。誰料竟被他唬出一個屬國來。這一個國。國名叫做暹羅。在明朝時光。原是一竟服屬中國的。洪武四年。進貢馴象六足龜。後來貢黑熊。貢白猿。真是年年不絕。歲歲來朝。明太祖曾命禮部員外郎王恒齋詔往封。敕賜國王金印。明朝亡掉之後。暹羅國貢使。從沒有到過中國。這

會子暹羅國王。瞧見了清聖祖那道諭。旨唬得忙着遣使奉表到北京進貢。理藩院接過貢使。奏明聖祖。聖祖瞧那貢單上。載有白鼠三百頭一項。不覺喜逐顏開。忙命理藩院把貢品進呈。理藩院見聖祖這麼高興。不解是何緣故。當下聖祖召見過貢使。賞收過貢品。立即傳旨賜宴。衆朝臣見柔遠典禮。過於隆盛。不免都有點子紉罕。這日回宮。已近午飯時候。衛妃接着。笑奏道。爺怎麼這朝晚纔回宮。剛纔點的那兩樣菜。我怕御膳房弄的不乾淨。叫李福全親去監着呢。聖祖笑道。難爲你想的周到。我也餓了。叫他們搬來。咱們一塊兒吃了罷。衛妃道。這個恩典。可不敢領了。爺自己請罷。聖祖忙問爲何。衛妃道。我今兒齋呢。聖祖道。陪我吃點子也不要緊。菩薩未必就計較了。衛妃道。爺近來聽了南懷仁的話。連菩薩都不信起來了。要曉得這三官菩薩。最是威靈顯赫。信奉他的人。要是差了一點半點。馬上就有報應到來。我如何敢破戒呢。聖祖道。真有這麼威靈顯赫。怕不見得麼。衛妃道。如何不真。爺不信。我就講一樁故事你聽。聖祖道。你不要講了罷。我是始終不信的。衛妃道。爲甚不信。聖祖道。菩薩要真是威靈顯赫。你早受着報應多時了。衛妃驚道。如何我還受着報應。一年中正月七月十月。一月中逢一逢七逢十。都是全齋的。難道還不好算做虔誠麼。聖祖笑道。光齋着口是沒中用的。你這齋只好算是半齋。叫我做了菩薩。一定與你不依的。衛妃噏道。好呀。我的爺順了你旨意。倒還打趣我。從今後可就不敢領旨了。聖祖道。講一句兒玩話。也值的這麼急。衛妃道。爺算是玩話兒。不要緊。奴才們聽見。吵嚷開了去。鬧的別宮裏都知道我。

還成什麼人了呢。聖祖道這又怕什麼。大家都是過來人。誰又管了禮呢。衛妃聞言。抿嘴兒一笑。李福全進來詢旨。問可要進膳。聖祖點點頭。於是搬進御膳。聖祖硬要衛妃侍席。衛妃逆不過。側坐相待。却只替聖祖剔筋出骨。自己並不進御。聖祖喝了幾杯。臉上露出三五分春意。笑向衛妃道。究竟是漢宮春色。比衆不同。七格格在旗人裏頭。都說他是一個頂兒。現在我看來。給你抬鞋也不要。衛妃道。都是爺天恩。抬舉我罷了。其實我自己倒也並不覺着怎麼。聖祖愈益歡喜。連乾兩杯。笑向衛妃道。你這個人。福命真好。自從你進了宮來。三藩也平了。台灣也得了。今兒暹羅國也派人前來進貢。從今後咱們正好享受太平清福呢。衛妃問暹羅國進貢幾時的話。聖祖道。就今兒呢。我爲召見貢使。問了好一會子話。退朝就晚了。再告訴你。貢品裏頭有一樣很可玩的東西。我知道你必定喜歡。已叫人替你留下衛妃。問是何物。聖祖道。白耗子二百頭。你喜歡不喜歡。衛妃道。要這東西來做什麼。聖祖道。你去年不是巴巴的差小太監到市上收買這東西麼。還記得爲了這個鬧出一場人命來呢。衛妃道。爺還要提起。爲了這個。不知嘔了多少氣。其實我也不過哄哄頑哥兒難道。我自己還要玩要這個不成說着。奶媽子抱胤禛進來請安。聖祖道。孩子這麼大了。別儘抱着。讓他自己走走。活活血脈。奶媽子笑道。爺不知哥兒的脾氣。比誰還難服侍。他要怎樣。就只有依他。要走也不能够抱他。要抱也不能够叫他走。我們背地裏笑說。究竟龍子龍孫。跟尋常人家孩子不同的。衛妃道。爺你可聽見了。倒是做奶媽子的民婦。倒有見識。那種憐了心爛了肺的。

甚麼主子娘娘，倒會嚼舌根誣人。甚麼帶來的抱來的，偏我那位棉花耳朵的爺，會相信他。聖祖道：這是你自己多心。我何曾信過。衛妃低頭不語。聖祖叫把暹羅國進貢的白耗子搬進宮，給衛妃解悶兒。福全傳出旨去。不多一回，就見小太監一籠一籠抬進來，二十頭一籠，共是十籠。那白耗子雪一般的毛兒，硃一般的眼兒，巧小活潑，十分可愛。胤禛一見，就吵着要。聖祖道：這是給你媽解悶兒的。怎麼你就要了呢。衛妃道：賞了他罷。聖祖笑道：我來問他幾句話。遂問道：你要這白耗子做什麼。胤禛道：父皇賜了我，我就會把他教練成功軍隊一般。可以衝鋒打仗。聖祖喜道：咱們家孩子，究竟吐屬不凡。好好。我就賞了你罷。胤禛喜得手舞足蹈。立叫小太監搬運自己宮裏去。奶媽子道：哥兒就是性急。恩還沒有謝呢。胤禛聽說立即爬下地，叩了幾個頭。跳躍着去了。聖祖只道他孩子家，不過是句玩話。誰料胤禛回去，把十籠白耗子一齊放出，四面攔了網子。扯起兩面小旗子，竟真的訓起陣法來。有不聽指揮的，立即軍法從事。用牙箸夾了，把小刀子活活殺死。不到三天，十分中早殺了六七分。兔死狐悲，物傷其類。這東西雖蠢，死究竟也怕的。那餘剩的二三分，便都不敢違拗。發下軍令，或前或後，或左或右，竟沒有錯一點。胤禛樂得什麼相似，叫小太監抬了，到衛妃宮裏，獻給他媽瞧看。衛妃也很歡喜。衆太監宮娥，便都稱讚禛哥兒巧妙。胤禛更是得意。忽見太監進報爺進來了。衛妃携着胤禛，忙欲出迎時，聖祖已自走進。衛妃笑道：爺來的巧。請瞧胤禛的玩意兒。倒也虧他。治得這幾頭耗子。服服貼貼。將來要是治起國來，怕比爺遠要有殺伐決

斷呢。聖祖道甚麼玩意兒。我瞧瞧。隨赴近桌邊。胤禛使張了網子。籠子裏放出耗子。扯起小旗兒。指揮着排列陣勢。進退疾徐。絲毫不亂。聖祖道許多白耗子。只教成功這幾頭麼。胤禛道。就只剩這幾頭了。聖祖道。還有呢。胤禛道。都因違犯軍令。被兒臣處死了。聖祖聽了。心裏大大不自在。暗忖小小年紀。手段就這麼很辣。將來長大。還當了得。想到這裏。不覺嘆了一口氣。衛妃道。爺瞧瞧玩意兒。怎麼倒又不高興來了。聖祖道。我想小孩子家。就喜歡這麼作孽。怕將來難免要生事端。衛妃見聖祖批斥胤禛。不免就有了幾分氣。恰好小太監獻茶進來。宮闈體制。天子駕臨。茶湯一切。都由妃子親手敬遞。小太監候了半日。衛妃只當沒有瞧見。聖祖心裏明白。隨搭趣着想走。只見衛妃道。自然我生的孩子。總不會有出息。性從娘出。只要瞧我。何等的不濟事。嘴又夯。心又粗。伺候的又不周到。聖祖站住道。怎麼又生氣了。衛妃道。我那裏還敢生氣。我在這裏。穿衣吃飯。白混日子過。不攪我出去。已經是天恩高厚。我原比不上明媒正娶的主子娘娘。那裏還敢生氣。聖祖道。我不過白說了一句話。你就說上這麼一大串。這是何苦呢。便回頭喝胤禛道。都是你這不肯惹出來的。還不替我滾出去。唬得胤禛耗子籠也不拿。捧着腦袋兒溜出去了。衛妃道。小孩子家。唬不起。你就唬死了他爽快。橫豎將來長大。是沒出息的。我看恁他怎樣沒出息。總比禰哥兒好些。就不過這孩子沒福。投胎時光。投錯了個娘。要是別人生了。這會子。正是堂堂正正的青宮太子了。聖祖道。這種話講他怎的。衛妃道。怎麼不要講。這是我切心事情呢。說到這裏。眼圈兒一紅。早又滴下

淚來，聖祖很是不忍說。不得天子尊嚴，只好低聲下氣。溫柔了一會子，方纔過去。清聖祖妃嬪如雲，風流無度，各宮所生子女，約有百名內外。衛妃沒有進宮時光，要算七格格最被寵幸。子以母貴，因於康熙十四年，冊立七格格所生的允礽爲皇太子。胤禛生後，衛妃便懷不軌之心，常於枕邊衾裏，蜜語甜言，要聖祖改易太子。聖祖並沒有應准，只隨口回他一句再商量。在聖祖原不過一句尋常的話，說過也就忘記，誰料爲了這句尋常話，後來竟會釀出非常波浪來。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這一年，衛妃忽地得着一個病症，巫醫並治，攻補雙投，那裏有點子效驗。一日夕似一日，一天重似一天，挨到次年春分節上，雙脚一攤，兩眼一翻，竟爾仙逝去了。聖祖十分掉補，特下硃諭，喪葬典禮，一應從豐辦理，只可憐胤禛這孩子，從她失了倚靠，東飄西蕩，宛如無主孤魂，加之衛妃平日怙寵恃嬌，起居行動，終未免作了點子威福，闔宮妃嬪，恨之切骨。現在便照着親債子償那句俗語，把從前在衛妃那裏受的虧，一古腦兒都只向胤禛算帳。聖祖爲他舉動殘忍，原也不很喜歡，經不起你唆一聲，我挑一句，積毀銷骨，弄得這孩子，日子異常難過。虧得胤禛賦性是堅忍的，恁你怎麼苛待，却總是和顏悅色，一點子不露怨恨樣子。倒是衛妃的前夫，拔充頭等侍衛的衛大胖子，瞧了不忿氣，背地裏常常替他叫屈。碰見了胤禛，總誠誠懇懇，寬慰他一番。胤禛心裏雖是感激，面子上不便怎樣，只好淡淡的敷衍幾句。衛大胖子體貼不到這一層，還說他不知好歹。胤禛也不去分辨，却說清聖祖自衛妃去世後，心裏悶不過，便借着大題目。

出京玩了三五回。一回是北獵外蒙古。在外四盟多倫泊地方。（卽元上都地。）召集內外札薩。廣陳兵隊。擺起皇帝架子。大大耀了一會子武。嚇得各盟旗蒙王。屁滾尿流。盡都聽命。南巡過兩回。大排鑾駕。夫出風頭。江浙兩省名勝地方。沒一處不遊。沒一處不到。害得人家辦差咧。接駕咧。花得銀子像水一般。聖祖是樂了。百姓是苦了。這些受過累的人。沒處出氣。便編造謠言。說順治皇帝。並沒有死。因爲看破紅塵。逃在杭州做和尚。當今天子。兩番南巡。就爲找尋順治老皇。在杭州什麼寺裏。爺兒兩個。曾經碰過面。老皇不肯認當今做兒子。當今伏在地上。跪有一個多時辰。這種不經之談。一傳十。十傳百。頓時傳遍了天下。又爲了準噶爾的事。御駕親征。出塞過三次。聖祖每回出京。總叫皇太子允禛代理朝政。胤禛雖也隨駕出塞。立下許多戰功。凱旋行賞。雖也博着個雍親王封號。聖祖待到他。却總是淡淡的。在朝文武。都替他不平。他自己倒也並不在意。青衣小帽。獨個兒騎着馬出京遊歷。一去總是幾個月。有時竟終年不回京。也不知在外邊幹點子什麼。皇太子台各親王貝勒等。要緊着安富尊榮。誰有工夫管他的帳。并且弟兄們各母異生。情義原本平常。胤禛不在。大家落得眼前清淨。聖祖此時。文字的興緻很好。成日家同着張玉書陳延敬朱彝尊等一班文臣。咬文嚼字。幹那高雅的事情。自然更沒工夫來查究他了。因此胤禛自由自在。這幾年裏頭。不知交結了多少英雄。認識了多少豪傑。瓜熟蒂落。就做成一樁驚天動地的大事業。欲知所做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消寒社詠史積微嫌

暢春園疑案成千古

話說清聖祖南收台灣。北服蒙古而後海宇澄清。國家無事。便動了個假武修文念頭。召集了一班文臣。每日咬文嚼字。在故紙堆裏求生活做。又開了兩回博學鴻詞特科。把所有前朝遺老。盛世逸民。一古腦兒都搜集了來。烹經者史。很有兵氣銷爲日月光氣象。各親干貝勒等。見聖祖這樣。便也謬託風雅。爭着羅致文士。漢大學士各部尙書等。更自不庸細說。頓時間相習成風。把那慷慨悲歌的舊俗。盡都變掉。彼時衆文士中有一個浙江人姓高名士奇的。聖祖最寵籠幸。因這高士奇生性聰明。最會看風把舵。迎合聖祖意旨。聖祖身旁各太監。沒一個不和他交好。說笑談論。萬分和氣。並沒有時下念書人矯矯不羣的習氣。聖祖喜他誠實和氣。由白衣特授中書。隔不上三年。就照翰林院從優給獎。升爲翰林院侍講學士。旋奉特旨。升授侍郎。文士顯榮。可算得一時無兩。一日入值南書房。聖祖與他談論詩文。說到晚明文。都尙激昂慷慨。實係亡國預兆。可知做詩做文。工拙兩個字。可以丟過一邊。氣局却不能不講究。士奇笑道。這種事情。光景也是氣數限定。像現在的人。就叫做那種文字。神情意態。動筆時光。竭力仿效。晚明。及至做成功。拿給人家瞧。雍容大雅。一望而知是盛世之音。可知文章的氣派。人力是勉強不來的。聖祖道。你這話就與朱彝尊一個意思。彝尊也說晚明詩文。最好不過就是幾章絕命詞。聲情澈楚。恁是好手。也難摹仿他。說着就叫小太監向架上取下一冊新抄的明臣絕命詞來。遞給士奇。士奇士開瞧時。只

見上寫着馬上吟三字。下注明橫州知州鄒雲錦被獲時作。暗付這題目兒倒新鮮因瞧道。

昨朝刺史出見客。騎馬城上點軍冊。今夜穹廬作楚囚。不信雄心旋落魄。熹微帳外獨徘徊。依依斜傍霜華白。茄吹倏動二人愁。聲聲催促營炊迫。獐狎扶我上馬行。簇簇護持無間隙。天地寬大難可量。此時伸展不盈尺。濃嵐橫抹斷城腰。慘淡烟雲天盛額。北風拂面任欺凌。古樹棲禽驚振翮。孤臣馬上嘯一聲。曉山失曉顏如墨。回首羊腸路渺漫。我軍創病何狼籍。猶喜人人不攢眉。各向虜兒雄咤叱。朝廷象養三百年。雖敗志氣不蕭索。河水縈環馬足遲。羨煞一派寒光碧。烏聲上下叫黃昏。斜陽落浦荒邨僻。此宵夢醒何處也。瀟瀟風雨穿古驛。

士奇道。據微臣糊塗主見。這種毀及本朝的文字。斷斷不能容留。還是燒掉的好。聖祖笑道。那也何必呢。桀犬吠堯。各爲各主。明朝人自應得講明朝的話。像洪承疇。雖在本朝。立下許多功勞。究竟做過明朝官的人。道理上講起來。究竟有點子勉強。前年子他出了事。他的子弟。替他刑行狀兒。把天下著名的文士。都請了來家。商量着擬稿子。擬了三天。依舊是張白紙。士奇道。這却爲何。聖祖道。就爲他一身做了兩朝臣。前半世幹的是明朝事情。後半世幹的是本朝事情。前後相反。說了前頭的是。後頭的就說不是。說了後頭的是。前頭的又要不是。又不便丟了這半世。光說那半世的。你想難也不難。士奇道。果然難的很。後來究竟做成功了沒有。聖祖道。後來來了一個江南名士。要了他二千銀子潤筆。只寫了十四個字。那紙

行狀就成功了。士奇道：十四個甚麼字。皇上記得，就賞給臣聽聽。聖祖道：死吾君者吾讎也。死吾讎者吾君也。就只兩句十四個字。放在中間當轉筆用的。他們得了。那餘外的就容易做了。士奇道：果然是驚句。虧他怎麼會想出來的。別是文襄有靈。在冥冥中指使他做的麼。聖祖道：那也過於不經了。總之做臣子的大經。除了忠貞兩個字。別的都就不足貴。所以鄭成功張煌言那班人。朕始終沒有把他當做亂臣賊子看待。洪亨九吳梅村等。雖然聰明。比起鄭張來。究竟要差一點。士奇嘆服。因又瞧下去。見有從西山義士遊。一個題目。也是鄭雲錦做的。

虎豹山之獸。猶思文其身。皮骨蒸雲霧。耐飢過七晨。鬚眉丈夫子。忠孝以成名。時數值陽九。血軀何用生。君不見蘇武海上十九年。沙漠齧雲與吞氈。又不見常山舌。罵賊聲不絕。又不見文山三載坐小樓。正氣衝寒低斗牛。古人已往名存耳。時地各殊肝膽似。逍遙躡步首陽山。義士一去不復還。惟有青青薇蕨隨風長。歲久無人采自蕃。我居山巔拜孤竹。不茹烟火洗心腹。一日二日不食粟。慷慨能歌西山曲。三日四日不食粟。斥罵獄吏無休息。五日六日果何如。曉來曾把髮鬢梳。整冠理衣行矍鑠。作詩遂向壁間書。七日八日枯胃腸。忠魂直到白雲鄉。帝廷從陟降。渣滓委道旁。任教肌肉啄鷲鳥。到底何曾失故吾。人生自古誰無死。覓得死所幾人乎。

士奇聽畢道：可惜了美中不足。聖祖忙問何故。士奇道：這種忠臣義士的遺作。總要尋鑽纔好。這個可惜。

已是抄本了。聖祖笑道。墨蹟我有呢。現收藏在宮裏頭。你要瞧，就叫人去取來。士奇大喜。聖祖隨向小太監道。你進去傳旨李福全，叫他把外間楠木櫃裏中冓那一疊錦綾冊頁取了來。小太監領旨而去。一時取到。聖祖命放在桌上。隨手揭開。向士奇道。你瞧瞧。這是張蒼水墨蹟。那枝筆不知有幾多力氣。矢矯雄健。寫得一個個字。像龍蛇一般。士奇屈一足在椅上。湊上身子瞧時。見是五首絕命詞。署着大明部尙書張煌言名字。

義職從橫二十年。豈知閹位在于闐。桐江空擊嚴光釣。笠澤難回范蠡船。生比鴻毛猶負國。死留碧血欲支天。忠貞自是孤臣事。敢望千秋青史傳。

國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頭有我師。日月雙懸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詞。慚將赤手分三席。持爲丹心借一枝。他日素車東浙路。怒濤豈必盡鴟夷。

何事孤臣竟息機。魯戈不復晚斜暉。到來晚節慚松柏。此去清風笑蕨薇。雙鬢難容五嶽住。一帆仍向丁洲歸。疊山遲死文山早。青史他年任是非。

擲揄一息尙圖存。吞炭吞旣可共論。復望巨靡興夏祀。祇憑帝眷答商孫。衣冠猶帶雲霞色。旌旆仍留日月痕。贏得孤臣同碩果。也留正氣在乾坤。

不堪百拆播孤臣。一望蒼茫九死身。獨挽龍髯空問鼎。姑留螻臂強當輪。謀同曹社非無鬼。哭向秦庭

詎有人。可是紅羊剛換劫。黃雲白草未曾春。

士奇道。張蒼水是前明魯藩的遺臣。率着三百多名殘卒。倔強了二十多年。伏法之後。皇上還這麼貴重他的墨蹟。九原有知。臣知蒼水也必感戴皇恩呢。聖祖笑道。那是你這麼想罷了。朕是他的仇讎。他把朕恨還恨不了。還望他感戴麼。話猶未了。小太監報明珠來了。聖祖回頭見明珠戴着斗篷。搖搖擺擺而來。因問下雪了麼。小太監回奏。下了半日了。聖祖道。咱們要緊講論詩文。連下雪都沒有覺着。明珠見過駕。笑着奏道。奴才早上出獵。獲了幾頭野鹿。不敢先嚐。奴才叫奴才女人親自收拾了。懇求皇上賞一個臉。也算盡奴才一點兒孝意。說畢退出門去。捧了個食盒進來。聖祖笑道。難爲你這麼虔誠。咱們倒總要嚐一嚐。說着小太監早上前接了食盒。揭去蓋。一股香氣直透出來。見是熱騰騰一大碗鹿肉。配着八九樣別的菜。還有兩壺滾熱的竹葉清酒。聖祖道。咱們坐下一塊兒嚐個新鮮兒。明珠道。皇上天恩。奴才可如何敢放肆呢。聖祖道。橫豈沒人來。別拘禮。樂一樂。你們要是一拘禮。朕一個兒還有甚趣味兒。明珠士奇只得謝恩領旨。彼時小太監們調開桌子。安齊杯箸。聖祖居中。明珠士奇左右侍席。淺斟低酌。真是君臣魚水。喝了五六杯。聖祖道。咱們外面去瞧瞧雪景兒。於是一同到廊下。見對房屋瓦上。已積有三寸來高。天上仍是縹緲扯絮一般。聖祖忽地詩興勃然。笑向二人道。對此佳景。不可無詩。朕先吟一首。你們再和二人齊聲頌旨。聖祖遂吟道。一片一片又一片。三片四片五六片。七片八片九十片。只吟了三句。第四句

再也續不下。只得重復念回去。連念過三五遍。第四句依舊沒有來。雖然是玩意兒。未免也有點兒慚。急得額上汗珍珠般綻出來。明珠瞧見這個樣子。要笑又不敢笑。要救又不能救。正在爲難。只見高士奇笑着說道。皇上這首雪詩。還有句極妙的結句。沒有念出。我是知道的。明珠道。你知道麼。士奇道。這一句就叫飛入蘆花都不見。明珠道。果然妙句。珠祖笑道。我的心思。怎麼總被他猜着。他這個人。不知是什麼做的。說笑一回。二人的和詩。也就做好。因見聖祖站着。也就不敢先行進去。忽見聖祖道。咱們這會子。像個什麼。明珠道。三官菩薩。聖祖還沒有講什麼。士奇趕忙跪下道。高明配天。明珠一個沒意思。臉兒就紅了。聖祖倒也並不介意。當下士奇就御題雪詩及二人恭和的詩句。一并贖了出來。聖祖瞧過。隨命拾暖輿來坐了回宮。明珠士奇送過御駕。也各自回私第。士奇回到家裏。就把恭和宸翰那樁得意事情。講給門客們聽。門客笑道。怪道朱檢討要妬忌。原來先生給着這麼的主知。其實各有各的福。朱檢討也太小器了。士奇忙問誰妬忌我。門客道。還有誰。自然就是這位朱彝尊先生了。士奇道。這可奇了。我跟他河水不犯井水。怎麼忽地妬忌起我來。就是這幾年不次超遷。也是皇上的恩典。與他什麼相干。別是你聽錯了麼。門客道。真而又真。門下還有憑據呢。士奇因索觀看。門客道。你先生瞧了。一定要惱的。朱檢討近來同翰林院裏一班人。結了個消息社。逢着九日。便會集了。喝酒做詩。初九那一社。彝尊做的詩。很譏刺着先先呢。說着。隨遞過一張字紙兒。士奇瞧時。見是一首詠史詩。大意是說韓信膾伍的事情。門客道。彝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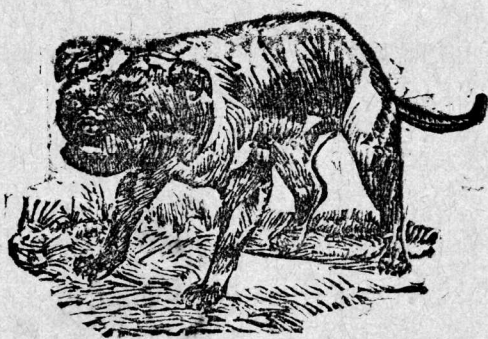
嫌先生不是正途出身。官倒升的這麼快，他這回詞科考了二等。一竟當着老檢討沒有出息。纔發這牢騷呢。士奇道：我不去碍他，他倒來找我，那也沒有法子。少不得總要補報他。這一番盛情美意，叫他提防着就是了。從此兩人有了嫌隙。高士奇是深心人，背地裏派下間諜，明偵密訪，不到一個月，天羅地網都己布置妥貼。可憐這心直口快的朱彝尊，還在夢裏呢。聖祖脾氣兒最喜歡吟詩作賦，在文人隊裏，賈弄才情，無奈肚子裏滿裝了酒肉，才思被酒肉氣壓住，一時間不易抽調，所以每有所作，總密令彝尊恭擬。這日聖祖又不知叫彝尊擬了一首什麼詩，費上半日工夫，念了個爛熟。次日恰好高士奇入值，聖祖一見他就道：朕昨晚喝過酒，忽地動了詩興，卽席揮毫，吟成一首七律，自己瞧過一遍，還算過的去。只是朕素昔詩思，原是遲鈍的。昨晚不知怎樣脫口而出，竟掇得要不得。可知詩這件東西，做做也會熟的。士奇道：可否懇恩賞給微臣讀一遍。聖祖道：朕就念給你聽罷。隨念了一句，士奇道：皇上別念了。這首詩微臣都已知道。隨把底下的句子，一氣念完。隨問微臣嘗得錯了沒有。聖祖驚道：你從那裏見過來。士奇道：昨兒朱彝尊念給臣聽，也不知就是御作呢。聖祖見說，臊得臉都紅起來。原來高士奇買通太監，凡是朱彝尊進呈的文字，須先送給他瞧閱一過。聖祖還只道彝尊洩漏機密呢，心中大不樂意。後來到底尋了，他一個不是，把他罷職還家纔罷。聖祖卽位以來，一竟安富尊榮，過着太平日子。雖然，吳三桂剛準噶爾，動了幾年刀兵，究竟亂不多幾時就平了。沒吃過生薑不知辣，把天下事情，瞧得非常容易。一切舉就，動

不免縱情任性。聖祖三十多個皇子中，除二皇子允禩立爲太子，四皇子胤禛，已經失寵不算外，就是八皇子允禩，九皇子允禔最爲聰明乖覺。模樣兒也最整齊。聖祖待他們也比別個多疼一點子。康熙四十七年，皇太子不知爲了椿什麼事，觸怒了聖祖，頓時降旨把他廢掉，幽禁在咸安宮。經衆王大臣再四求恩，隔上一年光景，纔復立了。究竟存了意見，好不到頭。到五十一年九月裏，依舊廢掉了完結。當時衆皇子見太子未立，都各覬覦非分，便在聖祖跟前，格外的殷勤，格外的孝順。知子莫若父，衆人意思，早全被聖祖猜透，立定了主意，立太子這件事，索性擱起了。隻字不提。衆人設法窺探，誰應立誰不應立，究竟何曾揆出。那鄂爾泰、張廷玉等幾個大臣，怕國本不定，生出事來，揀沒人時節，也曾造膝密陳，叩請早定大計。聖祖回說：「這要緊點子什麼，我已經相準了。眼前也不必提出這個人名字，爲的是怕生事。橫豎將來大家總會知道的。現在還早呢。」鄂爾泰等見聖祖這麼說，也就不便再往下問。大家私猜，以爲聖意所屬，總是八皇子允禩，不就是九皇子允禔。下朝回家，就與家人們談話。這原是他們私意猜測，不防被跟班們聽得，傳到別個官員耳朵裏。就有人興與頭頭，趕到允禩、允禔邸第獻勤兒報喜信。二人究問根底，知是從鄂、張兩人處得來的信，以爲鄂、張都是朝廷大臣，這個消息，總不會再有錯誤。到底年輕識淺，允禩允禔從此對着兄弟輩，就未免傲然自大，兄弟輩倒也不和他計較。暫且按下。却說這一年，是康熙六十年。聖祖忽地得了一病，心內發悶，口中無味，到了夜裏，渾身燒的火燙。太醫院幾個醫官，輪流入內請

脈。怎奈服下藥去，不見動靜。又徵召京外名醫，悉心診治。到白露節上，又增添了氣喘痰塞。衆皇子都着了忙。聖祖病中嫌煩，要搬到暢春園靜養。衆皇子再三諫阻。聖祖道：「你們要我活，還是由我搬了去。我到那裏，心裏一清靜，病自然就會好了。」衆皇子沒法，只得由他。誰料搬到園子裏，病勢果然就減輕了。雖不見得全愈，氣喘却平了好些。痰也不致塞上來。衆皇子都放了心。聖祖自己也道：「這老命兒看來是保住的了。」因冬祭期近，點派了幾位皇子，到皇陵太廟各地方去代祭。這日聖祖纔服過藥，合着眼養神。忽聽報說雍親王胤禎入內，請安來也。聖祖道：「他怎麼會來，來做什麼？不是催我的命麼？我願一輩子不見他呢。」說着雍親王胤禎已經掀簾進來。一見聖祖，就跪地大哭道：「兒臣不孝，不能夠問安視膳。現在悔也無及。今兒見着父皇，甘願侍奉湯藥，稍盡臣兒的職分。但願佛天保佑，侍奉得聖躬全愈。臣兒死也甘心。」一邊說，一邊哭。一邊叩頭。聖祖沒好氣道：「那裏就會死了？病不死，被你這麼一哭，怕就哭死了呢。」胤禎跪着道：「瞧見父皇病到這個樣子，心裏一酸痛，自己也不能做主呢。聖祖道：「也不庸這個樣子。你要是真心孝順，就應依我的話。我這病自己知道是不要緊的。萬一真有什麼善後之事，我早已打點定當。你們只要不逆我遺命，也就沒有別的牽掛了。」胤禎聽說，纔爬了起來。當下視湯視藥，遞水遞茶，服侍得異樣殷勤。衆太監見胤禎揀了個人樣子，把平素頑劣倔強的行爲，盡都改去。忽地孝順起來，都各暗暗納罕。誰料這夜戌時，暢春園裏傳出警耗，說聖祖皇帝龍馭上賓。遺詔傳位于四皇子胤禎。後人有滿清宮詞，詠此

事道。

新月如釣夜色闌。太醫直能藥爐寒。斧聲燭影皆疑案。是是非非付史官。
時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戌時也。聖幸壽終暢春園寢宮。享年七十一歲。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
回分解。



清史演義二集卷二

青浦陸士諤著

第六回

伸大義八俠志中興

編密碼九王思靖難

話說聖祖已崩。四皇子胤禛哀慟號呼。大嘆大跳。衆太監聞聲走集。見理藩院尙書隆科多。御前侍衛衛良臣。六宮都總管李福全。都忙亂着開讀遺詔。隆科多向胤禛道。老爺遺詔。叫四爺繼承大統國事爲重。四爺似不應過於哀慟。胤禛纔收了淚。少不得節哀順變辦理喪事。一應典禮悉照舊章。熱鬧繁華。不用細表。胤禛卽了皇帝位。擬定年號。是雍正兩個字。卽以明年癸卯爲雍正元年。是爲世宗憲皇帝。世宗纔卽過位。就有心腹臣子前來奏報。說外邊謠言。鬧得非常利害。都說皇上並非先皇遺體。這回遺詔上。原寫是傳位十四皇子。衛侍衛私下把十字。改寫做于字。皇上實係謀篡而得。八皇子允禩。糾合了衆位皇子。要與皇上不依呢。并爲一談。京內外都是這麼說。皇上防着點子罷。世宗道。十四皇子不就是允禩麼。這厮自康熙五十八年。大行皇帝拜他爲撫遠大將軍。派到青海去視師。直到如今。還在那裏駐紮。這厮兵權在手。現在有這個謠言。倒不能不防他一下子。允禩等那幾個酒囊飯袋。空拳赤手。我是不怕他的。這會子他們既然不知死活。少不得想個法子收拾他。叫他們候着就是了。那人道。皇上休小覷了允禩。

個輔政大臣差使。又派岡山貝子允禔，到山西大同查辦事件。又下上諭，把多羅向勤郡王允禩調回京來。所有青海軍事，就派心腹臣子川陝總督年羹堯爲撫遠大將軍。接着辦理，又派四川提督岳鍾琪爲奮威將軍。參贊軍務，幫同辦理。上諭下後，別個還不理論，內廷侍衛衛良臣，却慌了手脚，趕忙求見世宗。蜜奏道：皇上降這恩命，敢是沒有知道他們麼？這一班人，誰是靠得住的？一個個心懷不軌，沒有權在手時，時刻想生事，經不起封了他爵位，叫他辦着事，大虫添了翅膀子，誰又能夠制他呢？世宗笑道：不用着忙，我都已算定了。他們裏頭，就祇允禩允禔，最刁鑽，行着頭擾，這會子折掉一個，孤孤他們的勢，那一個就容易收拾了。衛良臣道：既是要收拾他，爲什麼又封他的爵位？世宗道：封了他，好叫他不疑心。你懂點子什麼？良臣纔安了心。原來世宗卽位之後，深居簡出，外面看來，果然端拱無爲。其實朝野一切，無論小似豆芥細，比毫毛的事情，瞬息都會知曉。一日有一個侍郎，聚了幾位同僚，在私第裏玩紙牌兒。玩到終局，忽地少了一張么六，找了大半日，影蹤兒也沒有。大家倒也不在意。次日早朝，這一班人，都被叫起。世宗就問你們在家，作何消遣？衆人都回，臣等生逢盛朝，太平無事，私第相會，不過圍棋詩酒而已。世宗道：倒也高雅。昨兒玩過什麼沒有？那侍郎照直回道：玩過紙牌。世宗笑道：你這人倒還老實。我賞一件東西與你，隨擲下一個小紙包道：拾回家去，折看罷。侍郎只道是甚麼極珍至寶，忙忙叩謝天恩。及至拿到家裏，折開一瞧，不覺大驚失色。原來裏頭包的，並非別物，就是昨日所失那張么六紙牌兒。又有一個呆

尙書朝罷回家。夫人叫了頭泡上龍井新茶來，尙書止住道：別這個了。龍井這東西貴的很。家常喝着可惜。就粗茶也使得。次日召見。世宗特賜他龍井二斤。還諭道：儘喝這個，沒了只管問朕要。省得人家笑你儉呢。這兩樁還是極平常的事。那時京城內外百姓，街談巷議，只要稍稍誹謗着朝政，那發言的腦袋兒，馬上就要失掉。有時兩個人行路偶語，一轉瞬而一個人已經橫尸在道，唬得朝野箝口結舌。從此一句話也不敢多說，一步路也不敢多走。清世宗究竟不是天神地怪，怎麼行出來事情，竟會這麼神出鬼沒。原來他手下蓄有一班來空去杳，走壁飛簷的人，替他當差辦事。這一班人，俗名叫做血滴子，都是五湖四海奇英異傑，世宗江湖上走了十多年，費盡心機，纔收集了成功血滴子的頭領。世宗跟他拜過把子，弟兄相稱，背了人，並不行君臣之禮。此人姓名羹堯，原是個富家公子，自幼脾氣喜耍槍弄棍。他的老子年遐齡，要他念書，連請五七個師傅，都吃他打的溜跑了。後來沒人敢來應聘，年遐齡只得變了個法子，張貼榜文，招請師傅。果然被他招着一位名師，把羹堯教成文武全才，方纔辭去。臨走時光，還贈了幾句良言，說道：公子美才，不難際會風雲，扶搖直上，但是得志之後，總要斂才就範，纔望富貴始終。年羹堯此時才藝冠絕一時，智勇推倒萬世，那裏還把師傅語言存在心上。成年家輕裘肥馬，在江湖上逛英雄好漢，沒一個不結識，沒一個不要好。無論山東河北水泊山陬，年羹堯一個令到，那班草澤英豪，無不奔走恐後，販私走稅，劫庫掠官，各種違條犯法事情，也不知幹了多少。京帥大內，省垣官衙，以至各州縣衙

署。無不滿布耳目。官中舉動。瞬息皆知。世宗在潛邸。就知年羹堯的勢力。於是單騎走訪。虛心下交。並不以皇子自尊。與羹堯結了個生死弟兄。並獨運巧思。造成一種極鋒利適殘酷的兵器。鑿錫嘉名就叫血滴子。這東西外面瞧去。是個極平常的革囊。裏面却藏有十來柄飛快小刀子。貫着個總機。只要偷向人背後把革囊望他腦袋上一罩。把總機輕輕一撥。機動刀旋。那人的腦袋。就不知不覺。在旋囊裏了。再用化骨藥水。彈上幾滴。頃刻間化為血水。所以叫做血滴子。那班人極善夜行。走壁飛簷。如履平地。又會喬裝改扮。巡役商賈乞丐。無般不像。無一不肖。血滴子練成之役。世宗笑向年羹堯道。我這一班兄弟。比了當今的童子軍。強得多了。羹堯道。當今也有豪傑隊麼。倒沒有聽得過。世宗道。當今登基時光。只有八歲。彼時大學士鼇拜專權。驕橫得路不的。當今怕他有不軌的舉動。就在宮中暗暗練就。一隊童子軍。每逢鼇拜入宮奏事。童子軍就跟他玩耍。有的牽他的衣裳。有的拖他的辮子。鼇拜被他們纏不過。有時還推了一下兩下。童子軍就滾在地上。撒嬌啼哭。戲弄慣了。倒也毫不在意。一日鼇拜又爲了椿什麼事。入宮奏當今。當今趁他不防。下令拿抱一百多個童子軍。一齊動手。竟把鼇拜拿住。就此下詔聲明他的罪惡。革了歲正法。當時明珠王熙等一班大臣。都稱頌當今雷霆不測。喜怒如神。天縱聖明呢。羹堯笑道。王爺有了血滴子。真是先聖後聖。後先一揆了。彼時世宗因聖祖不甚疼愛。處心積慮。徧交部院大臣。使他們爲自己遊說。各大臣中。要算鄂爾泰張廷玉。最肯帮忙。世宗就託他們設法。替年羹堯位置了一個職位。

從此凡有機密大事。世宗就邀鄂張兩人到羹堯署中。一同商議。一日世宗見羹堯。面含憂愁之色。問之再三。終不肯答。世宗道。咱們兩個情逾骨肉。甚麼事不可說。難道哥還不信我麼。羹堯道。這件事告訴了王爺。也不見有濟。反叫王爺添着愁悶。世宗道。不論什麼事。哥總要告訴我。你疼我怕我愁悶。不知你不告訴。我更悶的慌呢。羹堯道。我的爺。你道。六下豪傑。都在咱們這裏麼。都死心塌地幫着你一個兒麼。世宗驚道。敢是也有人幫着允禩允禵麼。羹堯笑道。王爺也太小覷人家了。難道那些英雄豪傑。除了王爺家。就沒處可以投奔。沒處可以安身立命。巴巴的不爲着王爺。就爲着王爺的哥哥弟弟。天下人可助的還多着呢。世宗詫異道。除了咱們家兄弟。誰還可以有爲。羹堯道。怎麼沒有。明朝朱姓。國雖然滅了。却還有人死活想圖恢復呢。世宗道。怎麼都是殺不怕的。張蒼水鄭延平那麼利害。尚且被當今滅掉。羹堯道。也是各人各志呢。世宗道。是你說罷。現在跟我們作對的。倒底都是怎麼樣人。羹堯道。一總有八個。稱爲南中八俠。內中一個是和尙。其餘七人都是鄭延平餘黨。那班人的本領。比起我們來。怕是有強無弱。現在那現大江南北一帶。幹點子俠義事情。世宗道。名字可都知道。羹堯道。知道的那個和尙。就叫了因。還有女沒子叫呂四娘。他的老子呂留良。是個書癩子人家。都稱他做晚村先生。一個姓曹名仁父。峨嵋槍法。最是無敵。也會湊幾句詩文。世宗道了因。呂四娘。曹仁父。已經是三個了。還有五個呢。羹堯道。路民瞻。周溥。呂元白。秦官。甘鳳池。路民瞻。周溥。都會書幾筆畫兒。民瞻所畫的鷹。都題有英雄得路四個字。周

灣畫龍。也有點子小名氣。獨有那甘鳳池最不好弄。世宗忙問何故。羹堯道。他一個人實有兩個人呢。世宗道。我不明白你這話。羹堯道。鳳池的老婆陳美娘。本領也非常利害。這陳美娘原是賣解老翁陳四的女孩子。那年美娘跟隨陳四。到南京賣藝。聲言誰要勝了。就配給誰爲妻。鳳池年少好勝。就與美娘角鬪。大半日沒有勝負。美娘輕盈迅疾。鳳池精悍短小。真好一對兒。後來美娘飛起左脚。那雙鐵弓鞋險些勾着鳳池眼珠子。鳳池忙用口兒。啣住鞋尖。美娘一笑。跌倒在地。就此成了百年好合。這不是一個人。實有兩個人了麼。世宗道。這起沒王法賊子。難道咱們就沒法子收拾他麼。羹堯道。也只好再瞧罷咧。咱們這會子也沒暇理這個。世宗道。那倒不這麼講。亂臣賊子。早除掉一日。世界就早清靜一日。再者。那個位子。早晚終是我的。又何必養癰遺患呢。羹堯道。不妨派幾個人去。見機行事。世宗道。這麼纔好。過不多幾日。差去的人回來報說。八俠的首領了因。已被他們自己治死了。因藝高氣傲。不把同黨放在眼裏。奸淫搶掠。無惡不作。七大俠恨他壞掉俠義上名氣。商議收拾他。只苦本領敵他不過。後來決議。七個人合力算計他一個。六個明槍交戰。一個暗箭傷人。究竟雙拳不敵四手。了因就此送掉性命。羹堯告知世宗。恰值世宗急着謀承大統。沒工夫管這小事。也就擱過了。到這個十一月。聖祖賓了天。世宗遵詔即位。衆皇子因爲變出非常。心裏頭未免都有點子不服。世宗忙亂着防家賊。益沒工夫理論此事了。這日世宗正與內監們計議。要把雍府舊第。大加開拓。作爲夏日避暑之所。忽聞壁上金鍾鏗鏗亂鳴起來。知是血滴

子回來復命。這金鐘是個暗號兒。忙叫內監們退避出去。只見一個黑影。像樹葉般從屋檐上直落下地。掀簾而入。却是一個穿黑衣的人兒。世祖親手閉上了門。那人纔叩頭兒見駕。世宗道。外面可有新奇消息沒有。那人奏道。九王爺要造反呢。世宗驚道。可是真的。那人道。雖沒有拿到他憑據。形跡上很是可疑。世宗道。怎樣可疑。你倒說給我聽聽。那人道。臣自從那日奉了恩命之後。暗裏跟着九王大隊。他行我也行。他止我也止。走過千幾百里路。一步兒都沒有輕離。每到黃昏人靜。總換上夜行衣服。潛進行轅。到各處偵察一回。有時喬裝着太監。混在太監隊裏。隨機刺探。各地方官兒迎的送的。進謁的。臣也不敢輕易放過。怎奈他們都守着禮。並沒有違條犯分的舉動。世宗道。住了。照你這麼說。允禩分明是好人了。那人道。彼時臣也疑惑他是好人。或是自己本領不濟。偵察的不會周密。誰料一到大同。狐大仙就獻出原形來了。這日有個令狐士儀。遞進一個稟帖。勸他學前明永樂故事。與師靖難。九王收了稟帖。雖沒有別的舉動。也不會把這奸民交官究辦。那不是反迹已著了麼。世宗道。稟帖呢。那人道。已經被臣盜在這裏了。說畢呈上。世宗接過。略瞧一遍。喜道。你這人真會辦事。我也不派別人了。就把允禩交給你一個兒去辦。那人謝過恩。世宗開了門道。你去罷。那人纔說得一聲領旨。早連影兒都沒有了。過了幾天。那人又來奏報。九王果然要反了。京里王子跟他聯絡的。很是不少。如果動起兵來。內應怕有幾個呢。世宗道。那幾個名字你可記得。那人道。八王爺。世宗點頭道。允禩這廝。我知道他。總有分的。還有誰。那人道。十王爺。十四

王爺。餘外的臣還沒有探明。世宗道：允禩也還罷了。允禩也附和他們。圖謀點子什麼呢。那真奇極了。那人道：這會子九王差人到十王府裏下書。臣一路跟了他來。昨兒到京。白天裏不投。挨到天黑。纔進府投書。臣也跟他進去。隱身案下。聽得十王爺正在抱怨皇上呢。世宗忙問他抱怨我點子什麼。那人碰頭道：這個臣可不敢回奏。世宗道：無論怎樣誇毀的話。原不是你說的。你儘管回我。那人道：十王爺說皇上不守禮。大行皇帝百日沒有過。就沒日沒夜。儘和女人們混帳。那裏像個主子。那時臣恨不得就用血滴子取他性命。因爲不會奉上諭。不敢擅行。世宗道：那還罷了。只是書信上講點子甚麼話。你倒不曾盜了來。那人道：已在臣懷中了。十王爺瞧過擺在案上。趁他不見。就被臣取了來。世宗接過一瞧。見前面講的都是不相干的事情。只後面有兩句可疑句子。是機會已失悔之無及。也斷不定確係謀反的間。世宗失望道：我當是甚麼真憑實據。原來就是這幾句話。三人拾不過一個理字。我又怎好辯他罪呢。那人道：還有呢。九王知道我們這班人在偵他近來做事嚴密了許多。世宗道：這都是你作事不密之故。被他知道了。那人道：就爲上回令狐士儀的稟帖。被臣盜了來。他纔防備起來的。只是恁他怎麼周密。總逃不了臣的手去。現在九王爺跟他府裏人通信。寫的都不是尋常字句。都是新編的密碼字。世宗忙問甚麼密碼字。那人道：這密碼字。編得巧的很。搜羅了些不相干的字。隨便填上。他自己却留着底簿。可以查看。外面人見了。比外國字還要難認。世宗道：這可就費事了。那人道：九王爺與他兒子往來的信。都用這種字。

也得了一封，只見瞧不懂，世宗道：拿給我看看。那人就在衣袋裏摸出一封書信，遞給世宗。世宗反身觀看，了大半日，覺着天書似的，半句也不懂。隨問你從何處得來的？那人道：臣從九王爺府裏頭，驛夫衣襖中得來的。世宗道：這話怎麼講？那人道：九王爺編造了密碼字，還恐有失，往來書信，都縫在驛夫衣襖裏頭，也算得密之又秘密之又秘了。不道依舊被臣探了出來。世宗喜道：我這許多心腹人，就只你最為聰明，最為細密。我將來還要重重用你呢。那人道：都是皇上洪福。臣是不相干的，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風摧荆樹慘賦豆箕

春滿上林喜詠鶉鷄

話說清世宗連得血滴子奏報，知道羣謀巨測，朝晚話必有亂事。立下手諭，密召鄂爾泰、張廷玉、光華殿問話。一時召到二人，見世宗臉色不善，都捏著一把汗。叩頭兒見過駕，只見世宗道：外面人合夥兒謀着。我你們大概不知道麼？二人齊道：臣等也有點兒風聞，只因底裏不很仔細，關係重大，不敢妄奏。世宗道：好個老成持重的見識，都像你們這麼，必要他反成謀就，纔來奏報了。等到反成謀就，我早被他們做掉了呢。二人碰頭道：臣等不知利害，該死該死。世宗道：也不必這麼著，得了風聲，就應回我，纔像我的心腹人呢。隨問鄂爾泰道：你可得著甚麼消息？鄂爾泰道：就前兒在朝房裏頭，廉親王當着大衆，說皇上這麼鬧法，天下定要鬧壞。大清江山怕要不保呢。彼時恂郡王也，太息廉親王，又說要是廢太子做了主子。

決不會鬧得這個地步。衆人見他這麼有天沒日，也沒個敢和他答話。後來朝能分手，也就各自回家。世宗又問張廷玉。廷玉道：「廉親王近來舉動，很是沾名釣譽。京內外官員孝敬他東西，一概原禮奉璧。官名好得要不得的。又聞他向親信人稱說，無論朝局如何變動，皇帝一席，決然不敢居的。或是推奉廢太子，或是遵奉遺詔推恂郡王做。要是存着私心，如何對的過宗廟社稷。因此闔朝文武，誰不服他的德器。世宗道：「這賊子假義假仁，蓄志真不小。」廷玉道：「昨晚廉親王府裏出了兩件人名事情。」世宗道：「誰犯人命？」廷玉道：「就是廉親王。廉親王這幾日，招着恂郡王等一班人，在家裏喝酒，喝得爛醉，便胡言亂語，議論朝政。長史官胡什吞，護軍九十六，怕他招惹禍事，直言諍諫，誰料觸了他的怒，立喝家人把九十六活活打死。又把胡什吞，剝光了身子，抽打五十皮鞭，推入冰堆裏，幾乎不曾凍死。」世宗道：「有人提參，倒也是兩條很好的款子。隨把自己所得消息，告知二人。」鄂爾泰道：「這麼的胡鬧論理，皇上再不能寬仁的了。只是這起賊子，聚在一塊兒，查辦起來，未免有點兒費事。照奴才糊塗主見，最好把恂郡王也調了開去，省得碍手碍脚。」世宗道：「調他那裏去呢？」張廷玉道：「聖祖奉安之後，陵上本該派人奉祀，何不就派了他呢？」世宗道：「允禩這廝在京裏也要作耗的。索性想個法子，一起弄了出去，單絲不成線，獨木不成林。那一個就易辦了。」鄂爾泰道：「奴才想起來了。眼前有個好差使，就派了他去。」世宗道：「眼前的差使，那一宗呢？」鄂爾泰道：「外蒙古的哲布尊單巴胡士克圖，來京朝賀，不是在這幾天裏，就要陛辭了麼？」世宗道：「不錯。哲布尊單巴此番一

片虔心。親自來京朝賀。遠貢了幾尊大歡喜佛像。朕因他老遠來誠心。不使辜負。已傳旨把舊邸改爲雍和宮。專供奉大歡喜佛。就把園子改爲夏月避暑之所。都叫匠役在那裏動工了。過一日完工之後。帶你們同去瞻仰。就乘便逛逛園子。鄂爾泰道。哲佈尊單巴是佛爺。各盟長王爺見了他。都要行全禮。論起尊卑來。跟天子也不分什麼上下。世宗道。朕原客體相待呢。鄂爾泰道。人家老遠來了一輪。臨走就應該派一位大臣送送。也使遠放人見了。稱讚咱們一聲兒。皇上瞧這主意兒行的去行不去。世宗道。就你想派允禩去麼。鄂爾泰道。奴才是這麼想。世宗沉吟未答。張廷玉道。怕不行麼。皇太后很疼他呢。世宗道。皇太后是不相干的。何況他老人家很喜歡菩薩。也決不敢出來阻當。我怕的是他到了蒙古。萬一號召起蒙兵來。倒又是個難題目。鄂爾泰道。這倒不會的。蒙古素來懼怕咱們。而況皇上禮待活佛。萬分優渥。他們也不好意思叛呢。世宗道。這麼很好。朕明兒就降旨。廷玉道。臣回家就擬奏摺。等他們兩箇一出京。就拜上來。世宗道。光你們兩個參奏。也難就辦。究竟是親王呢。廷玉道。臣回去暗裏授意同僚們。包管有一二本參摺。總不叫皇上爲難是了。當下退去。次日世宗果然就下兩道諭旨。命允禩奉祀景陵。命允禩恭送活佛回蒙。二人只得謝恩就差。先後出京而去。二人纔一出京。張廷玉等一班大臣。聯銜奏參輔政大臣廉親王允禩。臚列大罪四十款。詞意之間。還連好多個人。固山貝子允禔。恂郡王允禴。固山貝子允禩。都牽連在裏頭。世宗故意攢眉道。朕的親弟兄。怎麼倒有這麼無知狂妄呢。這都是朕不善訓誨之故。就

不必究罷。衆臣都道。廉王等得罪社稷。皇上雖然仁慈。對着社稷。未免說不過去。懇恩把廉王等發交刑部當明治罪。以彰國法。而安社稷。世宗道。既是你們都這麼說。朕也難於專顧私情。且把他着管起來。待朕進宮。奏明皇太后再行辦理。殿上君臣們這麼議論。宮裏早得了消息。就有幾個太后的心腹太監。忙把此事。回明太后。說朝中鬧着八阿哥謀反。九阿哥十阿哥十四阿哥。通通連在裏頭。皇帝下旨拿人呢。太后聽得十四阿哥牽連在內。急得兩淚交流道。我這麼年紀了。就只這一滴親骨血。難道還要保不住麼。衆人勸道。刑部還沒有問。或者冤枉的。也說不定呢。太后哭道。你們不知允禩是個實心孩子。那裏吃得住他們這麼算計。一定是有死無活。說着又哭起先皇帝來。衆人道。這事論起來。先皇帝也有不是。既然要立十四阿哥。名正言順立了。什麼不好。偏要弄那小聰明。寫遺詔。貯放正大光明殿裏呢。現在被人家奪了去。不算。還要害掉阿哥性命。太后道。死過的人。你們也不必追怪他了。他自己也苦。死得不明白。衆人道。可不是呢。暢春園宮人都說。先皇帝病重時。皇上就進一盃人參湯。不知如何。先皇帝就崩了。皇上就登了位。太后道。不要講了。你們再提這話。我的心就要碎了。衆人道。偏有這等人。鑽天穴地的要做皇帝。像世祖皇的。做着皇帝。偏又去了做和尚去。太后道。早知他要遭禍。在京時光。就多召他進宮。幾回了。衆人忙問何故。太后道。咱們娘兒兩個。也好多會幾次面了呢。衆人聽了。盡都傷心。太后道。我就爲這魔土疑心重大。允禩回了京。不敢召他進宮。就只跟着衆阿哥。進來過一回兒。當着衆人。也不

便說甚別的話。你們想咱們娘兒兩個。可憐不可憐。衆人道。前兒皇上奏請召見十四阿哥。你老人家。怎麼又不准呢。太后道。那是他試我的心。難道我這麼年紀。還吃人家試穿不成。衆人道。我們那時聽了太后的話。原都有些疑心。十四阿哥是太后親生兒子。怎麼倒說只知皇帝是我兒子。允禩不過與衆阿哥一般。沒有甚麼分外親切之處。原來太后另有一層深意。我們不知。錯都錯疑了。太后道。別說親生。就允禩也很可憐的。吃他暗算。我疼他。我又不能作主。你們總也知道。衆人道。怎麼不知。還記得前兒皇帝叫十阿哥送活佛蒙古去。進來回太后。太后當面向他說。何必這麼用心。皇帝不理。跑了出去。太后還氣了一鎮天呢。說着。人報皇帝進宮。太后只得傳旨。召見世宗。照儀注兒見過禮。就把八阿哥謀亂一樁事詳細。奏了一遍。隨道。子臣原想迴護他。怎奈羣臣衆口一辭。都說不能輕縱。辭長理足。子臣也不能駁回。所以進來回太后。請請太后的旨。太后道。尋常百姓人家。爺死了。也都和和氣氣的。沒的帝王人家。倒成年家鬧得這麼江翻海倒。你爺爺。也都有弟兄的。何曾見這麼鬧過。兄弟們就有不是。也好教導他們。沒得靠着皇帝勢頭。一古腦兒除盡的。世宗笑道。太后教訓的何嘗不是。怎奈他們冥頑不靈。再也不能够德化。不能够理喻。子臣何嘗沒有教導過。即位之初。子臣召他們到養心殿上。就披肝露胆。哭着向他們說。我蒙皇考付託之重。傳了大位。這副擔子。可是不輕。不比前樽帝王。繼統序立。父子之間。各成其是。像禹湯那般善。桀紂那般惡。各行各的政。決不爲了桀紂。就讐議到禹湯身上的。至於我合皇考。是非得

失實爲一體。我行的政不錯。皇考付託的就不錯。我行的政錯了。皇考付託的就錯了。皇考六十多年聖德神功。真是超越千古。我又那裏敢苟且怠荒。褻掉他的令譽。我輩個心。皇考在天之靈。總也知道。咱們兄弟。都是皇考遺體。都受過皇考生成願復。數十年天高地厚的隆恩。自應仰體皇考之心。各抒忠盡。幫着我辦事。我有想不到做不及的地方。就暗裏替我想做做。或是我一時錯誤了。就暗裏規諫規諫我。同心匡弼。使我做成功一代令主。那便是咱們兄弟報答皇考。罔極鴻慈了。子臣這一番說話。當日養心殿承值的各太監。都聽見的。太后不信。可以傳來問呢。太后道。我也不必問得。俗語千朵桃花一樹生。總是白家弟兄。能够省事就省事。黠子罷。世宗道。誰又願多事。情真罪確。不能救他是真的。太后道。我不信。廷臣就會這麼執法如山。世宗道。太后不知。皇子犯法。庶民同罪呢。太后見世宗決意不肯通融。遂哭道。我也沒有別的話講。現在你做主子。自然你要怎樣就怎樣。只是允禩是個實心孩子。你把他放在陵下。已經怪可憐的了。這會子再別冤枉着。無論如何。總要懇求你保全他一條性命。他要是有什麼。我也不會活的。世宗見太后這個樣子。心上老大不高興。冷笑道。太后別這麼着了。安知不是太后慣上了他。纔這樣無父無君的。早要是不疼他。怕未必就會這麼壞呢。太后氣得兩眼直瞪。要說話。氣塞着再也說不出。世宗嘆道。可知及泉相見。鄭莊公也是不得已的舉動。說着頭也不回。踱了出去。衆人都勸太后。太后道。你們瞧瞧皇帝那麼忤逆。這種日子。叫我怎麼過呢。衆人道。從來說逆子孝孫。皇帝雖然不好。弘歷這

哥兒倒很知道好歹。萬一大位傳了他。你老人家就有福氣了。像聖祖皇帝到木蘭去秋狩。還奉了皇祖母同行呢。太后道。這種很遠的話。知道我聽的到聽不到呢。却說清世宗回到自己宮中。連接血滴子密報。知道恂郡王允禩到了陵上。就有奸民蔡懷璧。到院投書。勸他造逆。書上竟稱允禩爲皇帝。這封書巧巧被他的總兵官瞧見了。總兵官就要重辦。請他的示。允禩倒說這又不是大事。可以酌量完結。一面把書上大逆的話。盡都剪去。固山貝子允禩。纔到張家口。就託病不行。成日家焚香醮禱告文。上面累牘連篇。都寫着雍正新君字樣。世宗恨極。少不得諷示臣僚。令他們題本參奏。不多幾天。題參本子。就雪片也似的來。各有各牘列罪款。允禩大罪二十八款。允禩大罪十四款。允禩是鎮壓之罪。在不知道的人瞧了。這種本子。固道允禩等情真罪確。萬萬不容寬宥。又誰知他大半都是羅織的呢。世宗瞧了題本。故意做出一副仁慈不忍的樣子。在廷諸臣。自然再三力請。世宗纔下旨。把允禩允禩允禩拿捕審問。連四人的家屬。太監人等。一古腦兒捉將官裏去。嚴刑拷問。從來說三木之下。何求不得。自然總是承招的。諸王大臣。承着意旨。異口同聲。奏請把允禩等明正典刑。世宗且不發落。先下旨把允禩允禩削去宗籍。改允禩名爲阿其那。改允禩名爲塞思黑。據滿洲語的人講。阿其那漢語就是豬。塞思黑漢語就是狗。一字褒貶。無非把兩人比做豬狗的意思。又教把四人分別拘禁。然後召集諸王大臣。故意淚流滿面的道。阿其那塞思黑允禩允禩都是能聖皇帝的兒子。朕的親骨肉。親手足。你們都是受過聖祖皇帝及朕深恩

的人。現在所奏如此。如果情罪稍有不符。便是陷朕於不義。對着聖祖皇帝。更是獲罪不淺。衆人回奏。自然是悖逆請罪。斷斷不容寬宥。衆意愈同。懇求乾斷等一派冠冕話兒。世宗道。你們的話。何嘗不是悖逆之徒。不加懲創。人人都要膽大妄爲。效尤作亂。朝廷就沒有安逸日子過。但是情關手足。朕終有點兒不忍。待朕再降旨。詢問各省督撫提鎮。聽了他們的回奏。再定奪罷。這時候。世宗面子上做着仁慈愷惻的樣子。暗地裏却叫血滴子分往囚所。把阿其那塞思黑害悼性。命只不曾割取首級。囚所看守大臣忙着奏報。只稱二人俱伏冥誅。世宗故意做出驚訝的樣子。向衆人道。朕原想把二人禁上一年半。慢慢感化他。再不料竟會伏上冥誅的。說着嗟嘆不已。衆人道。二人罪惡滔天。伏了冥誅。也是自作自受。皇上又何必嗟嘆。世宗道。你們那裏知道朕的初志。原欲做成功十全令主報答皇考深恩。現在出了兩人的事。慙你驅勉到十分。也總減去大半了。不知咱們弟兄。前世裏有甚冤孽。弄到這個樣子。說畢連連頓足。後人有詠史詩兩絕。其一道。

阿其那與塞思黑。煎豆燃箕苦不容。元武門前雙折翼。秦陵畢竟勝唐宗。

其二道

風車龍轡擁旌旗。夾道嬪妃拜上儀。報道青鸞銜詔下。一篇慘煞豆箕詩。

却說皇太后。自那日與世宗拌嘴之後。終日不茶不飯。差不多以眼淚洗面。這日忽聞太監報稱八九兩

阿哥在囚所不知怎樣都沒了。八阿哥日間還很健旺。三餐飯都吃得好好的。臨睡時光還跟着守官員談了半日天。誰料睡下就噁了氣。九阿哥從西甯提解到保定。一路上談笑自如。解送官員跟他談起皇帝近來所辦政務。九阿哥還笑說他從來原伶俐。自應如此。誰料到了保定制台衙門裏。也就無緣無故的喪了性命。聽說都是皇帝暗裏叫人去害掉的。究竟不曾拿到憑據呢。太后道了不得。他這麼狠心辣手。我那十四阿哥。一定也要不幸了。太監道。十四阿哥倒還好好的。太后道。在他手裏。這性命兒終難保。太監道。想個法兒。救了他也好。太后道。誰不願救他。你也知道我的話。他是不肯聽的。上回不是爲了此事。和我拌上一回嘴了麼。太監道。奴婢意思。這一條路不通。咱們就另換一條路走。太后道。你叫我走那一條呢。太監見問就退出門去望了一望。看沒人纔進來悄悄道。先皇帝的和妃娘娘。皇帝跟他不干淨呢。兩個人要好得什麼似的。只要找着這條路子。託他悄悄向皇帝一說。不就完結了麼。太后道。沒人偷的禽獸。作出這種行止。還滿嘴裏皇考皇考。先皇帝知道。總也不會饒他。弟兄三十五個。誰不強過了他。偏那皇天沒眼。放他會謀算成功。和妃這妖精。也真沒廉恥。竟會順從了他。從前聖祖在時。我也諫過好多回。春秋高了。這種年輕妃嬪。少收幾個。也好保養身子。太醫也說清心寡慾。比吃人參燕窩幾百斤還益強多倍。怎奈聖祖總不肯聽。也再想不到晏了駕後。會鬧出這種醜事來。說到這裏便嘆一口氣道。從古到今。不曾有過的事。這會子都鬧出來了。也不知祖奈作下甚麼孽。竟會生出這個禽獸來。太監

道。太后倒別怪皇上。和妃娘娘模樣兒俊不過。誰見了不動心。再者也不是甚麼要緊的事。外面傳說唐烏龜。宋鼻涕。清蠟燭。又道清朝沒有乾淨人。那是風俗如此呢。太后道。他一般也有皇后妃嬪。爲甚麼這麼沒上下。太監道。年輕人都是饞嘴貓兒似的。吃着盃裏。瞧着盃外。太后倒不必管他們那種開帳。正經十四阿哥的事。咱們求他去。要是和妃一答應。保管就沒事了。太后道。我是堂堂國母呢。這種禽獸一般的人。我倒去求他。實是犯不着。再者他們都是一條籐兒上人。就求他也沒中用。我是決意不丟這個臉。要求你自己去求罷。聽太監聽了這一句話。就跪倒地。說了領旨兩個字。翻身出外去了。太后忙着喝回來。地下宮娥太監。連着接喊。欲知此人回來與否。且聽下回再講。

第八回

喜出望外福晉誕麟兒

事變非常將軍嚙玉臂

話說皇太后當下喚回那太監道。我已經苦得這個樣子。你還要替我禽獸跟前去出醜。那不是怕我死得不快。催促我麼。太監道。奴婢見太后憂傷過甚。想不出個寬慰法兒。因念十四阿哥沒什麼。太后終會好點子的。你看這幾日裏頭。總沒好好的吃一餐。還要哭泣。一身肉都瘦乾了。你老人家要有個好歹。還有誰疼十四阿哥呢。太后哭道。我自己知道不過挨日子罷了。橫豎這種日子。我也不不要過死了。干淨多呢。衆太監宮娥勸了好一回。方纔過去。從來說憂能傷人。太后有了這麼一位孝順皇帝。天天拿這些不如意事來孝順他。如何禁受得起。到這年五月裏。舊疾舉發。不多幾天。竟跟隨聖祖昇天去了。一應喪葬

典禮。自然悉照舊章。世宗當着人。少不得擗踊哭泣。做出些哀痛樣子。大事已畢。世宗就召心腹大臣計議道。阿其那塞思黑俱伏冥誅。太后也崩了駕。只是大阿哥二阿哥。一個殘暴橫肆。一個昏亂失德。雖然都已禁錮。保不住還有人想尊奉他們。幹那不規的舉動。聖祖皇帝原有過硃筆諭旨。朕若不諱。二人斷不可留。這道諭旨。還存在宗人府異頭。彼時朕因念及手足。心有不忍。所以沒有遵行。現在他們一個恃着長。一個恃着做個太子。都想不安本分。你們瞧可要諭飭宗人府查讀聖祖諭旨。不要。衆人自然順口兒都說好。世宗正欲下諭。宗人府張廷玉笑奏道。皇上此舉。在知道的果然。不說什麼。那起糊塗臣民。不說皇上遵奉遺詔。大義滅親。倒像咱們容不下人似的。依臣愚見。既然寬仁了那些日子。索性寬仁了下去。好在兩人都是禁錮了的。雖有助亂之人。一時間料難與妖作怪。世宗聽了。方纔罷手。不料一到次日。威安宮看守官就奏報廢太子允禩忽感時疾。請旨定奪。世宗立即非旨。着太醫院醫官。入威安宮診治。却故意做出關切的樣子。連派重臣前往探問。無奈病勢一天重似一天。服下湯藥。毫不見效。世宗又下恩旨。准他的兒子弘皙入內侍奉。醫官奏報。病勢危篤。又下特旨。准照親王例用。黃輿儀衛。廢太子病不到十天。究竟是死了。世宗十分痛悼。下旨追封爲和碩理密親王。特派大臣辦理喪事。又親往哭奠。封他的兒子宏皙爲郡王。從外面看來。手足之間。也可算得仁至義盡了。那宏皙雖封郡王。究竟不敢居住京師。就在京西鄭家莊。闢一所私第。住在那裏逍遙快活。做一個聖朝隱士。後人有詩嘆道。

思子無辜異漢皇。皇孫終老鄭家莊。從今正大光明殿。御管親書禁扇藏。

世宗當時果然志得意滿。心悅神怡。誰料天子的威嚴。只能禁人家身子。不能禁人家口兒。早被人泛泛洋洋。傳布了開去。不到一年。雍正皇帝謀父逼母。弑兄屠弟。遍天下沒一個人不知道。虧得世宗賦性沉毅。並不因俗論悠悠。稍改初志。這日有人回雍和宮工程完竣。請旨派員驗收。世宗隨點派了怡親王允祥。一時驗畢覆旨。奏稱工程十分堅固。世宗道。我一竟忙着。沒有去瞧過。今兒沒事。倒要逛逛去。隨叫喚鄂爾泰張廷玉來跟我一塊兒走。霎時召到二人。見世宗這麼寵幸。心下自然歡喜。世宗道。可惜年羹堯不在眼前。他是朕的患難朋友。朕在潛邸。他沒一天不到我家來。這會子改了雍和宮。他要是瞧見了。不知又怎樣的感嘆呢。廷玉道。年大將軍在西陲。軍律是嚴不過。所以所向有功。世宗道。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這班做兵的人。如何寬得一寬。就要鬧亂了。那裏還能够打仗。年羹堯這人。朕與他從小兒共事到今。他的脾氣。朕都知道。纔派他去的呢。說着早到了雍和宮。只見崇閣巍峨。層樓特起。後殿供着歡喜佛像。或是猙獰如鬼怪。或是美貌如好女。有女有男。有人有獸。却都精赤着身子。做出種種歡喜法相。後人有詩道。

黃教由來國俗崇。雍和潛邸闢離宮。須知我佛名喜歡。丈六金身色卽空。

遊畢回宮。皇后鈕祜祿氏接着。問道。爺要作好事麼。巴巴的帶了人逛廟去。一語未了。皇子宏曆進來請

安。世宗因問這早晚纔下學麼。宏歷道：下了好一會子了。世宗道：總是貪玩。下了學就進來。纔是因命。傳跟宏歷的人來問話。宏歷笑道：子臣原就要進來請安的。知道父皇在逛廟。不敢先見母后。纔晚了一步兒。父皇教訓過。子臣以後就改是了。世宗喜道：好孩子。難爲你小小年紀。就這麼知禮。皇后見世宗歡喜隨道：爺明兒閒了。也帶他逛逛去。咱們的舊府改了雍和宮。他也沒有瞧過呢。世宗道：這地方也是他逛得的。皇后忙問爲何。世宗道：你見了也會知道的。皇后知道有故。也就不言語了。這位宏歷皇子。說是皇后鈕祜祿氏所出。其實內裏有一段奇奧事故兒。後人有一首宮詞。專指宏歷的舉。其辭道：

果然富貴亦神仙。內使傳呼敝御筵。不辨呂巖與牛馬。上方新賜洗兒錢。

原來世宗在潛邸時光。折節下交。文武大小各官。沒一個不交好。彼時有一個海寧人。姓陳的。跟世宗最爲莫逆。陳姓原也是海寧大族。從前明到清朝。一竟簪纓不絕。聽說他們的祖墓。是個很好的好風水。名目叫甚麼萬福來朝。因四面環着湖水。來往船隻。揚帆行駛。宛如一萬個蝙蝠特來朝他。那坟墓一般。看這坎地的人。會許他家子孫。貴不可言。只是數十年來。究竟也不會應驗過。這一年陳家太太生了一位公子。陳老爺萬分歡喜。趕忙擇日舉行湯餅會。發帖遍邀親友。正忙亂着。忽家人飛報。雍親王來拜。陳老爺慌忙出接。迎到花廳。養茗清談。彼時親友送禮的絡繹不絕。雍親王就問府上有何喜事。陳老爺道：沒什麼事。荆人昨晚舉了一子。雍親王道：昨晚麼。甚麼時辰呢。陳老爺就說了時辰。雍親王笑道：巧極了。怎

麼有這般巧的巧事。咱們家也添了一個孩子。日子時辰都是同的。巧不巧呢。別是這兩個孩子約會了來的。陳老爺道。原來福晉也添了位皇孫。果然巧的很。將來我們那小犬靠着王爺合皇孫的福保不定有點兒造化呢。雍親王道。小王斗膽。意欲請把新孩子抱出來瞧瞧。不知見允否。陳老爺道。那就是他的福氣了。說畢親自入內。抱了出來。雍親王接過一瞧。見這孩子鼻直口方。五官甚是端正。烏溜溜兩顆眼珠子。逼着人狠是有神。笑道好個相貌。將來必是不错的。隨遞還了陳老爺。又談了一回別的事。告辭而去。臨走雍親王說小王回家告訴內子。怕內子也要來看呢。陳老爺回到房裏。太太就問那一家王爺。這麼不知忌諱。小孩子家。三都沒有洗嫩蕊兒似的。就抱出堂去。陳老爺道。這位王爺就是當今的第四皇子雍親王。我敢違他命麼。你不知雍親王福晉也生了一位皇孫。跟我們那孩子同年同月同日同時。你道巧不巧。不過我們是儒素家風。他們是天潢貴冑。就這點子不同罷了。陳太太道。有這麼的巧事。那真巧死了人。一語未了。門上報雍親王府差來四個太監。四個女人。說奉着王爺的話。要面回老爺。現在廳上等候。陳老爺道。這又是什麼事呢。說着出去。一會子進來。面上露着爲難的樣子。太太問是什麼事。陳老爺道。真真難死了人。王爺差人來。要把咱們孩子。抱家去瞧一瞧。就送來還。太太道。王爺不是已經瞧過了麼。纔誰過怎麼又要瞧了。小孩子家。又不是西洋活寶。頻瞧他怎麼。陳老爺道。方纔是王爺瞧。現在不是王爺瞧了。太太道。不是王爺瞧越發不必理他了。陳老爺道。是福晉要瞧。好不理他麼。太太道。抱去

是不行。請福晉到咱們這裏來瞧了罷。陳老爺道：你說得好輕易的話兒。福晉跟你一樣。纔產了皇孫。如何好出門呢。太太道：竟沒有法子回他麼。陳老爺道：就是這個爲難。我纔對來人說：進來與你商量。你可有法子沒有。陳太太還沒有回答。家人報稱雍府太監叫回老爺。天可不早了。要回去覆王爺命呢。陳老爺繃眉道：偏又是這麼要緊。可叫人怎樣呢。陳太太道：王爺總也要講理的沒的。人家小孩子。要抱去就抱去。不聽他。可又拿我們怎樣。陳老爺道：真是婦人家見識。一點兒不知輕重。理這個字。可也是向王爺家評得的。他們一惱。小則傾家蕩產。大則性命兒都不保。你敢逆他。我可不敢。陳太太道：那就沒有什麼商量了。抱了去。給他瞧了就完了。陳老爺道：你答應了麼。陳太太道：我要不答應。你又不容我不答應。沒的說。只好答應了。陳老爺道：光怪我也沒中用。我也叫沒奈何呢。隨命了五六個妾。當家人並三四個老媽子。等着新孩子。跟隨王府來人。一塊兒走。陳老爺親送出大門。直望的瞧不見了。纔始進內。一時跟去的家人老媽子等回來說道：奴才等陪送到二門。就不能進去。太監傳王爺的命。叫奴才哥先回來拜上老爺。請老爺盡管放心。停會子。王爺親自送哥兒回家。現在福晉還要喂乳給哥兒吃呢。陳老爺道：福晉也太要好了。放着自己孩子不喂。倒喂咱們家孩子。此時合家人。心俱惶惶不定。陳老爺更似熱鍋上螞蟻似的。從裏到外。從外到裏。一刻都沒有停留。隔不兩個多時辰。陳老爺纔想到大門口。盼望。忽見家人飛跑進來。報稱王爺府裏。派人抱送哥兒回來也。陳老爺夫婦。宛如得了鳳凰一般。陳太太叫快抱進來。

快跑進來。陳老爺早一步并成兩步奔出去接了。那太監還呈上王爺福晉的見面禮兒。什麼金壽星金顆子之類。陳老爺隨口謝了一聲。也沒暇細看。接了孩子。就進房來。那太監還說哥兒睡的正熟。老爺倒要輕一點子。小人兒家怕要嚇呢。太監去孩。子後這恰倒睡醒。陳太太抱來一瞧。見那面龐兒清秀了好些。謔道。怎麼一時間變了樣子了等到。替他換尿布兒。解開襁褓兒一瞧。不覺大驚失色道。哎。啲。咱們家孩子。被他換了去也。陳老爺怪問怎麼了。陳太太道。你來哄哄。都是你呢。陳老爺到走床前。見這孩子的小人道兒沒有了。原來男孩子早變了個女孩子。陳太太道。我不依。你替我依舊換了回來纔罷。陳老爺道。這是萬想不到。的事。事已成。事也不必說了。陳太太道。難道就此罷手不成。陳老爺道。快別嚷了。這是這孩子的福氣。咱們家的晦氣。你要嚷出去。鬧的人家都知道了。怕還有非常大禍呢。陳太太被老爺提醒。一想不錯。也就不敢言語了。陳老爺又傳齊家人老媽子等。分付道。這一件事。大家不許張揚外面。要是有人知道。我只問你們幾個人講話。衆人齊應不敢。你道這孩子是誰。就是世宗第四個皇子。皇后鈕祜祿氏所出的。弘歷的使是這件事聽說世宗。不會知道。都是鈕祜祿氏一個兒所做。暫時按下。却說世宗的心腹臣子年羹堯。自從那年拜爲撫遠大將軍之後。旗開得勝。馬到成功。把青海叛番羅卜藏丹津部落。驅殺得四分五裂。捷報到京。世宗下詔。封年羹堯爲一等公。岳鍾琪爲三等公。隨飭岳鍾琪搜勦餘黨。年羹堯仍回陝甘總督本任。這時光。年公爺功高望重。威震中外。遙主朝政。手掌兵權。富貴威嚴。真可

算得。一時無兩。年公爺任上請有一位西席先生。姓王表字涵春。本地人氏。年公爺家法森嚴。待遇家人僕隸。往往軍法從事。一日公爺與涵春同桌吃飯。涵春無意間飯裏頭挑出了兩顆穀粒。年公爺就查問誰淘的米。家人照實回稟是某某。年公爺起身入內。霎時間一個家人捧進一個盤來。盤裏頭盛着個血淋淋的人頭。又一天。涵春要洗手。叫館僮拿水來。館僮捧盆不謹。潑濕了涵春衣服。偏偏被公爺瞧見。立喝人把館僮的雙手斫掉。因此涵春對着公爺。很有點兒忌憚。平日沒事。很不願與他見面。也曾辭過幾回館。怎奈公爺執意不許。這日又聽得公爺請王命斬掉一個幕友。爲的是那幕友不曾得公爺允許。私瞧了一封機密要信。涵春愈益驚怕。面見公爺。力求辭館。年公爺笑道。何必如此要緊。終不然我屈留了先生一輩子。小兒輩正賴春風薰沐呢。涵春道。不然。晚生也很願盡點子棉力。實因大將軍秋怒春喜。風雷莫測。晚生是山野鄙夫。沒有見慣。未免有點不寒耐栗。公老笑道。羹堯雖然粗鄙。終不會無端開罪先生。儘放心。且侍兒輩稍有進益。自當備車奉餞。涵春無奈。只得留下。從此把辭館之念。丟向九霄雲外。過了兩月有餘。忽館僮報稱。今日大將軍傳諭廚房。叫備全席精菜。不知又要請那個上客呢。涵春聽了。並不在意。到上燈時光。忽報大將軍到。只見年公爺滿面春風的進來。笑向涵春道。今兒備幾肴粗菜。與先生共飯。明日就送先生行也。涵春自就館以來。從不曾見公有過這麼的笑容。隨答大將軍又何必這麼費事。公爺道。也不費什麼事。不過談談罷了。說着已到花廳。見紫檀桌上象箸銀杯都已陳設定當。公爺

請涵春上坐。自己主位相陪。承值家人雁翅般站立兩旁。斟酒上菜。一點兒聲息沒有。嚴肅整齊。宛似行軍臨敵。公爺詞鋒。原是很健的。喝了幾杯酒。就談吐風生起來。不過談的都是春秋戰國故事。後半句話涉到時務上頭。酒至半酣。忽命老蒼頭引少公子進來。與涵春敬酒。涵春起過接杯。公爺笑道。先生儘坐着。小人兒家敬杯酒算什麼。先生教誨了他。這多年。日後倘有寸進。都是先生成全他的呢。說罷就喝公子過來。將起他衣袖兒執住。臂膊只一口。早咬下了血淋淋一塊肉。少公子痛得迸住氣。一聲兒都不敢哼。公爺押手道進去罷。蒼頭就引着公子退去了。涵春驚得目定口呆。哄公爺時。談笑風生。依舊沒事人一般。忙問少君忤逆了大將軍麼。公爺忙道。今夕只可談風月。這件事請不必問。日後自會知曉。涵春愈益驚疑。席散歸寢。一夜何曾合眼。次日起身。館僮稟稱車馬都已齊備。桌上白銀百兩。是公爺送與師爺的程儀。涵春道。我還得公爺前去辭辭行。一語未了。昨晚那老蒼頭引着少公子進來。一見涵春。少公子就請安道。家嚴因政務牽絆。不能恭送。叫學生致意師傅。就叫學生代送出城。涵春忙說不敢。又道我正要尊翁跟前。去告辭一聲兒。你來的巧。就陪我去罷。少公子道。師傅不必了。家嚴未有事呢。去了怕也未必見。停會子待學生轉稟家嚴是了。老蒼頭也說。果然公爺正在辦公事。還分付我們叫陪着哥兒送師爺出城呢。涵春道。這麼恭敬。不如從命。我就不去了。只是你們也不必送。有他們陪着。已經很妥當了呢。少公子如何肯依。當下行李收拾定當。上車的上車。裝擔的裝擔。王涵春騎上馬。少公子老蒼頭也都騎

上了馬，直送出城十里方纔分別。王涵春歸心如箭，巴不得一步跨到家門。催馬急行，途中風景，也沒暇賞覽。走了三五天，方纔趕到。却又大吃一驚。原來涵春家屋舍，原本是華門圭竇，簡陋得要不得。這會子，却見巍巍甲第，高徹雲霄。獸戶朱門，備極宏敞。門前還列坐着幾個鮮衣華服的健僕。涵春疑是趕錯了路。正欲詢問，早見那幾個健僕都前來，替自己解裝。爭着叩頭兒稱老爺。涵春愕然，纔跨進門。又見自己的妻子，滿頭珠翠，遍體綾羅，帶了一大羣小了頭子老媽子。一陣香風的迎出來。向涵春道：「你今兒纔回來麼？可不把我們的眼珠子望穿了呢。」涵春見了這富貴繁華的排場，聽了這溫柔綺妮的言語，真有點自己不信自己起來。不覺失聲道：「我今兒不是在夢裏麼？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回

一陣風引起十年話

新總兵斷送故將軍

話說王涵春回到家中。江山依舊，景物全非。不覺疑是夢境。他妻子道：「自從你去之後，就有人來替我們改造房屋，置備田產。又撥了許多老媽子小丫頭子家人來，給我使喚。又月月送銀子來，送衣服來。我初時也舍不得使，舍不得穿。後來見月月送來，積得多了，白攔着可惜。也就畧使使穿穿了。」涵春道：「誰跟我們這樣要好，可曾問過他？」妻子道：「怎麼沒有問。是一位甚麼年大將軍，說是你的東家呢。」涵春道：「年大將軍，真也奇怪。這樣的厚待，當了面，從不曾提起過半個字。他妻子道：『或是大將軍知道你廉潔，說明了，怕要推辭。故意這麼秘。』也是有的。」涵春道：「你沒有知道呢。」大將軍威福很是不測的。隨把當筵臂肘件

事。向妻子說了。他妻子也很奇詫。涵春道。就了三年驚唬。也有這麼一日。倒也是萬想不到的。他妻子道。你說大將軍威福不測。是禍是福。還不定呢。涵春道。別管他是禍是福。咱們眼前且樂一會子。當下夫妻兩口子。久別乍逢。親密恩愛。自然不庸細表。那些親戚故舊。聞道涵春得意回家。忙都前來探問。香來紛至。倒也十分熱鬧。這一夜是涵春回家的第三天。夜色蒼茫。天已一鼓。忽然門外大聲喧鬧。涵春夫婦。從夢裏頭驚醒。涵春就了件披衣服。開出門去瞧看。纔跨出房門。就見兩個家人飛步進報。說外面來了兩個化子。一男一女。一老一小。硬要闖進來。我們阻擋不住。那男化子滿頭白髮。滿臉白鬚。瞧去已有六七十年紀。女化子。只十二三歲的子姐兒呢。涵春道。半夜三更。怎麼還有化子。家人道。平日原是沒有的。今兒這化子異樣的古怪。敲門打戶的。叫開了門。還指名要見老爺。他說與老爺是很要好的朋友。涵春道。我生平從不曾有過做化子的朋友。一語未了。又有家人入報。兩個化子。已經趕進書房。聲音老爺不出去。他們就要到裏頭來也。涵春不及扣鈕兒。走到書房。就燈光下瞧時。兩個化子都很面善。只是想不起來。那老化子。見了涵春。並不言語。只一把拖住小女化子。搶起他衣袖。露出嫩藕般一彎玉臂。直送到面前。給涵春_附。只見雲膚上邊。一塊紅玉似的癢癢痕。宛然不覺失聲道。喇咬你。不就是年公子麼。怎麼這個樣子。老化子慌忙搔手道。師爺輕聲。防機關泄漏呢。涵春會意。就叫家人退去。親手閉上了門。悄問道。大將軍沒有事麼。這人道。現在還沒有事。只是消息不很好。從來說伴君如伴虎。何況當今是世界上最

第一個多心人。見大將軍功高望重。面子上雖還好。暗裏頭却十分却忌。大將軍寒心的很。因師爺爲人誠實可靠。纔變個法子。密叫老奴伴送哥兒這裏來。還懇師爺可憐大將軍。把我們哥兒當做自己兒子一般看待。就感戴不盡大恩了。將來要是沒事。大將軍果然重重答報。萬一有甚不測。我們哥兒也總會忘記的。說着主僕兩個一齊跪倒地來。涵春還禮不迭道。老管家年公子。快都起來。我王某受過大將軍厚恩。這是分內之事。要是不盡心保護。天也不容我呢。從此年公子與老蒼頭就留在王涵春家裏。涵春待到公子慈愛疼顧。果然與自己兒子一個樣子。一夕天靜雲開。月明如水。涵春在書房裏對月飲酒。却叫年公子旁坐作文課。老蒼頭垂手侍立。忽然一陣風吹滅桌上燈火。連作文課的那張紙。都吹出戶去。老蒼頭唬得跌下地去。戰栗道。血滴子。血滴子。涵春點上燈燭。叫年公子拾起了紙。回瞧老蒼頭時。只見他面無人色。身子兀自瑟瑟。抖一個不定。涵春道。你爲甚這個樣子。老蒼頭抖道。血滴子怕的很。涵春一面扶他。一面問道。甚麼血滴子。我不懂呢。老蒼頭定了一回神纔道。師爺別怪。我是驚弓之鳥。唬怕了的。涵春道。一陣風也平常的緊。有甚怕的。老蒼頭道。這一陣風與一張紙。老奴那年經着過險些送掉性命。師爺也曾聽人家講過血滴子麼。涵春道。甚麼血滴子。倒不會聽過。老蒼頭道。咱們大將軍。與當今名爲君臣。其實是結義兄弟。涵春道。奇怪極了。倒沒有聽見過。老蒼頭道。別說師爺。就我們太老爺。也不會曉得這件事。除了老奴知道的。怕沒有幾人呢。老奴在大將軍家三十多年。大將軍從小兒到大的事。

別人不知。老奴却都知道。大將軍年輕時光。專喜歡結交江湖豪傑。記得那一年。跟隨大將軍出門。恰恰遇着下雪。風狂雪大。咱們兩騎馬。在羊腸山路裏奔走。四面都是層巒疊障。峭壁危崖。忽臣一聲。胡哨三十多匹馬。從樹林裏奔出來。馬上都騎着。哨長大漢。手裏都拿着兵器。老奴唬得要不得。誰知這一班人。聽見大將軍。都慌忙跳下馬。也不管雪地裏風地裏。跪下磕頭。苦苦邀留咱們上山。喝了兩天的酒。臨走還送了許多東西。從此一路所遇。鏢師劍客。水滸山豪。沒一個不與我們將軍要好。將軍發了之後。常有鮮衣怒馬的客人來衙投調。師爺你道這一班都是什麼人。涵春道。是什麼人。老蒼頭道。都是南北會黨呢。涵春道。當今與大將軍。又爲甚結義呢。老蒼頭道。當今平素放蕩的很。先皇帝很不爲然。先皇帝就是二阿哥。其次要算八阿哥九阿哥十四阿哥。當今彼時處心積慮。遍交部院大臣。叫他們替自己遊說。那時大臣中如鄂爾泰張廷玉等。都很當今的忙。但鄂張都是文臣。不很得力。當今知道大將軍是江湖裏頭魁首。緩急很是可靠。就折節下交。成生死弟兄。那時節。當今天天咱們家來。老奴也見慣了。廣額闊腮。凹深深的龍目。勾灣灣的鷹鼻。穿着黑色衣服。帽子上釘有龍眼大一顆東珠。來時總是直闖大將軍臥房。不待家人通報的。咱們大將軍究竟替當今練成一隊血滴子。涵春又問血滴子。老蒼頭便把血滴子的利害。解說了個明明白白。涵春道。當今要這血滴子來做什麼。老蒼頭道。我不是說過先皇帝不很疼當今。二阿哥八阿哥九阿哥十四阿哥。倒都豪疼愛麼。當今結交大將軍。編練血滴子。命意所

在。不過如此。記得十年前。大將軍在京供職。被時先皇帝出狩熱河。恰恰八阿哥病了。當今主張移還京師。衆阿哥倒都不說什麼。獨二阿哥不答應。先皇帝就叫當今伴着病人。八阿哥病愈之後。二阿哥究竟廢黜了。這都是大將軍與鄂爾泰張廷玉三個人。暗裏謀成功的。彼時當今有時不硬出門。就與大將軍手書商酌。這種宸翰。都落在大將軍手裏。當今登了基。因爲把柄兒落在我們家。很忌憚大將軍。大將軍也怕當今。聽讒信佞。不念前情。也密藏着不肯封還。爲此君臣之間。倒都有了心病。涵春道。從來說君疑臣必死。大將軍倒很危險呢。老蒼頭道。可不是呢。大將軍蕩平青海。班師回京。當今親自出城迎接。賜宴太和殿。恰值盛夏天氣。與宴各將士。戴着盔。穿着甲。站立在丹墀上。熱得汗流直淌。當今瞧見就下恩旨道。天氣熱得緊。衆將士暫可不必拘禮。把盔甲都卸了罷。衆將士兀立不動。宛如沒有聽得。當今連宣三遍。衆將士只是不理。當今向大將軍道。大將軍叫他們卸卸甲罷。大將軍只把頭一顧。頓時間卸甲如山。當今就問衆將士。朕的上諭。你們怎麼倒都不聽。衆將士回奏。軍營中人。只知道大將軍軍令。不曉得皇帝上諭。當今嘴裏雖然稱讚。心裏很是不舒服。怕的是跋扈不臣。其實大將軍忠得要不得。平日談論古事。說到史可法吳三桂等一班人。總笑他們不識天命。自己又如何肯反叛呢。涵春道。大將軍的軍法。也太利害了。聽說行軍時光。提督總兵被他連誅過五七個。并且都爲了極小的事情。那也未免過甚。老蒼頭道。我的師爺告訴不得你呢。別說屬員。連他自己罷幸的姨娘。平日寶貝得性命一般。也不知斬

掉了幾多呢。我們大將軍就不過殺心重一點。辦到事真是公不過。不論如何要好的人。犯了法從沒有赦免過。那幾個姑娘。都爲了替屬員說情被誅的。大將軍曾說我自己犯了法。自己也決不背輕饒自己營裏頭人。太到主帥。小到小兵。都要遵守軍法。涵春道。真可算得法重令行。威尊命賤。老蒼頭道。記得那一年。大將軍移營。恰值大雪天。推運糧車的小兵。手指上雪。積有一寸來高。兀自走着。大將軍頗有矜憐之意。隨向他們道。去指。誰料兵士都誤會了。一個個取出佩刀。把自己手背兒截掉。就這一樁。可見大將軍軍令的利害。所以大將軍的兵。戰無不勝。攻無不克。涵春道。軍法這麼嚴峻。總再沒有違令的人了。老蒼頭道。倒也不然。大將軍有一晚擁着寵姬。在營裏頭做詩喝酒。得意非常。忽聞角聲鳴。聲音兒很是悲壯。大將軍笑向寵姬道。吹角的是誰。寵姬回不知。大將軍道。也是朝廷一品大員呢。因自誇道。某一書生。能使提督軍門吹角守夜。念書人裏頭。也總算得可以了。寵姬笑道。老爺休誇口。怕軍門這會子。也正與心上人樂呢。那裏還有工夫吹角。大將軍道。我的軍令。誰敢不遵。隨取令箭。叫把吹角的喊來。果然不是軍門。是一個參將。立刻下令。把提督參將斬決示衆。涵春道。大將軍辦事認真。懷怨的人。總也不少。何不急流勇退。做一個騎驢湖上。嘯傲烟霞的韓世忠。怕倒能够平安。過下半世呢。老蒼頭道。老奴也曾勸過。怎奈大將軍不肯聽從。想起去年衙門裏。那樁非常怪異事情。真是怕的很。涵春道。又是甚麼事。老蒼頭道。大將軍有一個髻。雙龍拜盒。畏頭所藏。都是當今的手諭宸翰。這拜盒安放在何處。我們都不知

道都是大將軍親自經手的。一旦廷寄到來，忽命把御筆一切諭旨，封固進呈。大將軍遵旨封進，不料批本回來，大受申斥。這夜大將軍書房裏失了竊，別的都不少，就不見了那個繫金雙龍拜盒，並一口將軍常佩的寶劍。窗門緊閉，椽瓦不動，也不知這賊子從那裏進來的。闔署皇然忙亂着要查檢。大將軍不許道：不必鬧。一張揚，致使外邊人都知道。這兩件東西，衙門裏人決不會偷的。偷了去也沒用。涵春道：這賊子胆真不小，敢到大將軍衙門裏來偷東西。老蒼頭道：我的師爺，那裏是賊子，這偷東西的，怕就是來空去杳的血滴子呢。涵春道：住了血滴子，不是都屬大將軍統轄的麼？怎麼又偷起大將軍東西來。老蒼頭道：血滴子頭先原是大將軍統轄的。大將軍出了差，當今就自己統轄了。後來君臣之間，有了猜忌，當今就反派血滴子來偵察大將軍動靜。其實這一個拜盒裏頭，已經沒有什麼了。所有殊論，都已回封進呈。大將軍經過這回變故，知道早晚一定更有不測事情生發，遂令心腹將弁，密密防備。衙署四週，戎裝健兒，梭巡往返，徹夜不絕。一夕大將軍秉燭獨酌，執着筆自擬一張奏稿，停杯沉思，斟酌字句。看來是狠費心思的。彼時侍立在旁的，只有我與一個戈什哈。這戈什哈，也是大將軍的心腹。我們兩人，見大將軍面帶愁容，唬得都不敢動。靜聽牆外梆鈴傳呼之聲，往來不絕。轅門鼓吹亭，傳點恰報三更。我與戈什哈，眼注着大將軍。大將軍眼注着恭稿，忽聞背後一聲怪嘯，繞一回頭，就見戈什哈屍橫地下。腦袋兒已經失掉。風起燭滅，將軍的奏稿，也被怪風攝去。大將軍大呼有賊，親兵家將風奔雨集，四面搜拿。鬧到大天白

亮。那裏有一點影蹤。涵春道。血滴子殺掉戈什哈。究竟爲點子什麼。我真懂不出。老蒼頭道。那無非是殺雞唬猴子。驚唬大將軍的意思。當今叫大將軍封遠的。原是暫邸時光往來手翰。都是極機密極重要東西。大將軍却只把尋常硃批固封進呈。當今所以不容應呢。涵春道。大將軍聰明人。怎麼這般的執拗。老蒼頭嘆道。要是真有不測。和尚的話就准了。老涵春。甚麼和尚的話。道蒼頭道。從前有一個相面和尙。相我們大將軍。說是出世與衆人不同。福命與衆人不同。受福也與衆人不同。前兩句都已應了。現在這個樣子。怕後一句也要應呢。涵春道。福命不同。也還罷了。出世總與衆人一樣的。怎麼會不同呢。老蒼頭道。師爺沒有知道。我們將軍。生下來果然就有點子異兆。我們老太太。年輕時光。利害異常。把我們太老爺管束得伏伏貼貼。因此太老爺。官雖做到鎮台。從不曾納過一房姬妾。這一年。老太太娘家有事。回去了。一個多月。太老爺趁這當兒。就與房裏丫頭。偷上了手。老太太回來。倒也不會看出。誰料一度春風。珠胎暗結。這丫頭已懷了身孕。肚子一天一天膨漲起來。起初還推是病。後來老太太見他言談飲食。不像病人模樣。喝令家法處治。丫頭唬得照直陳供。老太太怒極。就命吊起了。鞭打一百藤條。發出去配人。誰料這丫頭受了鞭打之後。當夜就產下一個孩子。啼聲兒很是響亮。老太太不許留養。立命抱去活埋掉。彼時老奴的哥哥。在府裏管門。就把這孩子。抱向後園去。在豬圈這。誰料圈裏頭母猪。竟會喂乳。給孩子吃。老奴的哥哥。知道此孩來歷不小。遂偷偷抱回家。僱了個奶媽子養着。師爺你道這孩子是誰。就是現在

赫赫有名的陝甘總督撫遠大將軍。涵春道：那真與春秋時令尹子文一個樣子了。老蒼頭道：大將軍六七歲時，還跟着我哥哥住在門房裏呢。這一年來了個相面和尙。大老爺叫他相。他說：大老爺是大封翁。只不過差人主一級。大老爺抱出二老爺和尙道：也是朝廷一品官。然而不足當此。大老爺道：我祇有此子。別無他兒。和尙別是看錯了麼。和尙道：繞在門房瞧見一個孩子。好個相貌。將來定然位極人臣。三十歲就要執掌大權。貴在諸侯王之上。難道不是公子麼。大老爺就傳我哥哥帶進大將軍來。和尙指爲道：此孩相貌奇貴。倒不是公子。這却奇怪了。大老爺詢問我哥哥。我哥哥只得照直回稟。大將軍父子纔得完聚。大將軍資質聰明的很。只是太會淘氣。連打走五七個師傅。究竟請着了個名師。教成文武全才。十八歲上就點了翰林。二老爺雖是老太太所養。比了大將軍十分中一分還不到。這纔叫鳳凰出在老鴉窩呢。涵春道：原來有這麼一段事故。我如何會知道。希堯倒是正出。大將軍倒不是正出。只是大將軍的生母怎樣了。老蒼頭道：配了人那裏還有查考。不知在河北。還是在山南。大軍大發了之後。也曾尋訪過。大海撈針似的。白鬧一回罷了。說着風吹庭樹。颯颯有聲。月影西移。時已夜半。回瞧年公子。已伏在桌兒上打睡兒了。老蒼頭道：哎。咱們要緊講話。哥兒已經睡熟了。涵春道：果然天已不早。我們各自回房罷。當下無話。年公子在涵春家耽擱了一年有餘。年大將軍就壞了事。犯的款子。是貪酷狂肆。胸懷不軌。幾欲叛逆。九十二條大罪。經六部九卿都察院各道御史聯名參奏。世宗大怒。下旨拿

問一夜之間。連降十八級。充發邊遠省分。罰看城門。總算皇恩浩蕩。念及微勞。貸其一死。無如這位年將軍。江山易改。本性難移。職位雖卑。強項依舊。他老人家在城門上。每到閉城下鎖之後。恁你王孫公子。萬叫不聞。論到守法奉公。果然無私鐵面。然而懷怨的人。復不少。這一年有一個新總兵。原是年將軍舊部。因事進城。見了年將軍。依舊照着屬員儀注。叩頭參謁。他老人家也坦受不辭。却被怨家執着把柄。又很很的參了一本。世宗原怕他死灰復燃。見了參摺。立上下諭。賜令自盡。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倪庶常奉旨賣字

張茂才人俠投書

話說撫遠大將軍羹堯被誅之後。冤死烹狗。烏盡藏弓。在廷諸臣。未免都有點兒危懼。世宗知道衆人懼怕。愈益風雷不測。喜怒無時的行起來。有時一道密旨。把千百埋外的封疆大吏。忽地無端賜死。有時遣派血滴子。把監司大員的腦袋無端取了來。有時忽把州縣微員。山林廢吏。特旨召京問話。賞罰任意。陟黜隨心。弄得世親懿戚。滿漢文武。對着皇帝。宛如閻羅老子似的怕。今兒不知明兒。明兒不知後兒。人人救過未遑。個個性命莫保。官場如此。百姓可知。草木皆兵。談虎色變。謠言遽起。萬衆訛傳。有一年福建地方。忽起一種謠言。說當今因爲欽天監啓奏。紫微星落在福建地方。特派欽差赴閩。凡是三歲以上九歲以下男孩子。都要搜來撲死。害得這一方百姓。流離轉徙。男哭女號。都逃向別處去。天下之大。謠詠之多。諸如此種。言難盡述。却說鄂爾泰此時已經外放了浙江撫台。一日正在簽押房披閱公事。忽巡捕官

入報。外面來了一個翰林。自稱從北京下來。有很要緊的事。要老爺親自接他。鄂爾泰聽了詫異。隨問有名片沒有。巡捕官道。沐恩也問他要過。他笑回不須名片。見了老爺。自會明白。鄂爾泰疑惑道。這是誰呢。這麼突如其來。却又不肯通名道姓。隨命請見。巡捕官應着出去。一會子又進來道。那人不肯進來。定要老爺開中門出迎呢。鄂爾泰心裏一動。暗忖莫非是當今微行麼。於是忙忙穿戴公服。開中門出接。誰料見面之後。並不認識。鄂爾泰愈益疑惑。隨問足下何人。來此何事。那人道。咱們裏頭去談。鄂爾泰只得陪那人到花廳坐定。那人就怕向鄂爾泰道。兄弟奉有密旨。交付與公。不然。再不敢勞動台駕出接的。說着就在身邊取出密旨。雙手奉與鄂爾泰。鄂爾泰接來一瞧。見黃封硃字。鈐有宸翰之寶。不覺大驚失色道。哎。喲。我有何罪呢。那人也驚道。又是什麼。鄂爾泰道。聽到疆臣有罪。聖上總特派專使。密旨賜。死現在先生命遠來。兄弟怎麼不要寒心。那人道。怕不見得禍事呢。聖上發這密旨時光。並沒有惱怒的神氣。鄂爾泰聽說。拆開封套。只見上寫着翰林院庶吉士倪修。字學未精。着交鄂爾泰發往溥金門賣字三年。再來供職。欽此。鄂爾泰瞧罷密諭。頓時悟會過來。遂問那人道。貴姓可是倪。那人回道。是。鄂爾泰又問大名。那人回問。賤名是個修字。鄂爾泰道。貴衙門定是翰林院了。倪修道。吾公如何知道。鄂爾泰笑道。有旨請先生溥金門賣字三年呢。說着就把密旨給他瞧看。倪修大驚失色。原來這倪修字敬齋。浙江人氏。未第時光。曾在杭州溥金門賣字。清世宗微行到杭。見他所寫的字。銀鈎鐵畫。很有筆力。十分欣賞。遂叫他

寫對聯一幅。倪修甚時並不識是世宗，信筆揮來，着成七言聯，語道：

秋英彭澤先生賦

春水滄浪孺子歌

世宗見他秋字的禾旁寫在右邊，火字倒寫在左邊，隨道：「這個秋字，怕錯了麼？」倪修道：「古體是這麼樣的，因條舉名帖，廣引的徵，異常淵博。」世宗道：「你老人家既然這麼博學，爲甚不去幹功名，却在這裏賣字？」倪修見問，嘆了一口氣道：「論到時尚之學，自問也可去充數掛名，只是一貧如洗，萬里神京，如何去得？」世宗道：「有志觀光，何必舍近求遠？本省也狠好呢。」倪修笑道：「去年秋闈已經徼倖，世宗道：「原來是一位孝廉公，失敬了。」隨取出四五笏馬蹄金道：「我這一輪生意，總算賺了幾個錢，就助給先生充一個盤費，就總够了。」倪修喜出望外，謝了又謝。世宗笑道：「現在也不必謝，高發之後，能够不忘記我就好了。」倪修道：「那是晚生斷不敢忘的。」隨問姓名。世宗道：「日後總會知道。」眼前且不必問。倪修無奈，只得拜別上京。這年恰有會試，春闈文字十分得意，高高的中了進士。他那書法，原狠可以的。殿試取了二甲，賜進士出身，授職翰林院庶吉士，賣字書生。頃刻間變成玉堂貴客。這都是康熙末年的話。世宗登位之後，忙亂着朝章國政，倒也不記得他了。這一年大考翰詹，偏是考連好，高高的取了第三名，照例轉升，開單請旨。世宗召見倪修名字，想起前年那椿故事，指名兒召見。倪修見了，駕，世宗笑道：「你的本領果然不壞，竟被你爬到翰林了。從今移湧金門地方，再不必去賣字了。」倪修叩頭道：「微臣該死。彼時有眼不識，放肆異常。」世宗道：「這又何妨？」

朕與你也可算得貧賤之交了。你那年那個秋字，講得很有道理。朕今兒也有個字，寫給你瞧。說着隨取筆寫了一個字。倪修接到手中，見御筆寫的是一個味字。學生平所讀諸書，從未見過這麼一個字。碰頭道：聖學高深，微臣識淺。此字委實不認得。世宗笑道：此字如何不識？就是和氣的和字。倪修道：和字如此寫法，臣實未見。世宗道：我也無非學着你。你把秋字的禾旁，調了右邊，我也把和字的禾旁，調了右邊一般的搬了一搬家。怎麼你自己寫的秋字就認識，我寫的味道就不認識呢？倪修碰頭道：皇上天語，使微臣茅塞頓開。只是微臣書讀得少，和字寫作味字，委實沒有見過。怕是譌體。世宗聽言大笑。此日就給了他一道密旨，派他到浙江撫台衙門投遞。當下鄂爾泰把密旨給倪修瞧了。倪修驚得目瞪口呆。鄂爾泰道：本來當今的行事，都是天外飛來的。尋常人萬萬料不到猜不透。然而先生在京裏，總有了甚麼不是，纔受這風流小刑罰。倪修想起前事，隨一五一十告知鄂爾泰。鄂爾泰笑道：先生原也太固執。書讀的少，不妨查一查字典。怎麼當着面，就說當今寫譌體，虧得當今天一般的度量。不然先生怕就要不得了。倪修無語。次日就到湧金門設攤賣字，懸起招牌兒。大書特書道：奉旨賣字，名目新奇。頓時興動一杭州的人，督來觀看。又是翰林先生，又是奉旨的事情，請教的人絡繹不絕。所入酒筆，大有可觀。倒比在京當窮翰林好起了十倍。晚上就攔在撫署，與鄂爾泰詩酒唱和，也很逍遙自在。一日倪修賣字回署，見鄂爾泰滿面愁容，問起纔知世宗又新誅了幾個大臣。鄂爾泰偕阿爾松阿，都是國家勳戚。隆科多蘇努，也是

滿洲世僕。鄂阿兩人。是明正典刑的。降蘇兩人。是暗伏冥誅的。鄂爾泰怕禍及自身。所以憂懼。倪修勸慰了一番。鄂爾泰心終未釋。這夜二鼓。忽地廷寄到來。廣西巡撫着鄂爾泰調補。卽日走馬到任。不必來京請訓。欽此。接過上諭。不敢怠慢。立把浙江巡撫印信。交與藩司護理。收拾行裝。帶領家眷。按站長行。望向廣西進發。一路所經。自有地方州縣。辦差供應。無庸贅述。這日纔到湘江地界。忽有欽使飛馬趕來。奉出密旨一封。鄂爾泰接過。就要啓封。欽差道。上皇有旨。叫到任之後。纔可拆看。鄂爾泰麼法。只得遵旨而行。心裏終未免有點子惴惴。一到任。別的事都沒暇管。先背着人。把密旨啓封一瞧。只見寥寥數語。寫着道。廣西大盜王介橫行。桂粵累旨緝拿。屢被漏網。限鄂爾泰到任三日內。務銀捕獲解京。不得有誤。欽此。這一個難題目。把鄂爾泰幾乎急成了瘋病。虧了幕府中有一位足智多謀的幕友。替他畫出一條奇策。把王介捕了來。總算不會誤了欽限。立派幹員。解往北京。世宗大喜。傳旨嘉獎。並賜給碧螺春茶葉二斤。鄂爾泰謝過恩。便將御賜珍品。分一半給那幕友。那幕友見這茶葉氣味清醇。幽香沁鼻。覺與市門凡品。大不相同。贊道。洞庭碧螺。果然名不虛傳。鄂爾泰笑道。老夫子知道麼。此茶的嘉名。還是聖祖皇帝御賜的呢。幕友道。倒不曾聽見過。鄂爾泰道。洞庭東山有一個碧螺峯。這茶葉就出在碧螺峯石壁下。幕友道。怪道叫碧螺春。原來有這麼一個山峯兒。鄂爾泰道。這野生茶葉。土人本也不很重視。每年穀雨前後。提着竹筐採點子回家。供一一家子一年的飲品。聖祖皇帝卽位之後。那一年忽然茂盛起來。幕友道。必是聖祖

德化感了地。靈纔會這麼茂。盛鄂爾泰點頭。道：「想來總是這個道理。隨道彼時土人照例攜筐上山。誰料採下的茶葉。筐子裏竟存貯不下。要棄掉可惜。要回了家再來。路又遙遠。有幾個有急智的。就想出一個奇妙法子。解開衣服。把茶葉都藏在胸前。衆人都學着他。收拾完畢。提筐下山。茶葉得着人身熱氣。香氣透發出來。刺鼻沁腦。衆人都不禁道：「嚇殺人香。嚇老人香。慕友道。香怎會嚇殺人呢？」鄂爾泰道：「嚇殺人三個字。原是彼處地方一句方言。是事出意外的意思。於是遂把此茶。定名嚇殺人香。以後採茶。使都不用竹筐。都藏在懷中了。那時有一個姓朱的製法最精。色香味三者。能够永久不變。因此嚇殺人香茶葉。在市上總要值到三兩多錢子一斤呢。聖祖皇帝南巡。地方人士。獻上此茶。聖祖嫌他名兒不雅。纔改賜今名的。現在定了賞額。地方大吏。每年總要採辦進貢。市間如何還有真物。慕友道。原來有這麼一段事故。聽說那年聖祖南巡。在洞庭山地方。遇過一回刺。這刺客本領非常利害。然而當代。聖人自有百神呵護。究竟何曾有濟這件事。確麼？」鄂爾泰道：「怎麼沒有。那年我也在隨。扈險些傷了性命。這會子雖然事過境遷。一提着心還寒呢。」幕友道：「怎樣利害的事。能令撫軍嚇到如此田地？」鄂爾泰道：「記得那日。我與明珠倫岱。侍着聖祖。賞覽湖中風景。聖祖還指示我們。太湖七十二峯。就只東西兩洞庭。景緻最勝。我與明珠要緊與聖祖談笑。倒也沒有覺着。忽聽鄂倫岱怪叫起來。回頭急視。只見湖面上。一隻小船。箭一般向御舟駛來。船上坐有一人。手執雙刀。脚划雙槳。聖祖也瞧見了。忙囑侍衛們放箭。百弩齊發。箭便似飛蝗般。

射去。那人舞動雙刀。一枝枝都被他撥向水中。隨流而去。衆侍衛慌了。忙丟下弓箭。拿起長兵器攔護。小船已經追到御舟。幕友道。竟被他追到御舟。險極了。險極了。鄂爾泰道。小船與御舟高低差有七八尺。衆侍衛劍戟如林。訪護得何等嚴密。那人竟然視同無物。一躍就上了御舟。挾着飛風似的快刀。直奔聖祖。幕友急問。哎。啣着了沒有。鄂爾泰道。明珠急得忙。把聖祖面前供的一株二尺高的珊瑚樹。擡起就打。那人用刀一檔。珊瑚樹跌的粉碎。聖祖走的快。不會削着。刀鋒兒從我頭頂上掠過。頂子翎管通通粉碎。險些削着腦袋兒。我就嚇倒在地。幕友道。險的要不得。虧是撫軍洪福如天。要不換了別一個。早壞了事。了。鄂爾泰道。那人一心要刺聖祖。冷不防背後兩個侍衛。用斬馬刀盡力斫來。砍擒了脚骨。頓時被擒。聖祖親自審問。根究主使。那人笑道。甚麼主使。天下也有替人家辦事。有這麼盡心的。這是我一個兒做的事。既然被你們擒住。治死我就完了。聖祖問他。有何仇恨。幹此不端。那人笑道。沒有仇。沒有恩。不過想做皇帝罷。問他姓名。也不肯說。幕友道。這萬惡叛賊。自然總明正典刑的了。鄂爾泰道。論理自應千刀萬剮。磨骨揚灰。你不知道聖祖皇帝的仁慈。真是亘古罕有的。倒愛其英雄。恩赦不殺。幕友道。造化了他。鄂爾泰道。這逆賊自知罪大惡極。倒反投湖自盡了呢。幕友道。這又爲什麼呢。鄂爾泰道。無非是叛逆的念頭。他說身子殘廢。再要行刺。定然不會成功。要是活着。又不願做大清百姓。幕友嘆道。怎麼也有這種鴉鵂性成的人。賓主兩個談了一回。也就散了。自此鄂爾泰就在廣西做官。一言表過。却說清世宗即位。到今

纔祇七八個年頭內，誅管蔡，外戮韓彭，聖德神功已經稱述不盡。清朝體制罪人，妻孥相例是沒入掖庭的。廢太子允礽，雖蒙恩旨追封和碩理密親王，究竟是先帝罪人。過於寬縱，未免對不暎先帝。世宗於是衡情酌理，把理邸妃嬪年輕貌美的挑選了幾個，收入宮中，供備使令。這原是極平淡極尋常事情。偏那些無知百姓，少見多怪，當作奇聞異事，都泛泛洋洋的傳說。這一傳就傳到湖南一位迂夫子，耳朵裏竟引起一件非常大案子。不知害了幾多人，破了幾多家。正是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此人姓曾名靜，湖南郴州永興縣人氏。行爲固執，賦性迂拘，平素中了書毒，常想乘時奮起，幹一番尊攘大事業。這日聽到世宗收了廢太子，妃嬪勃然道：這禽獸夷狄，我可再不能耐他了。遂與心腹門人張熙商議起事之策。張熙道：這件事，光我們幾個人，怕不能夠麼？現在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我們手無寸柄，別說不能起手，就起了手，怕也不會成功。曾靜道：怕什麼？現有先聖所著的春秋，那裏頭的微言大義，只消一闡發，人心就被激動了。多助之至，天下順之。有天下的人幫助我，還怕什麼？張熙道：人心陷溺已深，光靠着口舌，怕有點兒不妥麼？曾靜沉吟半響，忽然拍案道：我想起一個人來了。非他不辦，非他不辦。張熙忙問何人，曾靜道：此人是大宋岳武穆王後裔，現爲總督，手掌兵權，你看好不好？張熙道：師傅提的，想來就是陝甘總督岳鍾琪了。果然是個好男子。只是他既然仕了清朝，怕不見得就肯幫我們麼？曾靜道：這倒不然。雍正很疑忌，他自己也很危懼。聽說前年雍正爲岳鍾琪權柄太重，連下上諭，要削奪他的兵權，殺戮他的性命。

岳鍾琪得着風聲。唬得不敢進京。雍正見他不來。疑得愈加利害。後來想起岳鍾琪是朝中大臣。朱軾保舉的人。隨派朱軾親到陝西召他。岳鍾琪不得已。只好與朱軾一同進京。陛見。這日向雍正道。皇上用人莫疑。疑人莫用。雍正見他親身來了。疑已稍釋。隨道沒有的話。朕因想念你。纔召你呢。你在那裏辦事很好。朕心上很喜歡。你耽擱幾天。仍舊回陝西去罷。岳鍾琪碰頭道。皇上天恩。臣可不敢奉詔。雍正問他何故。岳鍾琪道。臣在陝西。皇上忽然召臣。這會子忽又叫臣回任。臣知道皇上召臣。必有人說了臣壞話。叫臣回任。必有又人說了臣好話。皇上耳朵兒太軟。心兒太活。臣實有點兒怕呢。雍正道。你儘管去。朕從此不信人家的話是了。岳鍾琪道。總要有人保臣。臣纔敢去。雍正就問朱軾。朱軾不敢保。又問六部九卿。六部九卿都不敢保。雍正道。他們不肯保。我來保你。你儘去。有了什麼。惟我是問是了。岳鍾琪只得謝恩出京。纔過得四日。就有大臣參了一本。說岳鍾琪與朱軾陰結黨援。奸謀叵測。皇上屢此欽召。岳鍾琪屢次逆命。其目無君上可知。朱軾一去。就翩然就道。兩人結爲心腹。又可知今日回歸陝西。朱軾是原保的人。理應保他。而乃故意推託。這明是朱軾脫身之法。他曉得岳鍾琪將來必有變志。所以不肯保。雍正聞奏。立派朝官吳荆山。飛馬追趕。務必追他回來。吳荆山追着岳鍾琪。鍾琪不肯轉身。吳荆山就在路自刎了。岳鍾琪到了任。就拜上一本。稱說雍正許多不是。你想此人如何。會心向清朝。派人去一說。保就成功了。張熙道。師傅這些話語。都是那裏得來的。會靜道。是何立忠告訴我的。張熙道。現在咱們如何辦法。會

靜道。我想修書一封。先把大義的話。向他講說明白。只是沒個有胆的人。敢到陝西制台衙門投這一封信。張熙道。師傅如果沒人。門生不才。情願走一輪。曾靜道。你有這個胆量麼。張熙道。那也沒於什麼。不過他那裏。投送一投。還是了。曾靜道。談何容易。聖道的隆替。華夷的剖別。都關係在這封書信上頭。總要當面投遞與他。要是落在別個手裏。可就壞了事了。再者我們並無利祿的念頭。只去獻議。不必告訴他里居姓字。張熙道。門人知道。師傅就寫信罷。當下曾靜寫好書信。封固定當。張熙纔待接手。忽見曾靜拍的跪下。向自己磕頭。張熙忙用手扶。驚問師傅何故如此。曾靜鄭重道。此行關着天濟地義。理應受我一拜。說着連拜兩拜。嚇得張熙還禮不迭。曾靜道。我爲聖道而拜。我爲中國而拜。又何必還禮呢。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清史演義二集卷三

青浦陸士諤著

第十一回 究主使制府運奇謀

醒羣迷聖君頒特諭

話說張熙接了書信，收拾行李，即日起行，奔向陝西大道。曉行夜住，渴飲飢餐，在路行程，非止一日。行到西安省城，投了店，詢明制台衙門所在，懷了書信，徑去投遞。這日恰值轅期，司道州縣提鎮遊參各文武簇簇的轎馬，擠滿了轅門內外。張熙全都不管，高視闊步的直闖進去。門上兵弁攔住問話。張熙道：「我有機密大事，面稟制軍，兵弁索取名帖。」入內回過，一時傳令進見。張熙跟着那軍官，昂然而入，到一間陳設很精雅的地方。想來就是簽押房了。只見炕上坐着一個五十左右年紀的官兒，威風凜凜。想來就是岳制台了。那官兒身旁，七八個當差的，雁翅般伺候着。只見那軍官先到那官兒跟前，打千兒回道：「張秀才傳到。」那官兒也不言語，只把頭略點一點。此時張熙搶步上前，連打三拱，口稱晚生。張熙諷調。岳鍾琪見他長揖不拜，心下很是納罕，不免問道：「方纔巡捕官說你見我，有機密大事，不知是甚麼事情。」張熙道：「晚生從湖南到此，戴月披星，走了千餘里的路，無非爲的是天經地義，古聖先賢的道理，不承望制軍這麼倨傲，令人望而却步，因自嘆道：『只可憐辜負了曾師傳一片好意也。』說着站起身來，就要告辭。」岳鍾琪笑

道何必如此。從來文人求見，總是上那幾條不痛不癢的條陳。或是把前人經世文章，東抄西襲，胡纏了一大篇。前來塘寨，想博個山林隱逸的保薦。我已經被他們鬧膩了。疑你也是這一班人。既然不是，不妨把大作請出來瞧瞧。如果有一二可採的地方，本部堂是很虛心的。定當專享保薦。張熙道：晚生要取功名，不等到這會上了。保薦一層，可以不必。說着就把書信呈上。岳鍾琪拆開一瞧，嚇得面如土色。喝令拿下。當差人等，不敢怠慢，立把張熙拿下。岳鍾琪道：把這賊子交給中軍，多派兵弁嚴行看管。這是謀反大賊，疏忽了我，只問他要人。當差的答應了兩個是。把張熙簇擁而去。一面叫請藩臬兩司會同審問。這個法堂森嚴利害。從來不會有過。向外三個座位，中間是制台，左邊是藩台，右邊是臬台，兩詩帶刀戈什。執仗軍官，刀斬斧截，站成雁翅樣子。階下列着各項刑具。岳鍾琪傳令帶上犯人。一時帶到中軍官上堂報唱。謀反逆犯張熙帶進，那兩旁軍弁差役，齊聲呼喝。這一股威勢，要是說話的見了，早已魂飛天外。魄散九霄。虧這張熙胆大包身，心堅如鐵。只當沒有聽見。依然滿面笑容。岳鍾琪喝道：本朝深仁厚澤，八十年，何會虧負於你。你這逆賊，胆敢到本部堂跟前，獻遞逆書，勸本部堂謀逆。現在問你逆黨共有幾人，姓什麼，叫什麼，巢窟在那裏，到此獻書，究竟奉誰的命。張熙道：滿夷入關，到處殺人，到處擄掠。仁在那裏，這幾年來，抽糧抽餉，差一點半點，就要革職拿辦。也不管官職大小，也不問情罪故誤。澤在那裏，我公大宋忠良武穆王後裔，令祖爲夷而死。我公倒幫着夷人，死心塌地，替他辦事。替祖事仇，很爲我公不取。再者

出着死力幫夷人。夷人見你情也還罷了。我知道非但不見情。倒還要算計你呢。何不翻然變計。自己做一番事業。上觀大象。下察人心。這件事成功的倒有八九分。岳鍾琪喝道。該死的逆賊。誰願聽你那種逆話。你只快把同黨幾人。巢穴何處。此番到本部堂這裏奉誰的差遣。供上就是。別的話不用講。張熙聽了。只是冷笑。並不答話。岳鍾琪喝令用刑。軍弁番役。答應一聲。隨把夾棍碰的。擲於面前。一個軍弁道。快供了罷。大帥要用刑了。張熙冷笑道。你們大帥至多能够治死人家。我是不怕死的。恁他劍樹刀山。拿我怎樣呢。岳鍾琪拍案喝快夾。早走上四五個軍弁。鷓鷹爪小雞似的。把張熙捉起。離地二尺來高。套上來棍。只一收。痛入骨髓。其苦無比。岳鍾琪喝問。招不招。張熙咬緊牙關。一言不發。岳鍾琪道。不招再收。張熙熬痛不住。哎了一聲。暈絕過去。軍弁番役。忙把冷水噴醒。岳鍾琪問道。誰派你來。可招供了。張熙道。我張敬卿。只知道舍生取義。不曉得賣友水牛。你要夾儘夾。我拚着一死就完了。岳鍾琪料難窮逼。隨命退堂。即邀兩司到簽押房。公同商酌。三個臭皮匠。抵過諸葛亮。究竟被他想出了一條奇謀秘計。遂換上一副面孔。把張熙請到裏頭。延爲上客。滿口稱譽好漢子。張熙見他忽地改腔。心下很是納罕。隨問制軍何其前倨後恭。岳鍾琪道。我與先生。素昧平生。今日忽蒙下降。叫人怎麼不疑。開罪之處。尚祈原諒。隨命擺酒。與張熙壓驚。席間虛衷詢問。辭氣之間。萬分謙抑。張熙心終不釋。岳鍾琪因道。我也久有此心。只不敢造次發難。一來兵馬缺少。二來沒有輔助的人。現在瞧了這一封書。這寫信的人。我雖沒有會過面。却信的他

是個非常人物。經天緯地的大才。能够聘他來做一個輔助。我的事就成功了。又說家裏也藏着一部屈溫山集。所發的議論與這寫信的人。無不相合。張熙嘴裏隨便答應着。心裏終不限信。岳鍾琪又命當差的立請著名傷科大夫。替張熙醫夾棍傷。這夜親自陪他。宿在書房裏。擯去從人。細談衷曲。披肝露膽。誓日指天。說不盡的誠懇。張熙究竟是個書獃子。人情的鬼域。何曾經着過。見岳鍾琪這麼對天設誓。泣下沾襟。只道果是真心。不覺把曾靜里居姓氏。傾吐了個盡。岳鍾琪探出案情。頓時翻過臉。叫把張熙發交首縣看管。一面飛章入告。一面移文湖南巡撫。拿捕曾靜等一千人犯。風起水湧。雷掣雷轟。把個世界幾乎鬧翻了。弄到完結。世宗還下了幾道限長的上諭。說話的旁的。也都記不起。只記內中很有幾句精警句兒。是什麼逆賊等以夷狄比於禽獸。未知上天厭棄內地無有德者。方眷命我外夷。爲內地主。若據逆賊等論。是中國之人。皆禽獸之不若矣。又何暇內中國而外夷狄也等話。又把曾張兩人的口供。跟煌煌聖諭。彙成了一厚本。名叫大義覺迷錄。刊行天下。頒發學宮。在世宗當時。固以爲很得意事情。其實做了皇帝。與書獃子打筆頭官司。也限不上算。曾張兩人。虧得口才來得。彌天罪犯長。彌天罪犯短。一百個認錯。一百個請死。却把許多錯誤。盡推在死鬼呂晚村身上。世宗倒也英明。只把死鬼來出氣。下旨將呂晚村戮屍示衆。曾靜張熙。倒都放過不問。看官試猜。這是什麼用意。原來世宗久知晚村有個女孩子。四娘。很不安靜。想借此爲一網打盡之計。誰料呂四娘比鬼還靈。差捕到曾。只剩一所空屋子。詢問四鄰。都說

一月之前。四娘奉着老母。不知往那裏去了。差捕等無奈。只得捕了幾個不相干的鄰舍。鎗差搪塞。州縣官照實申詳。督撫飛章奏覆。世宗跌足道。這丫頭不除掉。朕總要受他的害。但是州縣官也太沒有能耐。連拿個丫頭都拿不到。成什麼樣子。這夜也不選召妃嬪侍寢。獨個兒臥在乾清宮。覆去翻來。一夜何曾合眼。次日上朝。也不很高興。一連二日。都是如此。到第四日。忽地轉出一個念頭來。以召羣臣道。州縣爲親民之官。州縣官好。天下就太平。州縣官不好。天下就不太平。朕想了三日三夜。只有一個法兒。把天下州縣官。盡都撤了任。就將部院筆帖式。派去補缺。你們看是如何。衆人聽了。無不隨和稱頌。內中只有一人。默然不答。世宗詫異。視之。乃是大學士張廷璐。隨道。張廷璐爲甚不答。張廷璐回奏皇上。聖明天縱。尙須竭心思。三天三夜。况臣愚昧。何能驟省。也乞三日假。容臣回家細想。世宗笑道。倒也說得有理。就依你三日。第四天回奏朕罷。一過三天。到第四日。黑早就傳旨叫起張廷璐。廷璐入見。世宗道。第四天了。想准了沒有。張廷璐道。州縣是親民之官。民者百姓也。依臣糊塗主見。治百姓之官。總要做過百姓的人。做方好。世宗拋手道。妙的很。妙的很。你回家歇歇去罷。廷璐退後。世宗召見羣臣。就把廷璐的話。述了一遍。羣臣又異口同聲。頌起聖來。世宗笑道。不必稱頌。這原是張廷璐的主意。隨問衆人道。你們可知道。廣東地方。有個河泊所官兒麼。衆人有回知道的。有回不知道的。世宗道。這河泊所官兒。一年有多少出息。衆人都回不知道。世宗道。內閣裏頭有一個姓屈的供士。他很想這個官做。就把他補了出去罷。衆人領旨出

來。都道小小的供士。皇上怎麼會知道他姓氏。又指名兒叫補他這個官。真又是天外飛來的奇事。張廷璐道。我看內中必有緣故。還得我去問他。衆人道。屈供士是內閣當差人。你老人家問他。真是最妙不過的事。當下張廷璐走入內閣。把二十多個供士。一齊叫上問道。你們裏頭。誰是姓屈。就見一個三十左右年紀。瘦長身兒的人。走上應道。供士姓屈。張廷璐道。我問你。在這幾天裏頭。可碰着什麼意外事情沒有。屈供士道。沒有。張廷璐道。你可想像廣東河泊所官兒不想。屈供士驚道。中堂如何知道。這是供士卑鄙的念頭。張廷璐笑道。恭喜恭喜。聖上已有恩命。叫把你補出去呢。屈供士大驚道。哎。噫。我前晚會見的就是當今天子麼。張廷璐忙問。幾時會見過當今。屈供士道。前晚的話。提起此事。我真該死的很。張廷璐道。前晚不是節日麼。屈供士道。正是節日。那天閣裏頭人員。都回家過節去。祇我一個兒。留在這裏。喝酒解悶兒。忽聽脚步聲響。闖進一個人來。面生的很。只當是那一部部員。我那時正悶的慌。就邀他喝酒。那人並不推辭。坐下喝酒談天。坐了大半天纔去。張廷璐道。談點子甚麼話。屈供士道。他問我閣裏人員。都那裏去了。還說我今兒節日。都回家過節呢。他問我你爲甚不回去。我說都走完了。上頭有起事來。叫誰辦理。他問我在這兒當差。有甚出息。我就回不過想當滿三年差。放一個小官做做。他問小官兒好麼。我道怎麼不好。像廣東的河泊所官兒。做着就是運氣了。他問河泊所官兒。有甚好處。我道河埠商船進出。都有孝敬的。做上一任兩任。還愁沒飯吃麼。那人問了我姓名。就起身辭去。再不料就是當今天子。如今

想來。我真該死的很。張廷璐道。怪道聖上問起你這個人。原來有這麼一回故事。那也是你的運氣。只要勤慎辦事。將來怕還有出息呢。屈供士大喜。次日領了文憑。就投廣東做官去了。世宗所行的事。神出鬼沒。諸如此類。也難盡述。言一年。乃是雍正十三年。世宗偶爾不適。太醫院醫官照例請脈開方。服上藥去。就輕鬆了好些。雖不坐朝。那朝章國政。却天天召進王大臣去。面授機宜。稅行指示。一日張廷璐莊親王果親王鄂爾泰同被官召至御榻前。請了安。世宗賜他們在腳踏上半了。講了大半天話。四人退出。剛到午門。忽聽腳聲雜遝。三五個太監。氣喘吁吁。奔出報說。皇上宴了駕。四人聽了。都嚇出一身冷汗來。鄂爾泰道。纔好好的。怎麼就歿了。張廷璐道。我們回進去瞧瞧。於是四人反身進宮。到御榻前揭帳一瞧。哎。嗚呼。幾乎不曾把他們嚇死。後人有詩道。

重重寒氣逼樓臺。深鎖宮門喚不開。寶劍革囊紅線女。禁城一嘯御風來。

只見莊王道。這種凄慘樣子。做臣子的何忍細看。快把羅帳放下了。果王道。現在最要緊。先把本宮內監鎖拿拷問。一個不要放走了。衆太監嚇得都跪下道。這不干奴婢等事。奴婢等在這裏當差。巴不得沒事。那裏料得到今兒會有這飛來橫禍。鄂爾泰道。這也是真話。不能怪他們的。莊王道。事情呢。原是天外飛來的。只是他們在內廷。太不成事了。也應整頓整頓。鄂爾泰道。兩位王爺。這麼主張。我也不敢駁回。只是內監原是備使令的。責他們保駕。似乎治非其罪。張廷璐再也耐不住了。開言道。禍變非常。最要緊是定

亂。定亂的方法。莫如立君。立了主子。各樣事情。就都有頭緒了。莊果二王點頭道。你的話何嘗不是。但是大行皇帝。倉卒遇變。這傳位大事。廷璐不等他說畢。接口道。這倒不用王爺慮得。大行皇帝。前兒會親書密旨。示我們兩個。說着向鄂爾泰一指道。王爺不信。問他就是了。鄂爾泰道。不錯。這封密旨。還收藏在宮裏頭呢。廷璐道。快快請出宣讀。國不可一日無君。大統不正。人心不定。莊果二王齊道。這話很是。隨傳總管太監。問他密旨藏在那裏。總管太監道。大行皇帝。未曾諭及。奴婢沒有知道。廷璐道。大行皇帝。當日密封之件。諒亦無多。你去找找。有外用黃紙固封。背後寫一封字的。就是旨密了。總管太監應諾而去。翻時取到。大家接來。瞧時黃封朱印。體制隆重。確係御封密旨。拆開宣讀。朱書御筆。寥寥數語。大論說是皇四子弘歷。天性純孝。舉止穩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統。著繼朕卽皇帝位。欽此。莊王道。我們同到新主子跟前宣詔罷。於是四人同到四皇子邸第。宣讀遺詔。四皇子宏歷遵詔卽位。改元乾隆。卽以明年爲乾隆元年。是爲高宗純皇帝。且仕。清世宗偶患小恙。怎麼一會子就寔了駕呢。據說當日浙江呂晚村。奉旨戮屍之後。呂四娘俠女。本着老母。避居山東。膏膽臥薪。蓄志報仇雪恨。逃出去時光。祇兩個光身子。彼時虧遇着了。一個某孝子。分衣分食。時時的周着。這一年老母因病身亡。四娘脫去了。繫累懷劍進京。就替老子報了讎。這格事情。蒲柳仙聊齋志異上。也曾載過。篇名兒。記得就叫做俠女。又有人說世宗實被某宮女所刺。所以世宗以後。歷朝諸帝。均範妃嬪的法子。嚴密異常。每逢妃嬪進御。必先一日。叫內監去傳

知到了這一晚。內監持了一條被兒。匍匐到那妃嬪寢宮裏。展開開來。鋪於床前地下。那內監爬進床下。掩着面宣旨道。上諭欽召某娘娘。那妃嬪脫光了衣服。精赤着身子。鑽入被內。捲了個嚴密。然後應說領旨兩字。那內監就抱着他直到寢宮。放下地。仍舊爬進床下。等候妃嬪上了床。然後將被退去。一到次日。仍舊用這老法子。送他回去。這兩個所說。究竟前一個是。後一個是。宮闈秘密。年代久遠。說話的也難懸擬。却說高宗卽位之後。尊母鈕祜祿氏爲皇太后。封兄弘暉爲和碩端親王。弟宏晝爲和碩恭親王。宏瞻爲和碩果恭親王。已故弟兄。也各追封賜諡。說也奇怪。高宗出身。離是接木移花。金牛石馬。待到皇太后却孝順得要不得。就是諸母兄弟。也非常和氣。頻頻加恩。所以宗室覺羅。文武勳戚。倒沒一個不歌功頌德。皇后富察氏。也很賢淑。深得皇太后歡心。高宗待到后族。也是另眼相看。奏明皇太后。特准椒房眷屬入宮請候省視。這原是至孝純仁的善政。並不雜一點別的念頭。皇后的母親嫂子。姊妹妹。奉到恩旨。誰不踴躍感戴。自此娘兒姊妹。不時聚首。捐掉了幾許離愁別恨。高宗倒也不託大政務。餘閒常與他們一塊兒玩笑解悶兒。或是圍棋。或是抹牌。或是譜曲。要好得與自己人一般。這幾位椒房眷屬。都是青年玉貌。媚如秋月。嬌若春花。見高宗爲人和氣。便也漸漸脫略起來。嬉笑無心。諧謔任意。高宗大度包容。概不計較。這椒房眷屬中。有一位傅夫人。口才最是玲俐。模樣最是標緻。是皇后的同胞妹子。皇太后也很喜歡他。第一回見面。就賞了他一件俄羅斯進貢的織絨雪衣。還怕皇后拘管他。特叫內監傳諭皇后。命

格外的優容。皇后原本賢淑。奉到懿旨。自然無有不遵。虧得傅夫人。達禮知書。雖奉恩旨。舉動行止。倒也蹈矩循規。就是他的丈夫傅恒。在朝供職。也很小心謹慎。並不敢犯分越禮。因此宗親懿戚。沒一個不稱贊他們未知日後如何。且看下面分解。

第十二回

坤甯宮號姨承恩

龍神祠堯母祈雨

話說這一日。是皇后富察娘娘生辰。隔一日。掌院太監請示高宗。高宗道。悄悄兒過了就完了。國孝還沒有滿呢。太監回個皇后。皇后笑道。國孝期內做生日。自然沒有這個理。皇太后皇帝跟前兩個頭。總要磕的。所以這日絕早起身。淡裝素服。到皇太后宮裏叩過頭。回來又向高宗叩頭。忽報皇太后差人下懿旨。高宗忙着跪接。那人宣諭道。奉懿旨。今兒是皇后好日子。總要好好樂一天。難爲他一竟孝順。正了位不曾顯輝過一遭兒。叫皇帝休太算省了。欽此。高宗隨到太后宮中謝恩。乘便奏道。太后疼皇后。替他做生日。子臣原不該說什麼。但世宗國孝。一年還沒有過。官署民間。尙且禁止宴樂。大內裏倒反慶賀生辰。怕於理上講不過去。太后道。我看是不妨的。究竟二十七天已過。况咱們並不傳班子唱戲。不過娘兒們擠在一塊兒樂一天。罷咧。高宗見太后這麼高興。也不便駁回。談了幾句。也就退出。回到皇后宮裏笑道。偏你有這麼的福氣。太后會這麼疼你。皇后道。誰願做甚生日。他老人家這麼高興。無非哄哄他老人家罷了。一語未了。慈甯宮太監又來傳旨。說廟裏壽佛前頭兒是要叩的。叫奶媽子抱了璉哥兒去罷。高宗接

過旨。立即遵行去訖。皇后道。皇太后這般費心。怎不叫人涕零感激。忽小太監入奏。富侯爺傳尙書。都差人在宮門候旨。說娘娘千秋擬遣眷屬入宮叩祝。怕碍着國服。不敢擅行進來。請爺娘娘的旨。高宗道。難爲他們想的周到。傳旨他們。皇太后很高興。叫他們進宮來是了。小太監領去旨訖。一時富太君富夫人。傅夫人等一衆椒房眷屬。都坐轎入宮。却一個個都按品大裝。見了帝后。都要按照儀注行禮。高宗忙傳旨叫免。又都賜了坐。太監泡上茶。大家品着閒話。高宗道。嫂子妹妹。快都卸了裝。似這麼冠服披風。拘拘牽牽。不是叫你們來作樂。倒是叫你們來受苦了。皇后道。正是呢。大家換了衣服。疏散疏散。正不必拘禮拘了禮。倒沒趣味了。高宗傳旨擺宴。傅夫人笑道。我們壽禮都沒有貢呈。倒先蒙恩賜宴。這不是我們來祝壽。倒像我們自己來過生日了。高宗道。皇后跟妹妹。原是同胞一體。就替皇后遠生日。也是應當的。當下筵開玳瑁。褥設芙蓉。淺笑輕顰。心甜意洽。一時高宗高興行起令來。呼三喝四。挨着位兒搏戰。傅夫人自命爲搏戰老手。這一晚的拳。偏偏是他輸的多。不勝酒力。便先逃席而去。衆人都不在意。依舊珠搖玉動。翠舞紅飛。高宗趁他們不備。也偷偷的起身跟了去。直到席散。連影兒都不見。皇后道。他們兩個聚不得一塊兒。聚了一塊兒就有事故鬧出來。不知又在那裏做什麼了。富夫人忙把別的話愈開。于是大家坐下抹骨牌兒。鬧了一鎮天。纔都散去。這日的骨牌。賭的原是東道。恰恰皇后贏的。次日富察太后等。備了盛席酒筵。送進宮來。玩笑談話依舊十分。熱鬧只傅夫人不會來。高宗很是牽掛。便要叫太監去召。富察

太君道：罷了罷。我們那三丫頭淘氣的很。沒事如何肯不來。昨日回去。不知怎樣就頭暈起來。今兒懶怠行動。我們纔去瞧他。兀睡在床上呢。高宗道：了不得。快傳太醫瞧瞧去。富察太君道：傅恒已請了兩個大夫了。高宗見說。方纔罷了。却說傅夫人。從那日祝壽回去。就得了個懶怠之症。喜酸思食。作惡嘔吐。懶怠動作。經也就此停住。高宗初時限着急。天天飭太醫診治。開了方要進呈。過纔許煎服。後來太醫奏報是喜。纔安了心。却還時時派太監到傅尙書家看視。傅夫人要吃什麼。立傳御膳房做了賜去。後來分婉下來。倒是個男孩子。題名叫福康安。高宗非常憐愛。傅恆共有四個兒子。那三個都尙着公主。封爲額駙。君臣相得。倒不及福康安。福康安雖沒有尙主。聖主降恩。倒封爲忠銳嘉勇貝子。高宗還不愜意。要封他王爵。無奈福公沒福。早早的就死了。高宗究竟追封了他一個郡王銜。後人有詩道：

家人燕見重椒房。龍種無端降下方。丹闈幾曾封貝子。千秋疑案福文襄。

這都是後話。當下皇后見高宗待到傅夫人。仁至義盡。心裏未免不自在。侍宴承歡。未免不肯隨人宛轉。高宗心下明白。也不跟他計較。這日不知又爲了什麼事。帝后二人。又有些言語不合。皇后又在宮中獨自垂淚。高宗事後追悔。又去溫言撫慰。皇后纔漸漸回過意來。高宗道：咱們二人。不是今兒纔認識起。你一竟很隨和的。怎麼這會子倒性氣大了。每爲了沒要緊的事。就與我過不去。記得從前我有了什麼。你倒肯讓我一點半點。皇后道：還提起從前呢。從前是貧賤夫妻。爺把我當個人。凡事與我商量。現在爺是

皇帝了。水漲船高。那裏還把我放住眼裏。只是我自己想。雖然不濟。究竟也替爺生了兩個兒子。就是妃嬪宮女生兒子。總也要耽待一二呢。其實我自己也不知趣。不遭黜辱。已經天恩高厚。還要跟爺爭非論是。那不是自討沒趣麼。說着小太監帶永璉永琮進來請安。高宗舉目見琮璉兩個。粉面朱唇。眉清目秀。真是雙株玉樹。一對璧人。再看看皇后。只有這兩個親生兒子。素愛如珍。又想夫妻素本恩愛。近來作事。自己實有對不過他的地方。因愛生愧。因愧生憐。就發出一個念頭來。笑向皇后道。你放心。我總將叫你享大福就是了。那些沒要緊的事。都不要存在心上。恁他是誰。總不能夠比及你呢。皇后道。那是爺的天恩。只怕我母子沒福消受。說着又滴下淚來。高宗道。這種頹喪的話。講他怎的。我們到園子裏散散罷。於是帶了皇后。並永璉永琮兩皇子。到暢春園玩了一天。這夜高宗就宿在皇后宮裏。次日朝罷。叫近侍內監都迴避了。一個兒走入正大光明殿。親提御筆。在龍紋黃紙上。寫了永璉的名兒。封固定當。叫人安入扁額裏頭。這便是大清國建儲大典。偏是這麼人不知鬼不覺的秘密勾當。偏要貯放在正大光明殿裏頭。你道奇怪不奇怪。却說高宗即位以來。五穀豐登。四方平靖。把朝中這一班盛世良臣。開的要不得。靜極思動。便都上封奏。談時事。有主張文字的。奏請開館修史。有主張武功的。奏請拓土開疆。也有奏興土木。奏行巡狩的。朕他們草奏。詳徵博引。典麗聿皇。都是絕大的大經濟。遇着高宗這樣曠代令主。自然君明臣良。相見恨晚了。當下下旨。先脩圓明園。這圓明園。原是前明懿戚徐偉的別墅。距牛則門約有二

十多里路。亭臺竹木。風景非凡。聖祖賜名暢春園。世宗在瀋邱。聖祖命於園之北隅。闢地築屏。賜名圓明。爲世宗讀書之所。世宗登了位。就大加開拓。築起琳宮複殿。建成傑閣崇墉。巍峨宏敞。幾駕二春而上。（長春園暢春園）這會子高宗繼述先志。竟把三園歸併建。工程浩大。創建非常。把銀子花得像水一般。裏頭景緻。離宮別館。月榭風亭。這種人力辦得到的。不庸說了。就是奇卉異草。巧獸珍禽。各種數千里外的東西。也貢成地方官採辦。將來一草一細。一石之微。無不饒有勝趣。窮奢極侈。別說文王之囿。齊宣之囿。萬萬不能比擬。就秦始皇阿房宮。隋煬帝迷樓。怕也沒這麼精雅別緻。這一年園工告成。高宗命駕往遊。赤日當頭。天氣異常炎熱。掌蓋的忘記攜了一柄九曲杏黃傘。偏偏高宗傳旨叫張傘。侍從人等。唬得目定口呆。一聲兒不敢回奏。高宗道。寶蓋都會忘記。你們吃了飯。都在管點子什麼。忽聽侍從中有人朗聲答道。典守者不得辭其責。應該問掌蓋的。宗高舉目看時。只見此人。長身玉立。粉面朱唇。約有二十來年紀。不覺大吃一驚。道。好生奇怪。到像在那裏見過的。何等眼熟。只是想不起來。隨問道。你叫什麼名字。當的什麼差使。那人跪下奏道。微臣和坤。是滿洲官學生。蒙恩賞在駕前當差。高宗道。怎麼我不很看見你。和坤道。皇上看不見的多呢。豈止微臣一個。微臣成年家只在宮門外伺候。近身差使。一件也當在着。自然皇上不認識了。高宗見和坤人物漂亮。語言流利。心下很是歡喜。叫他抬頭起來。和坤遵旨抬高。高宗把他估量一番。見他項間有指尖兒大大一塊硃砂記。不覺大驚失色。脫口道。你竟來了麼。你竟來了

麼。當下就代他到新園子裏。陪伺遊賞。賜衣賜飯。恩眷十分隆重。次日又下特旨。授他侍衛之職。朝中文武。無不納罕。且住。和珅不過是個官學生。一言稱旨。也斷不會寵幸得這麼迅速。原來這裏頭。却有一段很古怪的事故兒。高宗在潛邸時光。有一日入宮請安。路經某妃臥室。恰值某妃對鏡梳妝。高宗見他髮長委地。不禁動了羨慕的念頭。偷偷步到他背後。用兩手掩住他兩個眼珠子。某妃不知是高宗。順手兒用牙梳向後打了一下。不料竟打起一個青紫墳塊兒。後來皇太后看見了。查問根由。高宗不能隱瞞。奏說是某妃打的。皇太后大怒。把高宗很痛斥一番。又把某妃立行賜死。在皇太后當日。只道高宗與某妃。總有什麼暗昧勾當。又誰知這一段公案。都是冤枉的呢。等到高宗知道。某妃已經氣絕。高宗大大感悼。奔到靈前。撫屍大哭。自己咬破舌尖。用指蘸着血。向某妃項間點了個記識。祝道。你的性命。是我害了你。須知我也不能夠自主。魂如有靈。快快投生人世。我們兩人。如果再能夠會面。我總不負你也。現在瞧見和珅面貌。與某妃一模一樣。又見他項間有這麼一塊硃砂記兒。不禁動了呆想。把和珅當作某妃轉世。只管憐惜起來。朝中文武。如何懂得。和珅自受高宗知遺。一年之中。連升六次。從官學生。直躍到侍郎。並賞在軍機處行走。言聽計從。恩遇之隆。莫與倫比。闔朝人士。誰不羨慕。這日諸臣召見。上頭又獨叫起了和珅。足問有一個時辰的話。退朝下來。大家爭着探問消息。和珅道。沒有什麼事。皇上爲了二皇子的病愁悶。我解勸了好一回。衆人道。提附二皇子。太醫院老秦。天天進去請脈。難道還沒有愈麼。和珅道。那

裏就會愈。能够減輕點子已經萬幸了。衆人都問倒底甚麼病症。和坤道。起初是瘧疾。現在變了傷寒。這幾天病勢很是利害。衆人道。瘧變疾。是病勢不輕的。閒談一回。也就散去。却說二皇子永璉。病得十分利害。高宗嫌太醫院醫官不濟事。下旨徵求民間醫士。入京診治。還沒有徵齊。璉皇子早嗚呼哀哉。歸天去了。高宗十分悼痛。賜諡爲端慧太子。喪葬一切。無不格外從豐。皇后富察氏。悲傷慘痛。哭得死去活來。高宗溫言勸解。一時如何勸解得轉。直到後來。高宗許了他書寫永珠名字。貯放殿額。纔漸漸減了幾分悲痛。誰料福無雙至。禍不單行。七皇子永琮。忽又得着暴病。薨了。富察皇后傷悼過甚。也就染病身亡。後人有詩嘆道。

星霓蒼龍失國儲。巫陽忽有叫倉舒。長秋從此傷盡落。雲黯纒阿返桂輿。

皇后薨逝之後。高宗感傷思念。悽楚異常。特命內監。凡是皇后平日所御奩具衣物。一些不准移動。以備自己不時遊幸。留做個紀念兒。后族十四個候伯。格外加恩待遇。又撰了一篇御祭文。親行祭奠。後人有詩嘆道。

列戟通候十四人。外家恩澤古無倫。君王親誅河洲德。檢點禕笄倍愴神。

皇太后見高宗悲傷不已。怕他因此闕出病來。特把高宗傳到慈甯宮。着實開導一番。并要替他立刻選立皇后。高宗碰頭道。太后雖有恩命。子臣不敢領旨。太后道。人已去世。念也無益。再者你待到他。仁至義

盡也。總算交代的過。難追爲了他一個兒。連國家社稷都去掉了麼。高宗無語。皇太后道。那拉貴妃。我看他倒很穩重。扶了正。省得再到外邊去選人。不知你意思裏頭怎樣。高處道。太后選中的人。諒來總不會錯的。太后道。你答應了就好了。過了幾時。果然特下懿旨。升皇貴妃那拉氏爲皇后。高宗見是太后意思。不敢說什麼。心裏頭終不很爲然。却叫畫工。畫成宮訓圖十二幅。暗寓教訓的意思。每逢除夕。叫東西六宮懸掛瞻視。以資觀感。平日收藏在景陽宮後面學詩堂內。這一番舉動。雖沒有說爲是皇后明眼的人。却一望就能知道。後人有七絕一首。詠此是道。

瑤星坤極竊祥光。宮訓圖成十二章。歲歲春朝重展視。雲縑深護學詩堂。

這一年京師忽地大旱。從五月到七月。兩個多月。一滴雨都沒有下過。圓明園裏頭。各種花木。乾枯了大半。高宗下旨修省。一面徵求直言極諫。一面派遣大臣到龍神宮拈香祈禱。那裏有一點兒效驗。和珅此時已做到工部尚書。便特上一扣封奏。奏請設壇建醮。並禁止官民宰殺牲口。高宗大喜。立即批准。和珅退朝回家。與家人闊論高談。非凡高興。和珅之妻榮氏聽了。開言道。天旱又不旱。你一個兒。要你着急做什麼。和珅道。主子憂得這個樣子。做臣子的不應替他分分憂麼。榮氏道。難爲你這麼盡忠報國。只是苦了我呢。和珅道。怎麼倒又苦了你呢。榮氏道。我纔點了一樣茶。現在要齋戒。可就不能吃了。和珅道。甚麼菜。巴巴的隔日就要點定。榮氏道。是小炒肉。和珅笑道。虧你不慚愧。一樣小炒肉。也值得這麼鄭重。榮氏

清。這一樣菜。是我新得來的法兒。從前只有年大將軍家。有這個烹調方法。和神道。甚麼方法。左不過肉裏頭。多加點子鷄汁罷了。榮氏道。加了鷄汁。就不是完全肉味了。并且雞汁也沒有這般鮮味。這一樣菜。是要早一日分付廚房裏。廚子使到豬圈中。挑選一頭肥豬。就這頭豬身上。揀了一處最精的肉。活生生割下切片油炒。其味之美。比了什麼都要好吃。大約一頭豬。總好割三五回。隨割過。隨把刀傷藥。替他敷上。和神道。年大將軍家烹調法兒。你怎麼又會曉得的呢。榮氏道。李福家的。原是年府小丫頭子。跟着十二姑娘學會了的。那一年大將軍壞了事。姬妾們風流雲散。十三姑娘嫁了一個秀才。這秀才聽到小炒肉風味。就要十三姑娘做。姑娘笑道。談何容易。這也是酸秀才配吃的。拈斤估兩。通祇買一二斤肉。如何好做。隨把做法說了出來。秀才沒法。只得罷了。後來逢着神社。秀才恰輪着當社長。就把社豬抬回家裏。叫姑娘做。姑娘詫道。我存府中。治的都是活豬。這殺死的豬兒。有甚鮮味呢。秀才道。這一頭已經費事的很。那裏還找活的呢。就這麼將就點子罷。姑娘道。那也沒有法子想了。你先煮酒。待我做來。一時做好。這秀才鮮得連舌頭都吞下肚去。你想這麼美味菜兒。纔熟了。偏你又禁起屠來了。和神道。那也不值什麼。你儘管做。做好了。我也嚐。榮氏道。你不是說已經奉旨齋戒了麼。和神道。又不請客。咱們自己人吃點子。誰又知道呢。當夜無話。次日果然做了一味小炒肉。兩口兒正吃得香甜。忽報乾清宮掌院太監金國安進來降旨也。和神大驚。忙要茶漱了口。穿齊袍褂。迎出廳前。命太監宣旨道。奉天諭。今日朕陪侍皇太

后御園龍神祠拈香禱雨。着和珅隨班伺候。欽此。接過旨。和珅留金太監坐下問道。怎麼上頭發出此念。昨兒召見。還沒有提及呢。金太監道。原是大監起的意思。虔誠得要命的。今兒爺傳旨叫備輦。還受了一場教訓。他老人家主張步行呢。禱雨の木蘭詞。是瑯哥兒恭擬了。爺親筆改正的。金太監去後。和珅就朝服入宮。見各王大臣。滿漢平學士尙書人等。都已齊集。一時高宗扶着太后。步行而出。和珅隨班見過。駕跟隨兩宮。到御園龍神祠。虔心叩禱。果然至誠格天。這一晚就濃雲密布。大沛甘霖。京師人民。無不大悅。後人有詩道。

鐵牌請到自邯鄲。齋醮連旬詔設壇。步禱深宮家法在。木蘭詞付近臣看。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清高宗一平西域

傅學士再定伊犁

話說皇太后步行禱雨。至誠格天。果然甘霖滂沛。京師人民。無不歌功頌德。高宗叫把禱雨文敬謹收藏。爲聖清一朝家法。從這一年起過了大旱。倒一竟年豐人壽。海宴河清。過着太平日子。這一年。是乾隆十九年。邊臣奏稱。準部羣酋自相吞并。阿睦撒納。兵敗地喪。率衆來歸。請旨定奪等語。高宗喜道。朕正愁沒事做。恰好他來。真是巧不過的事。隨提筆批道。阿睦撒納回化來歸。深堪嘉尚。着卽護送來京。欽此。此旨去後。不過一月開來。阿睦撒納就到了。傳旨召見。這日高宗臨御太和殿。滿漢各大臣。盡都隨侍。冠裳齊

楚。翎頂輝煌。丹墀兩旁。滿站着帶刀侍衛。氣象很是嚴肅。理藩院大臣。帶進阿睦撒納。高宗見他軀幹雄偉。相貌猙獰。知道不是等閒之輩。暗忖伊犁這一塊土地。看來就着落在此人身上。阿睦撒納叩頭俯伏。倒也虧他。照着儀注。不會錯誤。高宗道。你與達瓦齊。原是一個部落麼。阿睦撒納道。不是。臣是拉藏汗之孫。丹衷之子。策妄那布坦的外孫子。十年前準部內亂。臣循着部血公論。擁戴噶爾丹小兒子策妄達什爲汗。達瓦齊與臣。原是同事。後來策妄達什遇了害。部衆都推臣爲汗。臣不願做。轉讓給達汗齊。小策零的孫子濟噶爾。爭奪汗位。發兵來攻。達瓦齊連打敗仗。臣又替他畫了個奇計。把濟噶爾剷除。使他能够安居伊犁。臣自率部衆。還兵雅爾。攻取都爾伯特。開疆拓土。原與他毫不相關。誰料他妬忌起來。竟發兵攻臣。弄得臣國亡家破。只得投奔大皇帝。高宗道。歸化本朝。你這個人總算還識時務。你們準部裏頭人。到本朝歸化的。也已不少。前回達什達瓦死了。他的宰桑薩喇爾。率領部衆千戶來降。達瓦齊之亂。杜爾伯特台吉三車凌等。也率三千戶來降。朕一一恩養。都與自己人一般看待。阿睦撒納道。大皇帝天恩。把臣收做一名小卒。伊犁有起兵事來。赴湯蹈火。在所不辭。高宗道。準部共有多少戶口。阿睦撒納道。原本是四個部落。現在都歸併了。公計二十多萬戶。六十多萬口。內分宰桑六十二個。新舊鄂拓二十四個。昂吉二十一個。集賽九個。高宗道。宰桑就是管事官。我是知道的。鄂拓昂吉集賽。都是些什麼。阿睦撒納道。鄂拓就是汗的部屬。昂吉就是各台吉的分支。集賽是專辦供養喇嘛事務的。高宗道。準部人臣。剽悍善

戰。如果統馭得人。倒也是很好的一枝兵呢。阿睦撒納道。大皇帝如果要取伊犁。臣情願充當前部。各盟台吉。都是臣的故舊。一見臣兵。定都解體。高宗大喜。就降旨封阿睦撒納爲親王。把他帶來的兩個台吉。也都封了郡王之職。阿睦撒納異常感激。次日會集羣臣。商議出兵計畫。羣臣面面相覷。都不敢輕發議論。高宗見了沒好氣。向衆人道。西陲逆準。獷獷其性。封豕其能。這幾年以來。覆青海。拔拉藏。逐土爾扈特。并都爾伯特。凶德彰聞。致我祖宗旰食仄席。戍塞防秋。中國耗弊得要不得。皇祖皇考屢集廷議。皆有此賊不滅。天下不安之論。現在他們鬻鬪蝸爭。正是咱們的好機會。正宜乘時大舉。雪兩朝之憤。復九世之仇。怎麼你們都鋸嘴葫蘆似的。一個都不開口。衆人都道。伊犁地勢奇險。雍正九年。博克托領。都爲深入。受了大虧。臣等爲此不敢主張。高宗道。現在時勢。與雍正時候。大不相同。阿睦撒納。彼是處人。人情地勢。都很熟悉。他又情願充滅前部。如何又會吃虧呢。只衣一人越衆道。聖上明見萬里。所論極是。天時人事。相逼而來。趁此用兵。一勞可以永逸。衆視之。乃是孝賢皇后的妹婿。大學士傅恒。高宗喜道。還是咱們兩合兵的來。你看出兵。今年好。還是明年好。傅恒道。忙不在一時。現在先預備起來。且待過了年。秋高馬肥。再出兵也不遲。和坤附和道。傳恒之見。與臣相合。高宗大喜。當下議定。明年八月。大軍出塞。於是飭八旗兵士。逐日南苑操練。旌旗蔽日。金鼓喧天。劍影刀光。槍林箭雨。軍容十分煥赫。正是。

萬里橫戈探虎穴。

三杯拔劍舞龍泉。

隔不上一個月。熱河都統奏報到京。稱說準部驍將瑪木特。單騎來歸。富宗詢問阿睦撒納。阿睦撒納道。瑪木特是達瓦齊愛將。智謀出衆。武藝勝人。如果來歸。準部是沒有人了。高宗道。等他到了。咱們再慢慢商量。說着。人回各省解到箭簇箭桿藤牌衣甲等各種軍用東西。工部驗過不錯。都已收入庫了。蒙古各王公。投書理藩院。都請從征。請他們代表呢。高宗笑問阿睦撒納道。人情這麼踴躍。伊犁這一塊土。看來是咱們的了。阿睦撒納道。伊犁能够隸屬中國。濡沐大皇帝德化。也是伊犁人民的福氣。高宗大樂。一日報說瑪木特到京。高高立刻召見。詢問方略。瑪木特指畫準部形勢。如在目睫。并道秋深時光。咱們馬肥。他們的馬也肥。不如春月裏。趁他們未備。就發兵出塞。倒可以一舉成擒。不然。塞外地勢廣漠。萬一得了消息。先期逃走。咱們去。倒撲了個空。我來他去。我去他來。事情幾時能够了呢。高宗道。你要我春月裏就出兵麼。瑪木特道。早點子出兵。便宜些兒。高宗召問阿睦撒納。阿睦撒納也沒甚異議。瑪木特又獻計道。準部東境的額爾齊斯河。原與中國接界的。那中國一邊杜爾伯特地。近接阿爾泰山。土姓肥沃。很可以屯田備餉。高宗深然其說。就授瑪木特內大臣之職。明年二月。下旨兩路出師。北路一軍。命班第爲定北將軍。阿睦撒納爲副將軍。駙額爾沁親王色布騰。郡王成袞羅布。內大臣瑪木特爲參贊。西路一軍。命永常爲定西將軍。薩賴兩爲副將軍。郡王班殊爾。貝勒札拉豐阿。內大臣鄂容安爲參贊。兩路大軍。兵各二萬五千。馬各七萬匹。糧各兩個月。西路出巴里坤。北路出烏里雅蘇台。都派副將軍爲前部先鋒。涉

浩蕩蕩。直向準部進發。正是馬援聚殿前之米。張華推局上之秤。命玦分頒。牙璋大起。前蹙所指。神鬼効靈。列陣齊呼。風雲變色。軍聲如雷動。兵甲自天來。噓氣成春。融盡陰山之雪。行師如雨。洗清絕塞之沙。這兩位副將軍。都是準部渠帥。建着舊纛前進。各部落望風崩角。勢如拉朽摧枯。出塞二千里。從沒有開過一回仗。最奇怪不過。是那萬里平沙的瀚海。竟會得着大雨。人馬都不飢渴。都耽尉拜泉疏。薛將軍安抵天山。巧不巧呢。自乾隆二十年二月中出兵。到五月初頭。首尾不過八十日。兩軍已經會着了。西北兩帥。把營紮在博羅塔拉河濱上。都派遣軍弁。往前哨探。一時回報。從這裏到伊犁。不過三百多里路。達瓦齊聽得我軍壓境。慌做一團。現在派遣親信兩宰桑。出外徵兵。自己率了一萬宿衛親兵。走保格登山去了。兩帥齊問。格登山離這裏有多少路。那軍弁回道。在伊犁西北一百八十里。地勢很是險峻。現在達瓦齊在那裏阻漳爲營。倒很牢固呢。兩帥傳令。拔營前進。風馳雨驟。一瞬間。早渡過了伊犁河。正是險越飛狐。雄矜射虎。却貳師之路。洗馬臨川。屯充國之田。馳車輓粟。嚇得達瓦齊。不戰自遁。清兵如何肯舍。晝夜窮追。追得達瓦齊。急急如喪家之犬。茫茫如漏網之魚。因念烏什城回會霍吉斯。平日跟自己要好。遂往相投。誰料福無雙至。禍不單行。霍吉斯已接着法帥檄文。不敢藏匿。把達瓦齊。縛送清營。兩帥大喜。休兵三日。即便奏凱回京。却說高宗連接兩帥紅旗捷報。樂得心怡志得。意暢神酣。笑向傅恒道。咱們兩個見識。究竟高人家一等。與師時光。滿朝人都說途遙地險。沒什麼便宜的。只有你贊助我。現在究竟是勝

了。你這贊襄功勞。可也不小。傅恒道。這是皇上睿謨。國家景運。臣有何功。和坤趨前道。取威定霸。拓土開疆。都是國家非常大喜事。皇上倒總要顯輝顯輝。纔不負這回勝仗呢。高宗道。你要我怎樣顯輝。和坤道。準夷這一部落。仁廟憲廟。也屢欲滅掉他。現在皇上紹述先志。成就了這大功。祖宗在天之靈。諒總也歡喜。俘囚到京。很宜行那獻俘大禮。熱熱鬧鬧。賞賜徵臣。也見一個大世面。高宗道。倒是你想的周到。這果然省不來的。隨飭工部備辦一切。這日凱旋軍到京。高宗大排法駕。臨御午門樓。定北定西兩將軍。兩副將軍。並從征各參贊。都戎服佩刀。押達瓦齊到駕前。叩頭兒請旨。高宗瞧達瓦齊跪伏在地。瑟瑟縮縮。宛如一頭臨幸的綿羊。笑道。你也是一部之長呀。怎麼見了朕。就這個樣子了。達瓦齊嚇的一聲兒不言語。只是叩頭。高宗笑向左右道。瞧他那樣子。也怪可憐兒。隨傳旨赦其一死。達瓦齊叩頭謝恩。次日論功行賞。首獎大學士傅恒襄贊之功。加封爲一等公。封定北將軍班第爲一等誠勇公。副將軍薩賴爾一等超勇公。副將軍阿睦撒納。已封過親王。晉封爲雙親王。食親王雙俸。其餘從征將弁。盡都加恩封賞。不及備叙。阿睦撒納受着高宗特別知遇。在理自應感恩圖報。無奈他胸懷大志。居人籬下。終覺不很自在。就百計千方鑽路子。想回準部去。探到和坤。是高宗心腹。說的話。十件有九件依從。於是虛心下氣。結交和坤。不論什麼心愛的東西。和坤說一聲要。立刻就送過去。和坤覺着阿睦撒納這個人。十分知趣可愛。就在高宗前。常常替他講好話兒。阿睦撒納又放出手段。遍交部院大臣。部院大臣也沒一個不同他要好。阿

陸撒納知道時機已熟。這日就到和珅家裏。託他替目已遊說。和珅道。你這壞東西。想回舊部去。不是要反叛朝廷麼。阿睦撒納大驚失色。忙起身辯道。這個我如何敢。我受着大皇帝天恩。感遠感不盡。卅裏敢萌異念。不過在這裏。水土不很服。常常三災五難病着。你老人家也瞧見的。想家去住一二年。無非是調養過子的意思。和珅笑道。說一句玩話兒。就嚇得這個樣兒。虧你還算是準部英雄呢。阿睦撒納道。你老人確是句玩話。在不知道的人聽了。只道我真個有這麼一顆心了。怎麼不要嚇呢。和珅大笑。阿睦撒納見和珅快活。隨道。最好你老人家今兒就替我奏一聲。和珅道。那也只好瞧機會。碰的不巧。反要誤事呢。阿睦撒納稱謝而去。當下和珅入朝。乘便就奏。伊犁地勢遼闊。民情强悍。夷地人員。每因情形不熟。諸多誤事。依臣糊塗主見。夷人地方。還得夷人去治。高宗道。倒是你提醒了我。前兒派出去幾個人。他們當心。朕雖然不敢說什麼。瞧他們樣子。愁眉苦臉。都似不很高興。保不住背地裏還抱怨呢。朕正想改個法兒。以後只把犯罪人員。充發那邊去當差。餘外的都不派遣。免得人家背地裏抱怨。但一時也找不到許多罪員。現在你既然有主見。好極了。說出來。咱們大家商酌商酌。和珅道。阿睦撒納。心術倒很誠實。歸化以來。辦理各事。都還肯盡力。奴才想那邊是他的舊部。派了他去。總比別個要强一點。高宗道。阿睦撒納。靠得住麼。和珅道。大致還靠的住的。高宗道。天山南北路。朕的初意。原要分封他們。後來傅恒說了。準部天性好亂。鬩爭蝸觸。保不住又要多事。因此就攔下了。和珅道。衛拉原是四部。綽羅斯治伊犁。和綽特治烏

魯木齊。都爾伯特。額爾齊斯。土爾扈特。雅爾。這四個部落。各君各土。各子各民。原是不相統屬的。倘然沒有台吉汗。伊犁也再不會做四部盟長的。皇上既然不利他的土地。要與滅繼絕。大大加一番思。依奴才淺見。也不必再封盟長。高宗笑道。何消說得。誰又願再封盟長。那不是又弄出一個吳三桂來了麼。和珅忙道。阿睦撒納忠厚的很。大非三桂可比。高宗道。吳三桂在朕手裏。也不會反的。彼時皇祖也太把他抬高了。一半是寵壞的呢。和珅道。奴才聽外面人講。吳藩造逆。都是他寵妾陳圓圓的主。意高宗道。說起陳圓圓。朕還藏有一軸他的小影呢。花明雪艷。真不愧是個美人兒。和珅道。皇上珍藏之品。諒總不會錯的。可惜奴才沒福。不能夠瞻仰。高宗道。那也沒甚要緊。你要瞧。我就叫人去取來。和珅叩頭稱謝。高宗隨遣一太監去取。一時取到。打開同看。和珅讚不絕口。高宗道。你既然讚他。就題幾首詩詞也好。和珅道。這個奴才可不敢。高宗問他何故。和珅道。吳梅村一篇圓圓曲。所有意思。都被他說盡了。奴才總湊了出來。也總壓不過他那個去。高宗道。甚麼圓圓曲。朕倒沒有見過。你可還記得。記得就念幾句來聽聽。和珅領旨。略思量一會。念道。

鼎湖當日棄人間。破敵收京下玉關。慟哭六軍皆縞素。衝冠一怒爲紅顏。紅顏流落非吾戀。逆賊天亡自荒宴。電掃青巾定黑山。哭罷君親再相見。相見初經田寶家。侯門歌舞出如花。許將戚里簪篋伎。等取將軍油壁車。家中姑蘇浣花里。圓圓小字嬌羅綺。夢問夫差苑裏遊。宮娥擁入君王也。前身合是採

連人門前一片橫塘水。橫塘雙槳去如飛。何處豪家強載歸。此際豈知非薄命。此時只有淚沾衣。畫天
意氣連宮掖。明眸皓齒無人惜。奪歸永巷閉良家。教就新聲傾坐客。坐客飛觴紅日暮。一曲哀絃向誰
訴。白晳通侯最少年。揀取花枝屢回顧。早攜嬌鳥出樊籠。待得銀河幾時渡。恨殺軍抵書死催。苦留後
約將人誤。相約恩深相見難。一朝蟻賊滿長安。可憐思婦樓頭柳。認作天邊粉絮看。遍索綠珠圍內第。
強呼絳雪出雕闌。若非壯士全師勝。爭得蛾眉四馬還。蛾眉馬上傳呼進。雲鬢不整驚魂定。蠟炬迎來
在戰場。啼粧滿面殘紅印。專征簫鼓向秦川。金牛道上車千乘。斜谷雲深起畫樓。散關月落開粧鏡。傳
來消息滿江鄉。烏柏紅經十度霜。敷曲伎師憐尚在。浣紗女伴憶同行。舊巢共是啣泥燕。飛上枝頭變
鳳凰。長向尊前悲老大。有人夫壻擅侯王。當時祇受聲名累。貴戚名豪競延致。一斛明珠萬斛愁。關山
漂泊腰肢細。錯怨狂風颺落花。無邊春色來天地。嘗聞傾國與傾城。翻使周郎受重名。妻子豈應關大
計。英雄無奈是多情。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紅粧照汗青。君不見館娃初起鴛鴦宿。越女如花看不足。
香逕塵生烏自啼。麝廊人去苔空綠。換羽移宮萬里愁。珠歌翠舞古梁州。爲君別唱吳宮曲。漢水東南
日夜流。

念畢隨道。皇上朕罷。有這麼的珠玉在前。奴才那裏還敢下筆呢。高宗道。叙事還算詳明。我瞧也不見怎
麼。你家去慢慢兒做。總還能够強過他。和坤領旨。少不得叫家下門客捉刀做了來。覆旨搪塞。高宗自然

歡喜。這日降下恩旨。把阿木撒納等。分封開去。共計封出四人。噶爾藏爲韓羅斯特汗。沙克都爲和碩特汗。巴雅爾爲輝特汗。阿木撒納爲杜爾伯特汗。大學士傅恒。再三諍諫。說阿木撒納。外似誠實。內懷奸詐。縱虎歸山。定爲朝廷大患。高宗如何肯聽。傅恒沒法。眼看阿木撒納等四人。陛辭出京而去。纔祇三個月。伊犁大臣奏報到來。果說阿木撒納大有反狀。原來阿木撒納。一到西域。就移檄各部。自稱準部總汗。把清朝所封的雙親王。副將軍所賜的雙眼翎。寶石頂。悉行丟掉。仍穿着台吉舊服。用着渾台吉菊形篆印。把降清一節事情。瞞得鼓一般的緊。只說自己統率滿漢蒙古兵。來平此地。生殺與奪。獨斷獨行。派駐伊犁的將軍參贊。那裏在他心上。一面又派人到處流言。稱說自己威望。如何利害。準回諸部。如何畏服。中國要邊疆無事。非封自己爲四部總汗不可。將軍參贊。聽見他這種陰謀詭秘。知道朝晚間必有禍事。忙着飛享入奏。高宗見奏。深自懊悔。立刻召傅恒商議。造膝陳辭。奏對十分稱旨。就下恩命。派傅恒西征視師。籌餉調師。遣兵派將。勞了許多的手脚。費了許多的錢糧。總算把阿木撒納趕了俄羅斯地界去。伊犁全境。依舊隸入清國版圖。高宗脾氣。喜歡的是鋪張揚厲。於是御製了一篇開惑諭。又在太學裏頭。立碑勒銘。耗子跳入天秤裏。總無非自稱自贊。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思傾城聖君側席

平回紇大將凱旋

話說傅恒班師回朝。高宗召見。問了兩個多時辰的話。所談無非是戰爭情形。善後方略。問畢退朝。高宗

十分歡喜。此時近侍內監都與朝臣相通。內中有一個裘得祿。是和珅的心腹。當下就到和珅私第裏。告訴他道。今兒傳中堂陛見。奏對了兩個多時辰。爺歡喜得要不得呢。和珅忙問降了些甚麼旨意。裘太監道。咱們爺降了好些旨意。老傅奏說天山北路是準部。天山南路是回部。準強回弱。回部一覓服屬準部的。自從康熙三十五年。噶爾丹打了敗仗。回王阿布都實特自拔來投。聖祖遣人護送他到哈密纔脫去準部的羈絆。阿布都實特的兒子瑪罕木特嗣了位。又被噶爾丹殺敗。擄到伊犁。並將他兩個兒子大和卓木。小和卓木。拘在伊犁地方。叫領着回民。墾地輸賦。當那苦差使。前年王師定伊犁。就把大和卓木放回舊部。只留小和卓木在那裏。行得好心。沒有好報。阿逆之變。誰料小和卓木竟幫着阿逆。抗拒天兵。現在伊亂蕩平。他竟逃回本部去了。和珅道。老傅意思。無非要將全勝之師。移征回部。皇上心下怎樣呢。裘太監道。咱們爺倒也不見十分高興。只淡淡的回他道。既得隴何必再望蜀呢。伊犁整治得好。也够了。和珅道。老傅討了沒趣兒也。裘太監道。不承望老傅又講幾句話。恰碰在咱們爺心坎兒上。和珅驚道。竟碰在皇上心坎兒上。哎呀。他這揣摩工夫真不壞。是甚麼話呢。你講給我聽聽。裘太監道。他說小和卓木的老婆。是回部中絕色女子。名叫做香妃兒。這香妃兒的媚媚風流。真是天上無雙。人間少有。別的都稀奇。他那玉體上。生有一種異香。每逢沐浴之後。水裏頭都是香味。宮監人等。爭着藏起來。所以小和卓木把他寵得要不得。咱們爺專在女孩兒身上用工夫。你總也知道。和珅笑道。誰又不知。當今是風流天子。

不然老傅也不會這麼紅呢。多半仗着內眷的勢力。裘太監笑道。那個也不必提了。咱們爺聽到香妃兒不假薰沐。遍體芳香。笑得眼睛一條線似的。嘴裏不住口稱有趣。大有不得不止之勢。和珅道。竟也有這種奇人。別說皇上。我聽到也饑死了。裘太監道。那也容易。你就討差回疆去一輪。不怕不先弄到手。和珅道。我可沒這能耐呢。裘得祿去後。和珅轉了一夜的念頭。次日入朝。就奏請興師征回。高宗道。兩和卓木辜恩助逆。原屬罪無可活。但朕終不忍不教而誅。已飭將軍兆惠前往諭意。只要他們畏罪來朝。朕也很不願多事。和珅道。夷情叵測。就使回酋一時畏罪。總也要想一個妥善的法子。高宗道。妥善法子。難的。你可以有麼。和珅道。兩和卓木來了。奴才想就把小和卓木留在京中。賞他一個官職。索性叫他連家眷帶來。免得再生反覆。這是奴才一個兒的糊塗主見。可採不可採。還祈皇上訓示。高宗樂道。滿朝文武。只有你與朕意見相同。朕也這麼想呢。且待兆惠奏報到了。再慢慢的想法子。此時高宗銳意用兵。雖在隆冬。不忘習武。每日飭令八旗勁旅。在西苑較射。御前侍衛。也都張弓挾矢。往來馳射。颼發雨驟。氣象異常威武。這日。近侍奏稱一夜北風。西苑裏三海都冰凍了。今年爺沒有御過冰床呢。今兒用不用。請爺旨意。高宗道。下雪麼。近侍回奏是陰天兒。怕要下呢。這會子還沒有下。高宗道。傳旨他們預備起來。連太后的。一并預備着。太后如果。高興伺候他老人家。也樂一天兒。近侍傳旨去訖。高宗就到慈甯宮。奏請太后。原來這冰床是高宗獨運匠心造成的樣式。同轎子差不多。用八個人在冰上。推挽着行走。其捷如飛。上面

麝幃貂座。異常溫暖。真是消寒第一妙品。當下高宗見了太后。笑奏道。今年天氣暖。三海昨晚纔大凍。子臣已叫他們來下冰床。想請太后到那邊樂一天。不知太后賞臉不賞臉。太后笑道。難爲你一片孝心。年年陪我這麼玩。只累的他們接駕送駕。寒冰冷凍天氣。跪伏着也怪可憐兒的。高宗道。太后至仁極聖。澤及萬物。子臣自當仰體奉行。只是跪接跪送。朝廷體制。國家儀注。臣民分所應爲。倒也不必憐他。太后點點頭。隨問今兒較射麼。高宗回了一個是。太后回向近侍道。多帶點子東西。我要發賞呢。高宗道。又要太后勞心。子臣如何當的起。太后道。箭射得好。賞點子東西。也叫他們高興一點子。當下高宗奉着太后。到西苑裏乘坐冰床。較閱騎射。樂了一鎮天。後人有詩道。

拖床碾出閱冰嬉。走隊鑿了五色旗。黃幄居中奉慈輦。麝幃貂座日舒遲。

車駕回宮。已是上燈時候。近侍呈上兆惠由伊犁遞來奏本一道。高宗拆封瞧時。大略說是遵旨派遣副都統阿敏圖前往招撫。大和卓木。意尙恭順。小和卓木。很是倔強。聲令乃兄。起兵抗拒。大和卓木爲弟所惑。現已率衆守險。傳檄各城。互相援助。回戶數十萬。無不風從。揣他們意思。無非因我朝新得準部。反側未定。急切不能用兵。所以敢這麼猖獗。撫局已變。是否可以進兵之處。奴才不敢自專。請旨遵行等語。高宗瞧畢。心裏倒着實躊躇。要不用兵。香妃決不會到手。要用兵。又怕將帥鹵莽。不能生擒活捉。也是無益。這件事。又未便明降上諭。展轉愁思。毫無善策。這夜連晚膳都沒有好生吃。睡在床上。腹去反來。直到天

明何曾合過眼。深宮宵旰，說話的這張笨嘴，實也形容不盡。早有裘太監報知和珅，和珅嘆道：君憂臣辱，要聖上這麼焦勞，都是我們做臣子的過處。裘太監道：老和，你有法子，也替咱們爺分分憂。你們兩個交情，原不能作尋常君臣論的。和珅道：人非草木，聖上這麼疼我，真真殺身難報。現在法子倒有一個。但是大廷廣衆，未便陳奏。最好費你神，回去探探意旨。聖上如果歡喜，我再單身陛見。密審的陳奏，你看如何。裘太監道：不好與你代奏麼？和珅道：代奏怕不很便當呢。裘太監笑道：又是什麼鬼鬼祟祟的勾當。想那一日，咱們爺跟你兩個，在圓明園綠天深處，說是密談軍國大事。我沒有知道，撞進來，瞧見了，幾乎不曾把肚腸笑斷。事後還吃爺罵了一頓。其實他們胆也太大，門都沒有掩，就這麼究竟，又不是堂堂冠冕的事。虧是咱們兩個有交情。不然，你老人家聲名兒就不免要平常了。和珅被裘太監說着短處，羞得面紅耳赤。一語不發。裘太監道：這有什麼。我又沒有同別個人講過。你要如此，咱們兩個倒又不像是知己了。和珅道：是了是了。天也不早，你也應回宮去了。託你的事，千萬留在心上。裘太監笑着自去。不過頓飯時光，又騎着馬來，宣召和珅養心殿陛見。和珅大喜，跟隨裘太監入朝。行過禮，高宗賜他在腳踏_墊上坐了。隨問道：回子猖獗，裘得祿說你有希謀秘計。可是真的？和珅回奏：奴才也不過是一得之愚，可探與否，還求皇上聖裁。高宗喜道：有法子就好。你說給我聽聽。和珅道：本朝士馬精壯，糧餉充足，開起仗來，不愁不勝。就怕統兵將帥，未喻聖意，一味蠻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雖開疆土，如獲石田。皇上不是就爲這個愁悶。

麼。高宗不覺前席道。和珅你這個人。真是聰明。真有能耐。朕的心事。被你一猜就猜着。和珅道。奴才下見。偶爾上合天心。那也不值什麼。高宗道。這件事情。你可有法子處置麼。和珅道。依奴才糊塗主看。皇上儘下旨。飭兆惠開戰。奴才私下再修一封信給他。皇上有甚不便明宣的旨意。由奴才詳細關照他。皇上聽奴才。這主意兒。還好行麼。喜得高宗直立起來道。我的兒。你真是個可人兒。此事如果辦成。都是你的功勞。和珅道。國家天威。皇上洪福。這件事奴才知道。總會成功的。高宗喜極。隨下旨。飭兆惠相機進攻。這道上諭。却與和珅私信。一併發去。只道天戈所指。小醜立就蕩平。誰料兩和卓木。很是得衆。回部裏頭。無論。是城是莊。是堡。通通聯成一氣。人心固結。衆志成城。利害得要命的。并且回城都依着山岡建築。沙石柳條。夾雜而成。堅固險峻。矢砲都攻不入。清軍屢次進攻。屢次失利。損兵折將。不知喪掉幾多人馬。無奈高宗志在必得。添兵添餉。着着上前。死了一千。就調二千去。死了二千。就調四千去。這彈丸子黑的回疆。恁是如何利害。螳臂終難當車。揮戈終難返日。兩和卓木。只落得率領殘卒。投向鄰部巴達克山而去。大清將帥。那裏肯舍。一面下令窮追。一面飛檄邀截。巴達克山不敢違拗。立把和卓弟兄殺死。並他的眷屬。一齊獻到大營。於是回部悉平。時乾隆三十八年也。自二十二年出師到今。先後共歷七年之多。費去錢糧。真是恒河沙數。捷報到京。高宗聽得香妃無恙。餘者也就不在意了。倒是和珅看不過。密奏道。西征將士。櫛風沐雨。血戰七年。似不宜過於淡薄。高宗道。你要朕封他們麼。待回了京再封也不晚。和珅道。皇上天

恩。他們原也不敢計較早晚。但香妃還在營裏頭。萬里護送。他們雖然不怎樣。只要稍一大意。可就誤事不淺呢。再者他們建了這點子微勞。朝晚總要加恩的。也不爭在這一二個月頭上。高宗笑道。倒是你想的周到。提醒了我。咱們就快點子封了他們罷。說着。就提筆擬旨。忽又躊躇道。兆惠已經封過武毅謀勇一等公。按照祖制。已是無爵可加。叫朕封他什麼東西呢。和坤道。依奴才愚見。就加賞他一個宗室公品級鞍轡也好。但這個恩出自上。奴才不過獻罷了。是否可採。尚祈聖裁。高宗道。你這主意。斟酌損益。很有道理。朕就從你。於是下旨。加賞武毅謀勇一等公大將軍兆惠。宗室公品級鞍轡。封成勇伯靖逆將軍富德爲一等侯。其餘出力將士。盡都加封賜賚。又下旨。叫於京師大學。及各處戰爭地方。盡都建碑勒銘。稱述功德。到次年二月。王師凱旋。高宗又下特旨。叫於良鄉城南三里。築起一座將壇。壇上設着大纛。預備舉行郊勞典禮。這日順天府尹。八門提督。接着直隸總督咨文。知道凱旋軍前鋒。已到保定地界。離良鄉只有四站。忙着聯銜會奏。高宗傳旨起行。王公貝勒。六部九卿。滿漢文武。盡都隨扈出發。旌旗儀仗。整齊齊。排列了三五里路。御駕所經各地。先一日飭人打掃潔淨。鋪下了黃沙。每逢十字路口。都有禁旅把守。禁止行人來往。所以數十里平坦大道。靜悄悄的。絕無雜衆喧嘩景象。車駕到良鄉。凱旋軍恰也行到兆惠富德。此番凱旋。若按站而走。本該出月到京。因接着直隸總督順天府尹飛咨。知道高宗築壇設纛。親行郊勞典禮。遂晝夜兼程而進。這日行到良鄉地界。前隊探馬飛報中軍。說高宗御駕。已在將壇

等候。兆惠富德忙傳將令。叫麾下將弁。齊穿甲冑。肅隊而行。走不到十里。只見塵頭起處。五七騎關東駿馬飛駛而來。爲首兩騎。是傅恒和珅。兆富兩將軍。慌忙下騎。覷見和珅道。御駕將次升壇。我們奉旨來催請呢。兆惠富德忙又上馬。與和珅等並轡前進。和珅在馬上問道。香妃一路長行。乘坐的是馬還是轎。皇上很記念呢。兆惠道。馬蹊不很穩。用的是轎子。和珅道。那還罷了。派誰扶轎呢。兆惠道。牛提督馬總兵。都是很老實。很細心的人。這種緊要差使。恁我怎樣糊塗。總也不敢派年輕人充當。和珅道。馬牛兩人有多大年紀。兆惠道。大約總有五六十歲了麼。和珅道。陛見起來。這倒先要陳明的。皇上很不放心的呢。傅恒因問勞軍禮單。瞧衣過沒有。兆惠道。前兒接到直隸總督咨文。是本月十八日。駕發京師。二十日已初抵良鄉。午正升壇。行郊勞禮。午末行抱膝跪見禮。後來怎麼忽又改了。傅恒道。原本定二十日舉行的。後來欽天監奏。這日怕有風起。皇上因道。咱們行郊勞禮。原是作樂事情。老天偏要刮黃沙。還有甚趣味兒。纔叫移前兩天的。說着御前儀仗。已經遙遙望見。忽有兩名太監。飛騎傳旨。口稱奉上諭。着大將軍兆惠。靖逆將軍富德。領隊到壇聽候郊勞。無庸下馬。欽此。兆富二人。接過恩旨。敬肅前行。將次到壇。和珅等都各下馬步行。只見高宗率領滿漢文武。迎下壇來。兆惠富德。只得遵旨就馬背上。叩頭見駕。高宗親扶二人下了馬。一同升壇。向大纛行過四拜之禮。恩旨隆重。講了好些慰勞話兒。然後升御黃幄。大將軍等抱膝跪見。禮畢。傳旨歇息。這夜車駕宿在良鄉城內。次日回朝。高宗下一道上諭道。

霍集占兄弟大小和卓木。負恩肆逆。自取誅夷。至其先世君長一方。尙無罪過。非準噶爾之比。所有喀城外舊存。和卓等墓。仍令回戶管守。毋得樵采污穢。以昭國家矜恤之仁。欽此。

看官你道高宗爲甚猶哭老鼠假慈悲。忽地下這一道恩旨呢。原來這香妃雖生了雪膚花貌的體態。却懷有玉潔冰清的烈志。落花有意。流水無情。高宗竟不能奈何他。特沛殊恩。無非要他稍馳故國之思。勉就新君之寵而已。兆惠捷報到京。高宗已叫人在西苑內。替他收拾一所寢宮。一應陳設。悉照回邦體制。香妃一到。就派太監宮娥。引入西苑寢宮內。敬謹伺候。又因御膳房飲食不潔。特在西苑內。另起爐灶。選派回教廚子。專做回邦精菜。凡服侍香妃的宮監人等。一概不准私乞豬肉。體貼周到。禮遇隆重。在高宗也可算得仁至義盡。無奈香妃視若無睹。既鮮感激之意。亦無決絕之容。衣來就穿。食來就吃。內侍們稱說上恩。只點點頭兒。至多說一聲兒。我知道就完了。在西苑裏逛這邊。遊那邊。高興非凡。瞧見各種花草。有不知名的。就指問太監們。意態舒適。詞旨嫺雅。好似不知有亡國恨似的。這晚高宗駕臨。宮監們請他接駕。香妃纔發言道。我可比不得你們。這種奴顏婢膝的事。我是不慣的。要來儘管來。我也不攆他。要擺架子。叫他別個跟前。去擺。我可不願如此呢。太監道。宮裏頭體制。是這個樣兒。娘娘不接駕。爺只道我們沒有教導娘娘。又要白受一頓教訓。娘娘只當可憐我們。說着跪下地去。不住的叩頭。香妃不睬。太監沒法。只得奏知高宗。高宗道。初到的人。原不止苛求他的。說着時。已進了寢宮。只見香妃倚窗而立。柳眉鎖翠。

榭口台丹。端的好個模樣兒。太監報說皇帝爺駕到。香妃連正眼也不覷。倚着窗。儘賞他的夜景。高宗只得。搭趲着坐下。開言道。久慕芳澤。曷勝繫念。今幸天假奇緣。咱們兩個人。得在此間相會。香妃不理。高宗挨着窗。聞得一陣陣奇香。覺從香妃身上發出來。比一切花香藥香。都來的好聞。真叫人魂消魄醉。心動神迷。不覺又道。你既然到了這裏。少不得總要從這裏的體制。想家也是沒用。你要什麼。撫諭是吃的穿的玩的。告訴了我。總無有不依從。宮娥太監們不好。也只管告訴我。香妃仍是無言。高宗道。你這麼聰明的人。怎麼如此執拗。朕是天朝大皇帝。比了回部酋長。總強點子。現在帝后三災八難。常常病着。倘然出了事。朕就將你扶了正。你那時就是全國國母了。恁是誰。總強不過你去。香妃聽了此話。梨花粉臉上。頓時罩起一重濃霜。兩泓剪水秋波。電光似的注定了高宗。瞧那神氣。好似就有非常舉動鬧出來似的。高宗心中害怕。就起身道。朕回宮去了。你們好好兒勸他罷。勸的他回心轉意。朕還重重有賞。說着帶領從人自去。香妃在宮裏頭。跟宮監人等。倒也有說有笑。只是高宗一來。頃刻就變了臉。一種冷豔孤芳的神氣。逼得人不敢動輕舉的念頭。高宗見他這麼忠貞。心裏愈益敬愛。特選一班能言善辯的宮監。務要勸他回心。欲知香妃遵旨與否。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玉碎香消貞妃殉故主

花悽月慘聖主悼回姬

話說那一班宮監。奉了高宗旨意。都到西苑裏。拿不入耳之言。勸慰香妃。衆說紛紛。羣言絡繹。香妃被他

們苦纏不過。只得輕舒妙腕。從袖底裏取出一柄寒浸浸冷森森七寸多長的匕首來。向衆人只一掠。寒光四射。衆人都吃了一驚。忙問娘娘做什麼。香妃道。誰是你娘娘。你們別糊塗油蒙了心。當我是什麼人。我們回部女子。可比不得騷鞋婆。誰要勢盛就奉承誰。我活着是回部的人。死了是回部的鬼。你們兵強將勇。可祇能滅我的國。破我的家。殺我的人。我這顆心不向你們。你們又把我怎樣。這一柄小刀子。是我的隨身寶貝。我將來的結局收成。正全仗着他呢。衆心慌問。娘娘要尋短見麼。香妃道。國破家亡。久拚一死。但我這麼一個人。就這麼隨隨便便死掉。也很不值。總要尋一個機會。能够報答故主。纔不枉了。如果騷鞋子強逼我。我可就逞了願了。衆人大驚。都道了不得。我們快奪掉他的。正欲動手。只見香妃笑道。你們真都是傻子。打量我祇有這一柄刀子麼。老實告訴你們。這種刀子。我身上藏有幾十柄呢。你們有本領都搜了去。再者你們如敢犯我。我先自己抹了脖子。你們可又怎樣呢。衆人聽了。面面相覷。只得照實回奏。正是。

力薄難填滄海石。

心堅堪對歲寒松。

高宗聞奏。呆了半晌。向衆人道。好個孩子。這麼標緻。又這麼節烈。只可惜我。沒福消受。如果他肯回心。就不做皇帝。我也願意呢。衆人都道。料不過是一時之氣。日子久了。總也好了。高宗道。但願他這樣就好了。隨飭西苑宮人。小心伺候。委屈了那孩子。我是不依的。宮人遵旨。自然要一奉十。百倍的奉承。無奈香妃

情念舊君。淚點關山之月。心傷故國。魂飛邊塞之雲。蟬鬢蓬鬆。蛾眉緊蹙。每逢良辰美景。終覺腸斷魂銷。高宗聞之。愈添愁悶。這日和珅人見。高宗談起香妃的事。和珅道。臣有一策。可令香妃回心。高宗大喜。和珅道。香妃時時想家。無非是怕睹他鄉風景。只緊叫匠人在西苑裏。造幾所回式房屋。市街廬室。禮拜堂。一應俱全。使他瞧了歡喜。那一寸芳心。自然漸漸回過來了。高宗喜道。你這計策很好。爲甚不早點子同我說。和珅碰頭道。奴才不敢欺主子。這計策實是奴才門客想出的。奴才不過是捨人家牙慧。高宗道。你這門客。叫甚名字。有官職沒有。和珅道。此人姓馮。名文海。是個翰林院編修。高宗道。想必是才智之士。你明兒帶他進來見我。和珅領旨而退。次日果然引了馮文海。高宗歡喜。就賞了他一件貂褂。退朝下來。和珅向他道賀。馮文海道。都是協揆栽培之力。和珅道。什麼栽培不栽培。這是聖主曠代隆恩呢。本朝自從康熙年。定了服制之後。三品以下官員。從不許穿着貂裘。捨獬豸的。文海道。門下也知道。這還是宜興任葵尊侍御奏定的呢。當時王阮亭先生。還有一首七絕。嘲任侍御記得是。

京堂詹翰兩衙門。齊奪貂裘捨獬豸。昨夜五更寒徹骨。滿朝誰不怨葵尊。

和珅笑道。你知道就是。又談了一回別的事。文海起身要走。和珅道。我還有一句話。囑咐你。今兒的事。遇見令岳。別提起他。這個人很是多心。聽到了一定又要嘮叨的。文海應了一個是。笑着道。家岳就是脾氣不好。門下近來也不很去了。和珅道。定省之禮。不能缺的。你自己就沒暇。也應叫尊夫人走走。令岳的書

法。上頭很喜歡呢。他要照應你。只消無意中幫上一句兩句話够了。文海嘴裏應着是。臉上却就紅漲起來。原來馮文海的泰山梁尙書。並不是他夫人亲身父親。是乾拜的乾老子。這位馮太史。就有一格驚人妙技。一年善用夫人。從沒一回賠折過。可謂智賽陳平。才過周瑜。從前金壇于相國紅的時候。叫他夫人拜于太太爲義母。予相國夫了勢。就改認梁尙書做乾老子。當時朝士作詩一首嘲他道。

昔年予府拜乾娘。今日乾爺又姓梁。赫奕門庭新吏部。凄清池館舊中堂。郎如得志休忘妾。妾豈無顏只爲郎。百八牟尼親手挂。朝回猶帶乳花香。

和珅提及定省的話。文海羞惡之心。一時觸發。臉兒就紅漲起來。和珅覺着。忙用別話岔開。馮文海去後。和珅就到上房。跟姬妾們閒話散悶。暫時按下。却說高宗採了馮文海奇策。就下旨派了一位監工大臣。在西苑裏大興土木。築造起回式房屋來。帝皇家辦事。究竟銀錢撒漫。不過一年。工程全都告竣。誰料香妃不瞧見回式房屋還可。一瞧看回式房屋。觸動心事。愈益神傷腸斷。哭得咽梗難言。高宗此時。滿肚子不自在。沒處發洩。便都遷在獻策的人身上。事也湊巧。恰有一個御史名叫管世銘的。參了馮文海一本。參的款子。無非是行爲卑鄙。有玷士林等幾個字。正確在高宗心坎兒上。立下一道上諭。把文海革掉了。和珅見了。也很寒心。忙上本子。自請議罪。豈知上頭竟留中不發。和珅更慌了手脚。忙去找裘太監。探聽消息。裘太監笑道。你忙什麼。咱們爺爲了個香妃。鬧得心都不在肚子裏。這幾日連太后跟前。安都不去。

請。太后召了他好多回。都推說病着。那裏還有工夫。與你計較。依我說你那本子。原也不必上。和珅道。皇上病了麼。裘太監道。病是疾。西苑裏却天天去的。我也曾勸過兩回。說爺身子不大好。大可不必到那地方去。那人兒又不懷什麼好意。爺萬金貴體。自己也應保重。爺倒罵我。說我不懂事。說朕病了。那人兒就是靈丹妙藥。見了他一面。病體就好十去八九。我背地裏還向同伴們議論。咱們爺不病。還吃那人弄病了呢。你想他痴不痴。傻不傻呢。和珅聽了。十分嘆息。正是。

醫可病懷惟秀色。

銷殘恨隨付韶華。

裘太監去後。和珅就與妻子榮氏閒話。神氣之間。很是舒適。榮氏道。老爺這幾天。熱鍋上螞蟻似的。走出走進。何曾有一刻兒定過。問你話。總是不回答。今兒怎麼倒高興起來。敢是又有那一省督撫調缺。孝敬了大宗銀子來了麼。和珅笑道。太太的心。總在銀子上。我是爲管僕子參了馮二胖子。主子偏信管僕子。把馮二胖子革掉。心裏纔不自在呢。榮氏道。革掉馮二胖子。與你什麼相干。和珅道。你又來了。馮二胖子是我保舉的人。革掉他。明就是給我沒臉。我怎敢不要提防呢。隨把自己上本請罪。及裘得祿來家所講一節。告訴了榮氏。榮氏纔不言語。却說高宗在香妃身上。花去的錢。很是不少。何曾隨意過一日。究竟心不肯死。每日退朝之後。總要到西苑坐一時半刻。頭起還瞞着太后。後來太后也知道了。連召幾回。高宗總推病着。太后見召他不到。就親降慈駕到乾清宮。高宗慌慌迎接。太后坐定。就道聽說聽病了。現在

瞧你臉兒。還不似有病之人。高宗紅着臉答道。託太后福。已經好了。太后道。好了最好。我心裏很惦你。特來瞧瞧。李宗道。太后這麼高的春秋。爲了子臣。這麼操心。叫子臣如何當的起。太后道。那種話也不必講。咱們娘兒。又不是外人。你的心安了。我的心也安了。你心裏有甚不自在的地方。儘向我講。別悶在心裏。你要肯聽我這句話。就是你的孝順。比別的什麼都強。要不然。憑你怎樣待我。我總不快意呢。高宗聽了太后這一番誠懇的話。由不的天良感動。遂在皇太后前。雙膝跪倒垂涕道。太后這樣恩深。子臣還要隱瞞。天也不容了。太后道。我的兒有話起來講。高宗遂把香妃的事。從頭至尾。說了一遍。太后道。既是這麼偏僻。留着也沒用。不如成全了他的忠。賜了他死罷。高宗道。子臣費了八九年的心。終不然成了千金買骨。這個還求太后天恩。太后道。你既是不忍。依我還是放了他回去。要留在西苑裏。你可不准再到那地方去。滿蒙幾百萬女子。那裏挑不出一個兩個。定要那歸子。那歸子難道是天仙活寶麼。高宗不敢答應。太后道。我的兒。你是一國的主子。祖宗基業。國家命脈。都在你一個兒身上。那歸子懷着兇器。倘或有一點半點錯誤。你問問可對得起祖宗。對得起國家麼。高宗只得應了幾個是。太后又喊跟隨高宗的太監人等。分付道。皇帝要到西苑去。你們儘力諫阻。諫阻不住。就奏我要是專討皇帝好。私跟他到了那裏。被我打聽了出來。你們都休想活着。衆人都應說不敢。太后又坐了一回。纔起駕去了。高宗送過太后。回向近侍道。這又是難題目。可叫人家怎樣呢。從此之後。雖不能夠就此絕跡。却也不敢日日前去恭候了。這

一年恰巧國丘大典。先一日高宗就往齋宮齋宿。太后向左右道：「西苑中那妃子不除掉，終是禍根子。趁皇帝齋去了，咱們就去收拾他。」宮監人等自然盡都附和。太后立傳諭旨，宣召香妃。燕寧宮召見。衆宮監都竊竊私議道：「成日間鬧得天翻地覆，究竟怎樣一個美人兒，咱們今兒也得飽眼福了。」正說着，只見一人奔入道：「來了來了。」衆人舉目瞻時，見兩名內監引着一個寄裝美人，裹裹婷婷走將來。人沒有到，一股甜靜香氣先刺鼻透腦。僕將來，衆人都不禁道：「好香好香，正是引到彼妹。」乍識春風之面，導來阿監相驚秋水之波。早有小太監入內奏知。太后道：「到了進來就是了。」還等請麼，三五個宮娥打起簾子。小太監帶香妃進了內宮門。此時太后家常，只穿着織金南緞玄狐長襦，團龍江綢天馬坎肩，雪白的綾子襪，配着天緞京式旗圓鞋。一頭霜雪一般的白髮，還挽着一個旗式髻，端然境在炕上，吸旱烟兒。香妃照例叩過頭。太后叫他起來，他就委委屈屈站在那裏，低頭弄帶。太后先問了他幾句話，無非是年歲籍貫的套話。却聞着一陣陣甜香，薰得六十多歲老太后不禁也動起心來。暗忖：「怪不的皇帝着迷，果然香溫玉軟，如寶如珍。」遂問道：「聽到你不肯屈志，是不是？」香妃低低應了一聲。是。太后道：「皇帝賞識你，也是你的造化。怎麼倒又不願意呢？」香妃道：「皇帝是盛朝英主，賤妾是亡國遺嫵。皇帝宮中自不少秦姬趙女，雖蒙天恩，何敢妄冀非分。」太后道：「你倒底安着什麼心思呢？」香妃道：「賤妾受過小和卓木殊恩，小和卓木既犯了罪，被誅。賤妾也不願獨個兒活着。」太后道：「你竟願意死麼？」香妃道：「賤妾願意死，不願意活。」太后道：「好有志氣。」

我今兒就賜你死好麼。香妃歡喜道。太后天恩。賤妾九原有知也。感戴不盡呢。賤妾間關萬里。所以忍辱到這會子。無非想得着機會。替故主報仇雪恥。現在不能如願。這個身子。便是個贅旒。白活在世界。上有甚趣味。還是早早死了。好的多呢。太后肯賜我死。太后就是我的恩人了。說到這裏。不覺傷心哭泣。太后見了十分感嘆。回頭向衆太監道。傳旨。掩了宮門。下了鎖。無論是誰。都不要放進。太監遵旨。把門掩訖。太后又傳旨。叫三五個壯年太監。帶香妃後面去。用巾勒死。香妃叩頭謝恩。隨跟了太監。往後去了。舉止嫺雅。辭語從容。全不像就死的樣子。闔宮宮娥太監。誰不嘆息稱讚。後人有詩道。

維鬢生長大宛西。鈿合無情寶劍携。帝子不來花已落。紅顏黃土玉鈎迷。

却說高宗在齋宮。這日正要到天壇行禮。陪祭各大臣。都穿了花衣。按品排列在齋宮門外。專誠恭候。御駕靜蕩。嚴肅肅。連一點咳嗽聲音都沒有。忽見兩名看守西苑的太后。喘吁吁奔進來。侍衛攔住道。奉上諭。齋宮重地。不潔淨的人。概不准入內。二位請回罷。那太監道。咱們有要事奏爺呢。爺心坎兒上人出了事了。侍衛道。誰出了事。那太后道。香妃娘娘。高宗在裏頭早已聽得。忙宣旨傳這兩人進內問話。兩太監見過高宗。就把皇太后宣召香妃的事。說了一遍。高宗驚問。召他進去做什麼。那太監道。香妃娘娘。赴召。奴婢等原都跟了去。誰料門上攔着。不放奴婢等進去。娘娘入宮之後。門就掩了。往後的事。奴婢等就不跟仔細了。高宗大驚失色。忙傳旨備輦。立刻就回宮去。各大臣都諫道。園丘大典。正今兒舉行。皇上

回了宮。這大事就此中止麼。高宗道。你們別阻我。我這會子自己的心。也不能作自己的主。那裏管得你們許多。和珅搶上一步道。皇上既然有事。就欽派一位大臣恭代了罷。高宗點頭道。這麼也好。和珅道。派誰呢。高宗道。你說誰就誰。和珅道。大學士傅恒如何。高宗道。也好。你別麻煩。我這會子心不在肚子裏。說着又問車備了沒有。左右回奏已經備好。高宗也不待儀仗排列。就催着上車。於是太監侍衛人等。扶高宗上了御輦。簇擁着飛也似的趕回大內。也不待換坐軟輿。就步行趕回慈甯宮來。趕到宮門。見宮門緊閉。十來個太監排班似的站在兩旁。見了高宗都趨上請安。高宗喝令開門。太監笑回道。爺太后分付。誰也不許放進。奴婢可不能够作主。高宗躁腳道。不管誰分付。我要開。你就替我開。太后跪下道。奴婢可祇有一個腦袋兒。爺須原諒我。高宗怒道。太后殺得你。我殺不得你麼。偏你只遵太后的旨。不遵我的旨。衆太監聽了。全夥兒跪下。一齊叩頭。高宗白乾急着。沒法可想。清晨趕到。直等到晌午。只聽得呀的一聲。雙門洞開。一個內監笑音音走出。向高宗道。奉懿旨宣召皇帝進見。高宗巴不得一步就跨到裏頭。急頭頭走入。見太后端端正坐。只得上前請安。太后道。怎麼就趕回來了。高宗道。聽說太后召香妃。太后不待說完。就道你要見他麼。在裏頭呢。高宗道。子臣且去瞧瞧他。掀簾進內。見香妃的香屍。直挺挺橫在地下。異兵不散。膚色如生。那梨花粉面。還含着笑容。宛似海棠睡去。全不見有慘死樣子。心裏一酸。兩眼中的淚。便似斷線珍珠。撲颼颼直滴下來。正是徒嗟傾國難求。欲留不得。眼看名花落去。無可奈何。高宗此時。不

能够再顧什麼。搥胸頓足。大哭了一陣。哭畢。隨命太監把香妃屍身。抬進圓明園。親自動手。替他用香湯。滿洗。洗罷之後。又撫摩了一會子。纔叫用棺承殮。一應排場。悉照皇貴妃典禮。太后倒也不行禁止。只是高宗痛悼過甚。染成一病。服了一個多月藥。纔漸漸有點子起色。太后又怕他對景懷人。傳旨把西苑封鎖了。鑰匙藏在慈甯宮。誰要入內遊覽。須先到慈甯宮請旨。高宗幾回命駕。都是望門而止。這日和坤入見。高宗便告訴他想到西苑。瞧瞻香妃遺物。你可有法子。賺太香開這重門。沒有。和坤低頭半晌。隨奏道。從前聖祖皇帝。不是奉過皇祖母孝莊皇后。到木蘭大獵過麼。高宗道。不錯。那是有過的。和坤道。現在皇上也只要照這成例。奉皇太后大獵去。皇太后不答應。沒的說。要是一答應。這門就開定了。高宗道。這是不相干的事。怎誦你倒又并爲一談呢。和坤道。西苑左近。不是有一個昆明湖麼。皇上只說是水獵。請皇太后那邊去逛一天兒。到了那邊。歇息的地方。除了西苑。還有別的所在麼。皇太后自然會開掉這重門兒。到那時皇上儘可逛個盡情了。高宗大喜。過了幾日。果然到慈甯宮。啓請太后。昆明湖水獵。太后正爲香妃事情。手段過辣。傷了高宗的心。不得不畧假辭色。藉此稍慰其懷。當下笑道。我正想散散呢。昆明湖好極。明兒咱們早點子。總要玩上他一日纔罷。次日滿漢文武。扈着兩宮御輦。果然到昆明湖。大獵了一鏡。天後人有詠史詩道。

昆明湖水漾秋清。鴻鵠鷓鴣浴晚晴。水獵能時蕭管進。珍筵粉錯啓慈甯。

榜晚收獵，太后又大頒金帛，賞給會獵各將士。得賞的人，無不歡聲雷動。高宗至此，纔向太監道：這裏離城遠不過，回宮是来不及了。咱們那裏去宿一宵。請太后旨意。欲知太后如何回答，且聽下回分解。





清史演義二集卷四

青浦陸士諤著

第十六回

批通鑑獨抒卓見

巡江南遍閱名花

話說皇太后聽了高宗的話。就問道：那裏去呢？高宗道：西苑中房屋還潔淨。叫人收拾收拾。就好住了。皇太后道也好。於是特開西苑。兩宮駐了蹕。這一夜高宗憑物弔人。很灑了幾點多情之淚。次日回宮。已是晌午時候。總管太監呈上一張表文。高宗瞧時。原來就是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告成。正總裁傅恆等進的表。其文道。

原任經筵講官。太保保和殿大學士。一等忠勇公。兼管吏部戶部理藩院事務。管理三庫事。御前大臣。議政大臣。領侍衛內大臣。總理步軍統領事。總管內務府大臣事。臣傅恆等。奉勅編纂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告成。謹奉表上進者。倘恆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欽惟我皇上。法古綏猷。右文成化。稽帝堯而稽帝舜。考禮樂以等百世之王。監有夏而監有殷。秉權衡以定一中之統。刊歷代廿二家之史。文訂差訛。紀勝國三百載之書。編沿正續。廣修明於舊典。取鑒無遺。闡義例於微言。折衷有待。惟作者之謂聖。體則史而義則經。洵煥乎其有文。指以千而言。以萬成編。既定。至教斯垂。原夫在昔有邦。若時稽古。

因文見義。用布調於丹青。此事屬辭。咸取裁於筆削。蓋史使其記。必明取舍之宜。而鑑監於前。實具是非之迹。至編年以定體。尤提要而徵文。涑水之表歲系辭。稟輯實原於漢紀。紫陽之列綱分目。指歸悉本於魯書。洎遞嬗夫元明。亦間沿爲著述。然而年變益部。不同習氏之存劉。系出房陵。莫問昭公之在晉。合書地書人以表例。柄斃恒多。繫歲陽歲陰以表名。盾予不免。雖糾唐有作。文人之習相沿。而譏鄙無庸。史法之傳漸失。乃在前明中葉。復有纂要一書。略具規模。倍多踏駭。魯魚錯見。沿故牘之乖譌。臧否失宜。任詹言之蕪漏。當發函於幾暇。欲訂毫釐。因付館以編摩。載陳圭臬。纂排數載。蒼萃羣書。授青簡而肇錫嘉名。御丹毫而時抒精華。溯自分編以論次。逮茲削彙而觀成。凡條目之攸紛。幸容裁之悉稟。闡特權之論。覺管窺蠡測而無由。垂刪定之文。實薄壤流涓之莫助。承素玉而續彝典。說明則道自可行。仰聖祖而紹前聞。揆一則心無不合。昭其經法。大旨備而悉奉指南。示以變通。舊例繁而不皆從朔。大用策而小用牘。若網在綱。國爲緯而年爲經。咸指諸掌。審是非而繩懸悉準。具首尾而囊括無餘。紀載之例恭嚴。宜事增而文省。見聞之辭各異。故遠略而近詳。或分註以備言。特書與附書並列。或後經以終義。事本與事末該披。牒月竄之輿圖。悉河判重源之實考。星經之次舍。知躔同五緯之誣。國語則遙證金源。按出之傳譌始剖。兼世牒則遠徵蒙古。却特之受姓咸稽。以至正字審音。三蒼並協。旁及釋名辨物。五雅兼資。凡質實而辨疑。盡部居而州次。譬校籬於掃葉。作述之義昭如。摩體要於挈裘。與

替之端備矣。且夫正統偏安之辦。尤屬人心天命所關。卽良史未協於大公。欽宸斷獨衷於至是。蓋自緹油失職。恆緣諱飾爲文。迨至光岳分區。浸以詆諆成習。名互稱夫島索。徒相嘲出聘之車。號已貶於孫臣。尙欲侈橫磨之劍。總偏私之曲徇。致名義之都垂。況如丙子讖成。宋祚隨江湖並歇。庚申史就。元基與塞草同荒。乃或續景炎於南渡之餘。更且擴至正於北遷之始。皆妄加其予奪。遂盡悖乎公平。惟至聖之制義因心。故定案必循名責實。削紀年於閏位。褒乎大命之難讓。改書寇於舊條。截然內詞之真假。實從古未發之義。於此心適得所同。屬勝朝改玉之時。當聖代膺圖之會。欣際六龍乘御。大一統已悉受周疆。特念五馬倉皇。小朝廷尙僅留夏肆。殉黃巾於冀北。旣大書春月之三。擅白版於江東。遂並紀。福王之一。運分甲乙。存殘局而國號斯加。事附閩滇。溯遺封而藩稱非僞。是皆擴天地爲公之量。覆載同符。因之冠星雲有倬之章。典謨並燦。春秋之旨在居正。奉正義以無私。帝王之事集大成。勒成書於有永。允矣無偏而無黨。粲然是訓而是行。至特筆之所垂。統全書而成貫。劍南之冊未至。肅皇不改儲稱。上都之號猶存。懷邸難逃篡字。循莽大夫之例。望石城而冷哭褚公。冠周平章之名。對高廟而多慚狄相。莫不約羣紛以炳義。本彝訓以敷言。立綱常名教之大防。極微顯婉彰而一致。信讀書之貴得間。不啻引錐而畫沙。審觀人之必於微。乃如鑄鼎以象物。蓋揚黃鉞以治萬世。非天子莫操其權。而會民極以執兩端。獨聖人能見其大。昔者蘭陵通史。繁華徒侈千篇。貞觀晉書。險斷祇存四贊。咨忠臣

而錄袁粲。寧本親裁。侈盛事而補陳橋。何關之體。從未有定書法。則軒鏡心懸。著史許則堯文手勸。善者勸而惡者懼。知袁鉞之非空言。參於天而驗於人。在方策以明大道。書成一百二十卷。盡善盡美。而厲以加事紀四千五百年。舉要舉凡而得其當。臣等學慚閱覽。才謝淹通。識故籍而有愧五難。論先民而粗聞十例。時政記言。起居記事。顧依左右史之班。伯恭知古。君舉知今。難參大賈之列。屬操觚於虎觀。濫廁分排。承執簡於麟編。幸邀鑒定。惟子受得其書矣。詎能贊夫一詞。若臯陶見而知之。實叩榮於千載。從此名山藏副。定百家作史之謨。更欣秘殿刊成。闡奕禩傳心之要。臣等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恭進以聞。

高宗瞧罷。忽然高興。想撰一篇序文。叫太監捧過文房四寶。磨好墨。拈上筆。只寫了通鑑輯覽序五個字。搜索枯腸。再也寫不來一個字。只得叫太監收拾了。次日和珅入見。高宗就問。你家裏可有能人的人。朕要撰一篇通鑑輯覽的序。不知怎樣文思。終是不來。你有人不妨擬幾篇進來。聽朕選擇。和珅道。微臣門下。雖有幾個文人。怕不大佳呢。高宗道。朕也不光靠你一個兒。傅恆阿桂。朕都要囑咐他呢。和珅叩頭稱是。隔不到五六日。高宗的御製序文。早已煌煌宣了出來。也不知是誰代的筆。高宗自香妃去世以後。鎮日無情無緒。這也不好。那也不好。傅恆和珅等幾位休戚相關的大臣。百計替他解悶。那裏解的過來。皇太后也很憂悶。這日傅恆阿桂。在御前閒談。無意中說起南邊風景。很是可玩。當日聖祖皇帝。二次南巡。

遍處都留題句。實足爲湖山生色。高宗聽了心動。隨道咱們也南邊逛逛去好麼。傅恒阿桂齊都慫恿。高宗道。皇太后心裏不知怎樣。總要請請他老人家旨意。傅恒道。皇上孝思。皇太后總沒有不歡喜的。高宗隨到慈寧宮。奏知太后。果然太后異常欣喜。於是飭下內務府。派員到江西督造龍舟。戶兵兩部。飛咨各省督撫。修建行宮。派兵防護。高宗下旨。擇定明年三月南巡。此旨一下。各省官員。頓時都忙亂起來。督撫飭司道。司道札州縣。修塘的修塘。浚河的浚河。忙得要不一。一到正月。各省督撫奏本。陸續到京。報稱行宮御道。盡都修竣。高宗又派大臣。到各處躡踏轉瞬。二月中旬。高宗奉了皇太后。由紫禁城啟蹕。大開正陽門。離京向南而進。王公侯伯。貝勒貝子。盡都扈從。儀仗車馬。排列了十來里路。留守各王大臣。却送三十里纔回。高宗在路。無非是逢山遊覽。遇水題詩。不過怡情悅性的勾當。了無新奇事實可記。這日行到山東濟寧州地界。御道上黃沙也沒有鋪。行在蘆殿也沒有蓋搭。高宗大怒。傳旨查問。一時近臣回奏。知州顏希深。因事他出。州裏事。沒人辦管。現在地方紳士請急賑。顏希深的媽。擅令開倉發粟。也不管朝廷法度。有這麼糊塗的兒子。就有這麼糊塗的媽。請皇上很很辦他一下。也做戒做戒別個。說着山東巡撫的參本也到。高宗正要降旨。忽報皇太后召。高宗過了船。只見太后。見了太后道。我的兒。你知道沒有。這裏顏知州的媽。倒是很賢的賢母。他大子不在州衙。他就開倉發賑。救活了許多民命。高宗應了一聲。是。隨回道。太后不知他媽雖賢。他倒兒子很糊塗呢。隨把供差不妥的事。說了一遍。太后道。媽這麼賢。兒

子總不會十分不出息。人家有事，也爲的是公事。咱們將就點子也好。高宗應了兩個是。太后道：我已經回差人去召他。了說着人顏希深的媽何氏召至。太后笑道：在那裏就着他進來。隨向高宗道：我的兒別迷，你也見見他。高宗只得坐着。一時太監引進何氏。叩見過兩宮。太后賜了他坐。跟他攀話起來。高宗暗暗打量。見何氏五端身裁，慈善臉兒。奏對禮節，頗合規制。兩也納罕。見太后與何氏話得很是投機。太后先問你今年幾歲了。何氏起身回奏：臣妾七十三歲了。太后道：牙齒耳朶都還好。何氏道：託皇太后皇上洪福，都還好。太后道：我比你小好多歲呢。耳朶還好。牙齒已缺掉了好多個。現在只嚼幾樣很爛的東西。何氏道：臣妾草木之軀，何敢上比聖母。太后道：沒有的話。一般是個人。何分貴賤。當下太后褒獎備至。賜了他一方匾額。特派兩名太監，扶他上轎，送回州衙去。後人有詩道：

便宜發粟爲揚仁，嚴嫗何期白鶴陳。
鳳帽暫停溫詔下，中宮宣進太夫人。

何氏去後，太后留高宗水殿共飯。母子兩個講講家常，談談國政，很是快活。忽一個內監從頭艙進來，呈上奏本一道。高宗翻閱一過，纔欲傳侍臣擬旨。太后問甚廢事。高宗道：濟南府出了缺。太后道：就把顏希深升了。使得麼。高宗道：謹遵懿旨。只是太便宜了他。太后道：我看他爲這麼一個媽，監在上頭，總不致於誤事麼。高宗應了一個是。就親提御筆，擬下上諭。立刻降出去。把顏希深升了。顏希深靠着碼的福，得着太后知遇。從此平步青雲。不到數年，就升爲河南巡撫。此係後話。兩宮在濟寧駐蹕一宵。啓二南下。那御

舟行路。並不用牆帆檣。用黃絲絞成的兩條繹索。民夫百人。穿着黃綢號衣。分引兩端。沿堤前進。每一龍舟。用緯夫百名。宮眷侍從人等。大小龍舟。五七十號。即緯夫一項。已經有六七千人了。龍舟未到之先。地方官員。派遣兵弁衙役。分乘船隻。四處巡查。禁止民船出入。龍舟一到。兩岸迎駕的人。蜂蒸蟻聚。有獻詩賦的。舉貢生監。有預告的紳士。現任官員。更是不庸說得。高宗偶然賞臉。駐一日半日駕。這地方頓時就剩了個乾淨。光供一餐飯。山南海北各種山珍異味。那一樣不要辦到。兩宮隨從人等。又都是不肯將就的。花的銀子。真連水都不如。兩宮安坐艙中。如何知道呢。這日侍臣奏稱。明兒到揚州了。高宗道。古人說。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揚州風景。必有可觀。咱們到了那裏。多逛他一兩日。次日行抵揚州。高宗叫太監傳出旨意。兩岸人民男的迴避。女的不必迴避。揚州知府。接到這一道旨。立飭江甘兩縣。派遣差役往四鄉挨戶傳諭。叫民家女子打扮了齊整。都到江干迎駕。如違重究不貸。可憐揚州百姓無端遭着這個大劫。高宗却樂得要命的。憑欄閒眺。與二三侍臣品評揚州春色。高宗道。南邊女子。比北邊女子。究竟好看一點子。傅恒道。六朝金粉。原很有名的呢。高宗停了半晌。忽地嘆一口氣。傅恒忙問皇上何故發嘆。高宗附着傅恒耳朵。輕輕講的幾句。不知什麼。只見傅恒笑道。這個很容易。傳旨揚州府。立刻就可辦到。高宗道。你真糊塗極了。這甚麼事。也能够冠冕堂皇的傳旨。只好你私下向知府說知。叫他悄悄辦了來就完了。傅恒道。臣可不敢。這差使求恩派別人當了罷。高宗詫道。這又是什麼意思。傅恒道。皇后知道了。

臣還有命麼。高宗道：怕什麼。有我呢。傅恒笑道：臣不過一句玩話兒。皇上放心。臣遵旨是了。高宗道：要辦就辦。朕可沒那麼好。性。傅恒道：船快到碼頭了。一時船阿碼頭。運司知府等一衆官員都上來接駕。傅恒就傳揚州府。到自己船裏問道：這裏可有窰子。知府忙起身道：回中堂話。卑府境內風俗倒還醇厚。頭起雖有幾戶私窰子。自從卑府到任之後。嚴嚴辦了幾下。現在已經差不多了。傅恒知道他誤會了意思。笑道：誰有暇查究你政績。我問的是爲二十四橋自古著名。聖上途中寂寞。有好一點子的姐兒。喚幾個來陪陪熱鬧。知府應了幾個。告辭而去。傍晚時光。送下晚膳來。果然選到十名花朵兒似的窰姐兒。高宗大喜。就叫他們唱曲侑酒。金樽檀板。大有小紅低唱我吹簫雅致。散席之後。又特布殊恩。留他們御舟侍寢。左擁右抱。玉軟香溫。說不盡的快樂。正是：

春色上眉開意蕊。秋波窺鏡逗心痕。

次日日影橫窗。波光寫影。高宗與十個窰姐兒。兀自搓酥滴粉。意悅神酣。忽聞後艙。轟說娘娘不好了。高宗大驚。忙叫宮監出去探聽。一時回奏。說皇后娘娘不知爲了什麼。忽用剪子自把頭髮剪掉。太后知道了。傳懿旨把皇后船中宮娥太監通通叫去問話。怕還要召爺呢。高宗繙眉道：怎麼偏又有這種事。隨過船親自睇看。原來皇后挪拉氏自從正位以來。恩遇俱是平常。心裏未免鬱鬱。昨兒揚州府送上窰姐兒。宮監人等。偏又當作件新聞。紛紛備說。皇后聽着。肚裏沒好氣。又不便怎麼。悲苦交加。整整的哭了一夜。

次日起身。宮娥跪請梳裝。皇后道：「我這麼的人，巴不的早死一天好一天。梳裝他怎的？你們想罷。我就着個虛名兒，叫名兒是國母。現連個窰姐兒都不如了。這種日子，還活着做怎麼？說着又哭。宮娥勸道：「娘娘金玉之體，自己也要保重保重。就是爺逢場作戲，也犯不着這麼想不開。太后跟前爺跟前，安是總要去請的。不梳裝如可走的。出一個宮娥打開奩鏡，跪捧上來。皇后對着鏡，瞧見自己花容月貌，想到被人厭棄，不禁怨憤填胸，叫宮娥拿過剪子來。宮娥道：「他要修剪頭髮，授給了他。」皇后接過剪子，向頭上只一剪。烏雲般的香髮，早都剪了下來。衆宮娥疾忙搶救，已是不及。皇后只是哭泣。衆宮娥跪下道：「娘娘這樣奴婢等死無葬身之地了。說着，人報爺進來了。只見高宗躡進中綰，綰眉道：「你這樣鬧法，作死不作死。皇后道：「我本願死呢。死了倒能够超生了。高宗道：「你要死，那是很容易的事。咱們家自祖宗以來，從沒有過像你這麼鬧。你也知道咱們家風俗，最忌的是剪髮。皇后道：「我的老，你肯降旨把我賜死，那就是爺的天恩高厚。我也不承望再沾爺的恩澤。高宗大怒，正鬧的不得開交。太監轟說：「太后來了。只聽太后顛巍巍的道：「甚麼事我來瞧瞧。高宗忙着迎接太后進艙。見皇后亂髮麤髻，心下未免不自在。查究根由，皇后又不肯訴說。太后道：「不拘什麼，儘可告訴我，爺委屈你，我也好替你做主。現這樣分明不是與你爺作對，是與我作對了。那不是我自疼了你一場麼？從今以後，儘你們鬧去。我可再不管你們事了。說畢，扶着太監過船去了。高宗跟隨過去。一時降下旨意，叫把皇后原船送回京師。諭旨中措辭說本應位立，因其繼

位中宮。所以格外優容。後來皇后薨逝。高宗下旨。叫照皇貴妃禮治喪。不得祔祀太廟。漢員上疏力爭。究竟是留中不發。直到嘉慶四年。高宗賓天而後。始將此摺封交內閣存貯。後人有詩道。

鬢雲截去獨含顰。不學文昭望孟津。耐廟但虛椒屋禮。生前依舊儻中宸。

這都是後話。當下高宗駐蹕兩天。就開船渡寧。向金陵進發。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再講。

第十七回

傅經略宣威南服

溫將軍耀武金川

話說高宗龍船渡江而南。直到金陵碼頭停泊。江甯將軍。兩江總督。以及地方大小官紳。都來迎駕。高宗奉了太后。啓蹕登岸。遊覽各處。登鍾山。謁孝陵。御閱江樓。逛秦淮河。所有金陵名勝。沒一處不遊到。其中要算閱江樓。風景最勝。憑欄一望。浩浩長江。茫茫春水。銀濤雪浪。匹練似的向東流去。高宗不禁心曠神怡。回顧近侍道。這所在。總要題他一個匾額才好。和珅道。聖上就賜題一個如何。高宗道。題幾個字呢。和珅道。三個字四個字。都使得。高宗道。最好是四個字。沉吟半晌。隨道。我想長江一覽。四個還算貼切麼。和珅道。皇上聖明天縱。擬出的句子。怎出了賞格。也沒個人能移易一個字。說着時。紙墨筆硯。早都預備定當。高宗揮毫落紙。簌簌一氣寫了三個字。那第四個覽字。筆畫繁不過。一時記不清。略一停頓。墨就化將開來。縱筆寫去。自己看了。似乎限不相像。原來長江一覽的覽字。錯寫做覺字。變成長江一覺了。正在爲難。只見一人趨前跪下道。皇上這幾個字。寫得好不過。賜給臣了罷。說着。張丰索討。高宗見那人手

中寫有一個覽字。不覺大喜。隨道好好。就給你拿了去罷。那人叩頭兒謝恩。就把那張錯寫的匾額收了去。和珅見了。心裏未免不自在。原來那人。姓紀。名昀。別號曉嵐。是當世著名才子。官爲翰林院侍讀學士。最有捷才。善於應對。高宗平日也很喜歡他。當下見高宗錯寫了覽字。智急計生。畫出奇謀。救了此難。別人都還不在意。和珅自來小性。便有些不以爲然。虧得紀昀。生性聰明。爲人圓活。在和珅跟前。伯揆長伯揆短。一味恭惟。哄的他快活了。纔得無事。高宗在金陵地方逛了三五天。覺得六朝遺蹟。不過如此。傳旨啓蹕。向蘇州進發。却說蘇州城裏。有一個鄉宦。姓王。名紹曾。翰林出身。做過一任知府。守制在家。聽說聖駕南巡。滿想巴結一下。無奈家居偏僻。不堪駢蹕關防。貼鄰一座僧寺。有所園子。名叫獅子林。亭臺花木。頗極一時之勝。這獅子林。雖沒有圓明園那般輝煌壯麗。巧小精緻。倒也別雅風趣。其中一泉一石。一草一木。都不是貿然布置的。王翰林先幾日。便去拜那方丈。跟他商量道。聖駕南巡。想暫借寶園。接一回駕。普天率土。同是王臣。大和尚諒無不允之理。勢利不過。是和尙。聽說天子駕臨。自然趨承恐後。當下一口答應。王翰林就叫匠人開了一扇門。通到自己宅子裏。又把僧寺的園門堵斷了。園中一應陳設。書畫古玩。都是僧寺中數代珍藏。至寶。高宗一到。大爲稱賞。王翰林奏道。此處亭臺花木。皆係僧寺之產。如果有一二可寓目者。懇卽賜題爲幸。高宗道。怎麼倒又是寺產呢。王翰林道。微臣家舍卑陋。不堪駢蹕。特向鄰寺借此園林。供皇上一日。高宗不待說完。就道不庸說了。如此園林。屬了寺僧。所有十方世界。俗子村

夫都跑的進。那種人懂點子什麼。動得的動。動不得的也動。豈不糟塌了。這好地方。還是屬了你。倒能够聚集些文人墨客。詩酒陶情。賞賞那些名花芳草。王翰林聽了這一番旨意。喜不自勝。忙跪下謝恩。可憐僧守園林。被高宗輕輕一句話。就送掉了。高宗愛那獅子林風景。召畫師繪成一圖。以備攜帶回京。修改那圓明園。遊過蘇州。高宗笑向左右道。開得非常。見得平常。俗語上有天堂。下有蘇杭。宜有到蘇州時光。只道不知怎樣。逛過三五天。也不過如此。明兒到了杭州。又不知怎樣呢。和坤道。四書上說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皇上生長京師。又住慣了那仙宮似的圓明園。自然瞧不入眼了。龍舟行抵杭州。海寧陳閣老。早派兩個兒子。前來迎接。跪設聖駕臨幸私第。高宗喜道。難爲你們。大遠的誠心。朕本要瞧瞧你們老人家呢。是在杭州逛了兩天。傳旨向海寧進發。此時陳閣老家裏。各樣都已備齊。戲班女樂。耍百戲。打十番。雅自調絲品竹。豪至走狗鬪鷄。沒一樣不全。沒一樣不備。安瀾園中。鋪陳點綴。更是新奇精緻。不要說別的。光是花燈裏所點蠟燭。每夜就要費掉一百五十七斤。其餘繁華奢侈。不問可知。從陳府大門直到碼頭。一條石街三五里路長。僱齊匠役。趕緊修築。修築得平坦如鏡。整治得潔淨無塵。十幾名總管家人。坐着划子。在十里外往來探聽。這日接到家人探報。說龍舟離此。祇有八九里。晌午時可以行到。陳閣老忙率領閩族有職男子。穿着頂戴朝珠。都到碼頭等候。陳太太率領閩族女子。都在大門等候。雲候龍舟抵埠。陳閣老等排班兒跪成一線。請駕起岸。高宗傳旨叫免。陳閣老謝恩起身。恭引兩宮黃輿。

到家。女眷等遞職名請安。兩宮傳旨叫免。高宗奉太后臨御五常堂。陳姓男女分左右上堂。叩見禮畢。換乘軟輿入安瀾園來。這夜兩宮聖駕。就在安瀾園駐蹕。後人有詩嘆道。

鉅俗鹽官高渤海。異聞百載每傳疑。冕旒漢制終難復。曾向安瀾駐翠蕤。

陳姓家人瞧見了高宗御容。背地裏就切切私議。都說當今皇帝。跟咱們太爺。像得脫了個形兒似的。若不是兩個兒聚在一堆。咱們幾乎認錯了。怪不的外邊人都說皇帝是咱們家人。一個道。這話很有因呢。當日老太太生了一位哥兒。先皇帝抱去瞧瞧。暗裏頭換掉的。這哥兒就是當今。所以當今登了基。咱們太爺就告老了。爲的是就怕旁人議論。衆家人私下竊議。只道無人知道。豈知高宗因愛月色皎潔。獨個兒在水榭裏憑欄玩月。夜深人靜。外邊家人講的話。句句都聽明白。不覺毛髮悚然。忖追虧得太監們不在左右。要不然。那還成什麼話呢。次日陳閣老進來請安。高宗很有不安的樣子。隨降旨意道。你有了年紀。以後不必再行這個禮了。陳閣老道。君臣之禮。老臣如何敢廢掉。高宗道。按照古禮。原有賜几杖的。朕就賜與你几杖。從此跪拜之禮。可以免了。陳閣老只得遵旨。高宗在安瀾園中住了十來天。陳姓自閣老夫婦起。到總管家人止。沒一個不得賞賚。恩眷之隆。莫與倫比。這日正與陳閣老同坐閒話。裘得祿送進一個本章來。高宗畧翻一過。不覺變色道。竟有這種事。咱們可要回去了。陳閣老忙問何事。高宗道。金川土司叛亂呢。當下就召傅恒和坤等一班大臣。商議一會子。回明太后。啟蹕回鑾。陳閣老自送過十里。

方回。原來金川土司。在金沙江的上遊。分大金川小金川兩個部落。其地處川滇西藏之間。山深林密。形勢很是險峻。康熙五年。金川土司嘉勒巴率衆內附。聖祖給了他一個演化禪師印信。世宗征西藏。嘉勒巴的庶孫莎羅奔。率領部衆。隸將軍岳鍾琪麾下。從戰有功。奏授金川安撫司。莎羅奔於是自號爲大金川。號舊土司澤旺爲小金川。又把親女阿扣。配給澤旺爲妻。就叫阿扣。監住澤旺。莎羅禎一個兒。操縱兩個部落。到乾隆十一年。索性把小金川并吞了。奪了澤旺的印。四川總督一再檄諭。纔歸還了侵地。次年又出兵攻取革布什札明正兩土司的地。巡撫紀山。派遣副將率兵彈壓。莎羅奔非但不遵號令。還敢抗拒官兵。被他傷掉三五百人。馬紀山奏請進剿。高宗特調雲貴總督張廣泗爲四川總督。專任征勦事宜。張廣泗領了三萬大軍。分兩路進兵。一由川西人攻河東。一由川南攻入河西。奈萬山叢疊。溪河洶湧。深邃險峻。竟然奈何他不得。高宗又命大學士訥親前往視師。又起故將軍岳鍾琪於廢籍。以提督銜赴軍自効。勞師靡餉了好多年。依舊沒點子效果。下旨誅掉。張廣泗訥親又派大學士傅恒。爲經略大臣。傅恒於軍務上。很有閱歷。設謀運計。總算打了兩個勝仗。博着個面子而回。這都是乾隆十四年的事。環小金川的土司。共有九個。蟹爭螞觸。世世爲仇。中國因勢利道。得以操縱。駕馭莎羅奔的姪兒郎卡。是土司裏頭出類拔羣的人材。悟出強弱原由。都分合兩字。遂與衆土司釋仇結約。聯成一氣。與先緒斯甲結爲婚姻。又把女孩子配給澤旺的兒子僧格桑爲妻。慶這一來。兩金川頓時強盛。諸小土司皆不敢抗

拒。鄧卡病死。兒子索諾木襲了土司位。更與僧桑格合縱連兵。一戰而侵鄂克什土司。再戰而殺卓布什札土官。三戰而攻明正土司。旗開得勝。馬到成功。兵勢十分利害。四川總督阿爾泰派兵往護鄂克什。豈知小金川僧桑格胆大包身。竟敢跟官兵對仗。偏這官兵不爭氣。連遭敗仗。阿爾泰慌了手脚。星夜拜本到行在告急。高宗得報。立即啓駕回京。途中就與傅恒計議。傅恒先問皇太后意思怎樣。高宗道：「太后一片慈心。總不過要甯邊息武。只是獃子野心。不宜德懷。這回叛亂。未始非前番寬大受降。未甚懲罰所致。傅恒道：「皇上是決意用兵了。高宗道：「如何還好姑息。小金川受過大恩。這回叛亂。偏是他起發。朕恨不得草薙禽獮。殺他個靡有孑遺。傅恒道：「咱們那年創立的健銳營。還好用麼。傅恒道：「健銳營通祇二三千人。就可用。也不夠調派。高宗道：「怎麼處呢。這健銳營訓練起來。又不是一日兩日練得好的。原來高宗因金川調險難攻。遂於京師香山設立石礮。置造雲梯。簡選羽林快飛之士。習練成軍。賜名健銳營。當下傅恒道：「金川形勢。臣也頗知一二。萬山叢雜。石礮林立。礮外開濠掘溝。土兵死守在那裏。這就是賊人的長處。從前我軍所誤。就在以卡逼卡。以礮逼礮。石壁千仞。賊在壁內。我在壁外。賊在暗裏。我在明裏。我軍槍砲。都打在石壁上。於賊毫無所傷。賊人從暗擊明。槍不虛發。我惟攻石。賊實攻人。客主勞佚。形勢迥殊。餉靡老。曠日持久。臣昔年身任經略。即主張不攻礮卡。間道長驅。所以出師未久。即能直搗巢穴。太后大喜。隨命內監取出。高宗放開瞼時。果見顏色鮮明。筆法秀逸。太后問你看如何。高宗道：「果然虧他。太后道：「你應

許他題一首詩呢。高宗遵旨。隨道容子臣帶回宮去。明日繳卷如何。太后道。你帶回去是了。高宗退去之後。太后又與衆皇子樂了一回纔散。高宗共有十七子。永璜。永瑋。永瑑。永瑛。永瑆。永瑧。永瑨。永瑩。皇九子。皇十子。永理。永璉。永璟。永璠。皇十六子。永璘。除永璉。永琮。皇九子。皇十子。永璟。永璐。皇十六子。傷悼外。現存的不過十人。皇太后每日。必要召進宮裏。玩一會子。高宗奉旨留題。携帶歲朝圖回宮。少不得胡湊幾句。寫來搪塞。次日親自捧看圖。到甯壽宮繳卷。太后一見。就道題好了麼。快給我瞧。高宗放開。太后瞧時。見題句中有永綿奕載奉慈娛之句。太后道。這句子很吉利。永字恰又是孫子們的字輩。高宗道。既是太后稱賞。這永綿奕載四個字。就做了子孫們字輩能。太后笑道。永綿奕載。四代我能够及身見着。就好了。高宗道。那也容易。大阿哥的孫子。已經長的這麼大。明兒娶了媳婦。怕不就生下皇玄孫麼。太后樂道。我也巴不得如此。天子語言。真是玉音金口。無言不應。過一二年。定安親王永璜。果然生了一位皇玄孫。高宗賜名。叫載錫。於是御筆親書了幾塊五代五福堂額。頒向雍和宮後室。及大內景福宮避暑山莊各處懸掛。這永綿奕載之後。就是溥毓恒啟壽闈增祺八個字。溥毓恒啟。是道光丁亥年續擬的。壽闈增祺。是咸豐丁巳年續擬的。後人有詩道。

長樂宏開餞。歲筵駢詞吉語燦珠聯。一堂五世空前禩。此是乾隆極盛年。

這都是後話。當下高宗因阿桂平賊有功。賞了他一個管理圓明園護軍大臣之職。日長無事。便召他到

天下一家春，與和坤紀昀等幾個寵臣閒話解悶。一日高宗無意中談起年話說部。隨道天下各物有用沒用。原沒有一定的。像二國演義。在漢人不過當是閒書。無非酒後茶餘。供人家談笑罷了。一翻成國語。本朝將帥却就嘗做兵書戰策呢。和坤道。阿桂金川之投。分明就是諸葛孔明五月渡瀘。七擒孟獲。阿桂道。那是天子威靈。將士戮力。我有什麼功勞。怎敢上比諸葛。高宗笑道。你雖不是諸葛。我也幸非阿斗。紀昀道。阿桂的先知。倒不讓諸葛呢。有一日安營已定。忽下令遷徙。部下各將因天色已晚。盡力的諫阻。他反發下令箭。說違者立斬。部下沒奈何。只得聽從。心裏頭終不免怨誅。等到黃昏時光。天降大雨。原扎營所在水深丈餘。倘然不早移徙。全營都變魚鼈了。神奇不神奇呢。高宗問阿桂道。可有這件事。阿桂道。那也不足爲奇。臣因見羣蟻移穴。知道地熱將雨。纔令移營的。高宗喜道。我的兒。你真是我的諸葛亮也。阿桂纔欲回奏。忽聽外面轟鬧起來。欲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謝振定赫怒燒車

管韞山謬言賈禍

話說高宗正與阿桂和坤紀昀。在圓明園天下一家春談天。忽聽外面鬧鬧起來。忙飭太監探問。一時回說大學士程景伊出了缺。他的家人齎送遺本到此。守門侍衛不許他進來。纔做鬧呢。高宗道。朕前兒派遺醫官診視。遠說不妨的。怎麼就沒了呢。太監呈上遺本。高宗倒也愴然。隨向紀昀道。程景伊在朝這許多年。寅畏小心。從沒過一點兒錯誤。現在沒了。朕想撰一副聯語輓輓他。你就擬一副來。紀昀略一思索。

隨道臣已擬就了。可用與否。尙祈聖裁。宗道這麼快。念出來聽聽。紀昀念道。

執笏無慚真宰相。蓋棺猶是老書生。

高宗道好好。就這麼着罷。隨向阿桂道。漢人風俗。原與咱們滿洲不同。漢人最重的是師生。康熙年間。大學士王瑱齡沒了。聖祖曾諭官。只有係王某門生。着卽掛喪素服。現在程景伊沒了。這個禮也行得麼。阿桂道。皇上加恩程景伊。原無不可。但禮記上。師生只服得心喪。素服持喪。未免太重點子。高宗道。禮記上沒有。那也罷了。你回閣去。叫他們擬幾個諡法。俟朕選用。阿桂應着是。正欲告退。忽太監呈進一本奏章。高宗接來瞧看。纔閱得三五行。已經怒形於色。阿桂和琿紀昀。嚇得面面相覷。一聲兒都不敢言語。高宗瞧罷。就向阿桂道。你瞧瞧。也有這種吐帳的人。當朕是什麼主子。但敢上本嘗試。阿桂接過手。見是雲貴總督奏本。奏的是邊務事情。稱說前雲南按察使楊重英。自那年出防新街。爲緬夷虜去後。音信杳然。現在緬人縱其隨員知縣某某兩人歸國。始悉該前按察使虜到緬。始終不肯屈服。緬王欲贊他爲壻。譬說萬端。他終不願墮居邊地。足跡未出關門。似此殊忠奇節。實足震古爍今。合無仰懇天恩。下詔旌獎等語。阿桂道。論到楊重英。果然罪無可追。廣州楊氏是本朝漢軍世僕。重英之祖文乾。父應琚。案受殊恩。頻蒙曠典。重英這麼偷生怕死。非但有忝祖德。亦且大負聖恩。該督不爲他請罪。倒替他獨功。實屬糊不之極。高宗道。可見你有識見。楊重英自那年被虜了去。朕就降旨把他的家屬治罪。現在瞧他這本子。塗是明

說朕賞罰顛倒了麼。和珅奏趣道。皇上只消下一道旨意。把他很很申飭一番。或就把這兩個辱國的隨員未了法。那麼一辦。自然再沒有人敢嘗試了。高宗道。好極於是下旨。叫把兩隨員凌遲處死。并諭令滇督。日後重英歸國。也照這個辦法。阿桂和珅。平日見慣了。倒也不過如此。紀昀究竟是末學新進。心裏很爲不然。只是不敢說什麼。退值之後。後向阿桂道。楊重英忠貞如此。怎麼倒要辦他。阿桂笑道。聖意要這麼。誰敢阻止呢。紀昀道。我公身爲大臣。一語即可回天。記得前年。舒公待新疆地方獲了譴。有旨即行正法。來公聞之。伏闕泣求。保以人才難得。聖上也爲心動。但云上諭發出。已經三日。派人追回。已是不及。來公叩頭道。皇上果然恩宥。當令臣子。飛騎往追。苦苦哀求。纔蒙皇上俞允。來公的兒子。綽號來八百。每天能行八百里。馳抵新疆。正法的上諭。還沒有遞到。舒公就此得釋。現在楊重英以忠受罪。我公怎麼倒又坐視不救呢。阿桂道。聖上脾氣不好。我如何敢碰他。日子久了。你也會知道的。紀昀聽了。也不便再說什麼。辭着要走。阿桂忽又想起一事。喚住道。曉嵐會試期近了。欽命題目。你可擬着沒有。紀昀道。再不要提這話。外面的習氣。皇上都已知道。前兒在裏頭。皇上跟我談起士習不端。擬題懷挾一科。盛似一科。國家掄才大典。據的這個樣子。成何體統。總要想一個法子。痛痛懲他一懲。這一回怕要大改章程呢。阿桂道。怎樣改呢。紀昀道。聖意高深。何能猜測。阿桂嘆道。那裏都是聖意。全是和珅挑唆出來的。這和珅這麼作孽。眼前雖是興頭。日後結果終是平常的。你我瞧着他了。兩人談了一回。也就散去。一到場期。果然降

下殿旨，命親王大臣帶領侍衛嚴行搜檢。搜獲一人，立賞一金。這一科應試舉子，宛如侍決的囚徒，襤衣粗褻，備受窘辱。欽命題下，曳白的人多至二千餘卷。於是下詔切責，并裁減各省的中額。在高宗自以為正本清源，很好的整頓汙子。豈知士林中怨聲載道，把恨都歸在和珅一個兒身上。紀昀的見此情形，私下祕嘆道：衆惡所歸，舉國欲殺，其實和珅也。壞不至此。這一日，和珅適患微疾，遞摺請假。高宗派了都總管裘太監前往瞧視。恰恰紀昀也在那裏談論病情，無意中談到醫生上頭。裘太監道：現在太醫院大夫，只有開方的能耐，沒有治病的本領。請了他來，不過照例開一個方兒。服下去與病是不相干的。紀昀道：院裏大夫，倒沒有外面的好。所以有許多人，倒都願請外面大夫瞧呢。和珅歪在坑上，聽了此話，就問外面有好大夫麼。老紀你就薦一個與我。紀昀道：陳御史醫學很好，協揆總也知道。何不就叫他來瞧瞧。和珅道：陳御史是誰。紀昀道：就是海鹽陳汧。和珅道：那不是老王的門生麼。紀昀道：王中堂是陳漢陞主。他們二人確有師生之誼。和珅道：原來小陳也懂醫理。說着隨傳了一個家人，分付道：你拿我的名片，到大柵欄陳老義寓出，說我拜上。今兒待暇，就請他來一輪。家人應着去了。一時回說：陳老爺上覆老爺，本該開呼即到。因自己也病着，不能老路。叫小人請老爺安。走爺的名片，實在不敢當。依舊叫小人帶了回來。明兒如果好點子，一早就坐了轎過來，和珅道：這小子推說病着，敢是他瞧不起我。紀昀道：陳漢爲人素來誠實，推病諒總不會的。待晚生親自去瞧他。裘太監道：恁他怎樣。在我我跟前託大，諒總沒有這個胆。

紀的起身告辭。上了車。就向陳御史寓裏去。投帖入內。陳御史按進客廳。紀叫不及寒暄。就道和相邀你。怎賤託病不來。你這胆真也不小。陳御史道。今兒的事。真也巧不過。方纔和府人來。恰巧敵老師王公在此。敵老師聽說和相邀弟診脈。就問弟道。這奸賊命合當休。你去開方。就替我藥死他。爲朝廷除掉一害。不然。休來見我。年兄你想。這件事。叫我答應的好。不答應的好。左右爲難。只好託病不去了。紀道。怪道。我原說你不会說謊話的。原來有這麼一個緣由。只是和相已經惱了。年兄你這前程。怕就有點兒難保了。陳御史道。你要我。我那也紀有法子。紀道。這椿事情。論起來。尊師於理上。未免欠一點。同官非人。何難臚列奸私。上達天聽。明正其攬權誤國之罪。何必假手刀圭。作此詭詐的勾當。陳御史纔欲回答。忽家人報平老爺到。隨聽得一陣脚步響。那平老爺已滿面春風的走了進來。一見紀。就道。曉嵐也在這裏。巧的很。紀的道。平公滿面得意。諒必有甚佳作。平老爺道。這幾日文思不屬。倒是謝老兒做了一篇。很爽快文字。陳御史就問謝老兒是誰。平老爺道。就是貴衙門的謝振定。紀的道。謝振定是湖南人。現爲巡城御史。此老還有興做文章麼。平老爺道。和相的家人。在京城裏。橫衝直撞。雖說是奴才。差不多的主子。都要避讓他幾分。他竟敢搖虎鬚。很有限懲治了一番。你道利害不利害。陳御史道。怎樣懲治呢。平老爺道。今兒早上。謝老兒巡城。巡到菜市街。忽見行路車馬。紛紛避讓。正在不解。一乘高車風馳而來。掌鞭的車夫。虎形彪彪。大有不可一世的氣象。揮鞭四擊。路上行人被他擊着的。都各抱頭鼠竄。沒一個敢跟他較量。

謝老兒釋問路人。誰的車這麼有勢。路人道：「這坐車的人，非同小可。恁是誰。總沒有他那麼聲勢。」謝老兒道：「王爺貝勒爺。總也講個理字的。路人道：「王爺貝勒爺。希什麼罕。這坐車的是大智衛衛和府和伯爺家的管、大爺。王爺貝勒爺講理。他可也跟你講理。」謝老兒怒道：「一個奴才也這麼仗勢欺人。隨喝令巡役扣住他的車。巡役上車。不料車上夫子。竟敢動手。把巡役擊了幾鞭。和府管家大刺刺的道：「多大的巡城御史。胆敢阻止咱老子車兒。回過咱們主子。怕你這小小御史。就要吃不住了呢。路上閒人聽了這幾句話兒。都替謝老兒捏一把汗。紀的道：「臨了這個境界。此老真大難爲情。以御史道：「那也個甚爲難。拚去這個人。就不妨很很辦他一辦。御史雖微。究竟是朝廷官命。難道和坤爲了一個家奴。就好害掉謝老兒性命不成。平老爺道：「你們兩個人。真可算得本朝一對兒朝陽鳴鳳了。謝老兒當下。就喝巡役把和府管家摔下車。當街鞭責。打了個皮開肉爛。索性把他的車兒。一把火燒掉完結。現在這件事滿京城。都傳遍了。京城裏人。就替謝老兒起了個綽號。叫做燒車御史。你道他這個人胆子大不大。紀的道：「聽了呷舌道：「此公體甚。然而我殊服其胆。平老爺道：「曉嵐和如柳下。謝公介比伯夷。各行其是。各成其聖。也可算得異曲同工。紀的道：「別挖苦了。平公日前大喜。兄弟一點兒薄禮。可曾收到。平老爺道：「正是忘記了。昨蒙寵賜。內有詩韻四冊。每冊上題有一字。合觀是之子于歸一句。未識命意所在。紀的道：「這有什麼難解。閣下姓平。之子于歸。自應平上去入難道。別人可以代庖麼。平老爺一時悟會。不覺捧腹大笑。陳御史道：「曉嵐很會談

諧。發言作事。都有趣味。怪不的人人見愛他。那行子差不多。就是王文靖公。紀的道。王文靖公。是康熙初名相。事業文章。人寰彪炳。我如何比得上他。陳御史道。王文靖挾智任數。滿洲各大臣。沒一個不歡喜他。不是跟年兄差不多麼。紀的道。別的不要講。謝老兒這回鬧的亂子。你們瞧他。應得什麼處分。陳御史道。至多也不過斫掉腦袋。除了叛逆。總沒有凌遲之罪。紀的道。這倒不能講的。像私史的案子。論極刑的。不知幾多人。吳愧菴。潘禮章。都是當時名士。怎麼都遭凌遲呢。那潘吳兩子的絕命詞。我還記得。隨郎吟道。

一半春光縲縲過。睡壺敲缺待如何。鶯聲啼老聽難到。柳絮飛殘撲轉多。覓院斜陽連雉堞。朦朧短夢透巖阿。不堪往事成回首。總付錢塘東逝波。

抱膝年來學避召。無端世網忽相嬰。望門不敢問張儉。割席應知愧管甯。兩世先疇悲欲絕。一家累卵

香難明。自憐腐草同湮沒。漫說瞋蟲誤此生。

陳御史道。本朝待到文士。也未免過甚一點。卽如丁未年。禮部尙書立啟堂。撫捨了王漁洋朱竹垞查他山三家詩集。并吳園茨的長短句。奏請毀禁。幾乎又興大獄。倘沒有管世銘再三諫阻。不知又要害掉幾多好人呢。紀的道。漁洋的詩。果然沒批評。至於世路上頭。這位老夫子。究竟不甚明了。聽說當時內大臣明珠壽辰。崑山徐大司寇。勸他做一首祝壽詩。他竟發脾氣道。曲筆以媚權貴。君子不爲也。拂袖而出。徐公竟奈何他不得。其實吟詩聯句。不過文字因緣。就是風骨。也論不到這上頭。平老爺道。漁洋沒後。門人

私謚他爲文介。就爲他脾氣兒古怪之故。紀昀道。論到脾氣古怪。現在的人。也很不少。卽如文端伯伍中堂。跟和相是至親。陳御史道。不錯。伍中堂小姐。是和珅繼母。和珅稱伍中堂外祖呢。紀昀道。去年子伍中堂家裏有急需。一時銀錢不湊手。公子輩就問和相告貸了二千金。論倒他們這種人家。一二千金。原是不在心上的。何況彼此又都是至親。豈知伍中堂知道了。就把公子輩排揎道。我於親戚間銀錢上。素沒往來。你們怎麼私向和府借錢。壞我的家法。嚇得公子輩認過不迭。都道銀子送了來。虧得沒有動。我們就原封送還他如何。伍中堂道。既向人家告貸。又退還人家。人家豈不要見怪。快寫一張借據。把咱們的莊單。揀一張價值相當的。送過去作抵。待提日有了錢。備齊本息取贖就是了。公子輩只得從命。和相力辭再四。究竟外孫子扭不過外祖。照單全收了纔罷。你道此公脾氣。古怪陳御史。陳御史纔要答話。忽見家人送進一張知單來。回道。洪老爺請吃飯。老爺去不去。紀昀就陳御史手裏瞧時。見平老爺與自己。也都請在上頭。笑道。雅存怎麼也鬧起來了。陳御史道。雅存的老太太扶孤守節。教養他到這會子。雅存一身學問。都稟的是母訓。現在他情人繪了一幅機聲燈影圖。徧求名輩詩筆表揚。你我至交。自然都邀在裏頭了。紀昀道。原來又是個索討詩債的。隨問道。你不去。陳御史道。表揚潛德的勾當。如何可以不去。你總也不能推託呢。紀昀道。我倒是怕做詩。你瞧上面所列的。武進管世銘。青浦王昶。都是當今大名士。我如何敢濫竿呢。陳御史道。你要不去。別說洪雅存不肯答應。就我陳漢也不肯放你過去。隨遞過筆。叫他

簽了一個知字。接着平老爺也簽了。一到次日。紀的坐車到洪稚存太史寓所。已經賓朋滿座。見管世銘王昶陳漢平公等幾個熟人。都在那裏。彼此見過。纔談得三五語。又報客到。進來兩人。一個滿臉油滑氣的。認得就是前任雲南布政使畢秋帆。一個鬚眉浩白的是江南名士沈歸愚。彼此見過。主人洪稚存取出那幅機聲燈影圖。向衆人拱手道。費神表揚。衆人接來瞧時。見繪着洪太夫人機房課子。母織兒讀。一燈相對。景象很是淒慘。衆人都不覺肅然起敬。洪稚存道。予小子得有寸進。都是太夫人二十年茹苦含辛。教養所致。還記得那年從太夫人受儀禮。讀至夫者妻之天句。太夫人慟絕良久。悲呼道。天乎。吾何戴矣。後來念書。這一句就此廢掉。衆人聽了。齊聲讚嘆。當下衆人有卽席揮毫的。有默坐構思的。也有請帶回家去。題了送來的。題好了詩句。便互相傳看。互相稱讚。這都是文人積習。不庸細表。一時筵席排好。主人邀請入坐。淺斟低酌。談笑風生。陳御史道。本朝賞賚最重的是花翎。漢軍人員。得賞花翎的。真是寥寥可數。康熙年間。福建提督施琅。平定臺灣。論功第一。聖祖封他爲靖海侯。世襲罔替。施公疏辭侯爵。懇照前此在內大臣之列。賞戴花翎。當時部臣都議道。在外將軍提督。照例不能給翎。聖祖因他功高。特旨賜戴。那時光的花翎。這麼珍貴。不像這會子。和府中十來歲哥兒。都拖着一條花翎了。紀的道。伯揆和公。論到功德呢。多賞幾條花翎。也自應當的。皇上春秋是高了。政事又繁不過。倘沒有伯揆替他講笑話兒解悶。怕早悶出病來呢。和府哥兒不配戴花翎。誰配戴。衆人齊聲附和。這個說尙書勳業超千古。那個說吏

部文章日月光。無非都是稱讚伯揆的話。別人還不在意。其中只有管世銘賦性耿直。疾惡如仇。瞧見衆人阿諛諂媚到如此不堪田地。不禁忿火中燒。大聲道。諸君何必如此。我正有封事呢。明兒瞧着就是了。這一個瞞空霹靂。嚇得合陞高朋。目定口呆。身搖舌咋。稚存忙道。諸君勿怪。管公已經醉了。世銘道。稚存你也這麼說。我何嘗醉。你纔醉呢。你去想罷。光天化日之下。竟致豺虎狐鼠。同沐皇恩。不是咱門諫官的過失麼。洪稚存沒法。只得敷衍着他。王昶沈歸愚都起身相勸。王昶問家人管老爺的車。套好了沒有。洪稚存也怕買禍。忙叫家人飛出走去傳話。一時回說車兒套好。衆人就把管世銘勸了出去。眼看他上了車。纔回席飲酒。紀昀道。此老如此屈強。我殊殊服他。平老爺道。可與謝振定。稱爲諫垣雙璧。稚存心裏。很是就憂。聽他們講話。也並不插語。席散回房。一夜何會合眼。次早。正要派人探聽。忽家人入報。管老爺沒了。稚存大驚失色。欲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林爽文起發天地會

柴大紀方守諸羅城

話說洪稚存因管世銘語言不謹。得罪了權貴。正替他就憂。忽報管老爺沒了。驚道。昨兒好好的呢。得的什麼病。家人道。光景是急病麼。小的也不很仔細。稚存嘆道。這真是禍福無常。風雲不測了。說着。管府報喪條子也到。洪太史與管侍御是同鄉。平日交情又好。因此一早就坐車過去。幫助經理喪事。管侍御作官半生。死下來。除了幾部自著的詩文集外。也沒有什麼別的家計了。還是洪太史與了個頭。替他沿

門求助。捐了幾兩銀子。把他的靈柩運送回南。此係後話。京中自管世銘死後。諫阻裏頭。幾個僱強人員。漸次消磨盡。燒車御史謝振定。奉旨罷職。回歸湘鄉去了。海鹽陳漢。外放了鞏昌府知府。殺雞嚇猴子。滿朝人士。誰見這個時勢。嚇得箝口結舌。朝政的是非。人才的得失。半個字也不敢提及。每日照例上朝外。無非詩酒陶情。琴棋消遣而已。正是。

聖代即今多雨露。諸君何以答昇平。

這一年是皇太后七旬萬壽。高宗下了一道普天同慶的旨意。京內外滿漢各官。頓時都忙亂起來。文自督撫司道。武自提鎮遊參。以及預告各大員。都各備辦禮物。入都叩祝。外藩只西藏班禪活佛。親自來京祝嘏。此外如安南緬甸朝鮮琉球蒙古各盟旗。西域各部落。都只派使遞表貢獻。高宗叫禮部定出慶祝次序。一總排了五七日。第一日是宗室王公貝勒。第二日是懿親國戚。第三日是在京文武。第四日是各省文武。第五日是外藩。第六日是致仕各員。第七日是各省耆民。又下特旨欽選三班九老。是文職九人。武職九人。致仕九人。都是鬚眉皓白。年在七旬以外的。就命在香山賜宴。貝子弘旻。繪就香山九老圖。進呈御覽。後添八旬萬壽照例欽選九爺。因旻貝子已經去世。就叫畫苑艾啓蒙。繪成第二圖。後人有詩道。

九爺香山禮數殊。瑤華妙筆手親摹。臚獻八巵重開宴。畫苑能成第二圖。

月盈則虧。日中則昊。盛衰哀樂。迭相循環。京裏頭千官祝嘏。萬衆嵩呼。正熱鬧繁華得要不得。豈知東南

角一個海島上。腥風血雨。已捲地掀天。價起將來。高宗聞報。慌忙召集大臣。商議平亂大計。原來臺灣海島。自從康熙二十二年。鄭氏滅亡之後。隸歸清國。備沐皇恩。無奈島地肥沃。物產豐阜。富庶之名。遠聞京國。人怕出名豬怕胖。臺灣一出了名。那些做官的人。都千謀百算鑽路子。找門道。想到這兒來做官。千里爲官只爲財。何況臺灣遠在海外。天高皇帝遠。自然任我所爲。再沒個人兒敢來問信。這壓一來。臺灣的政治。自然不問可知。康熙六十年。臺灣知府王珍。橫征暴斂。百姓被逼不過。奉了朱一貴。揭竿起反。七日工夫。全臺盡陷。未一貴自稱中興王。建號永和。剪髮改裝。耳目倒也一新。可憐只與頭了一個多月。烟消霧散。依舊一場沒結果。當時有童謠道。

頭冠明朝冠。身衣清朝衣。五月稱永和。六月還康熙。

一貴之亂既平。聖祖下旨。特命滿漢御史各一員。巡按台灣。察訪民間疾苦。每年一回。在上頭以爲勤求民瘼。無微不至。其實多設一員官。國家多費一分開支。百姓多受一層腹削。於地方有甚益處呢。台島人民。大半都是客籍。客籍裏頭。多半是漳泉惠潮人。稟性强悍。每爲了強大的事情。聚衆械鬪。拚到個你死我活。官兵彈壓不住。只得掩耳盜鈴。聽其自輿自止。因此台地官兵。頗爲民間輕視。這一年福建撫台楊景素。又想出一個新法子。叫把台島山地。劃出番漢兩界。把近山墾熟的田地。盡與生番。生番不知耕種。仍被漢人偷耕私種。地既化外亡命之徒。尤易藏匿。內中有一個姓林名爽文的。才智出衆。胆略勝人。林

姓原是大族。爽文被闖族推爲袖領。劃界令下。姓下也被劃在界外。爽文投袂奮起。向衆人道。咱們家弟兄。可憐都變做生番了。咱們究竟都是清白良民。安分守己。耕自己的田。吃自己的飯。跟不講理的番子野人如何共的。下要是不願意。除非躲向界內去。那些田廬屋舍。都是祖宗辛苦經營。幾輩子掙下來的。一朝丟乾淨。對的起祖宗。對不起祖宗。再者也不能夠活命呢。衆族人聽了。臉上頓時。都現出忿忿的樣子。一人道。咱們那一樁得罪了官府。却把咱們治的這麼苦。林爽文道。百姓與官府。那有評理的地方。沒有罪。做了百姓就是罪。官府要你怎樣。你不肯怎樣就是罪。別說要我們做生番。就要我們做牛做馬做驢子。我們也敢不做。了麼。我所慮的。倒並不在這上頭。現在我們這些人。劃在生番界裏。使都是生番了。官府當我們是生番。我們自己也當是生番。就有一怕。怕生番不肯當我們生番。還當我們是漢人。生番不會耕田。不會織布。專靠劫掠過日子。咱們弟兄諒都知道。萬一殺將過來。我們可怎樣呢。衆人都道。果然不錯。那起番子都是蠻。而無理的。我們如何敵的過。有一人道。我倒有一個法子。閩族弟兄。聯爲一氣。耕田時光。一同耕田。禦敵時光。一團禦敵。那就不怕他了。爽文道。防禦的事情。不是一家一姓做的成功。好在番界中漢人。不是咱們一家。爲今之計。把界內漢人。通通聯絡攏來。立成一個會。會內的人。通通是弟兄。有難同當。有福同享。要能夠始終如一。別說這幾個生番。就官府也不怕他了。衆人齊聲稱妙。林爽文道。辦事只要齊心。咱們弟兄既是這麼齊心。這件事我保的住一定辦的成功。現在大家出去。把就

認識的人邀來。張王李趙，愈多愈妙。衆人又齊聲應允。過上幾天，果然聚集了三五千人，結成一個會。名叫天地會，插血爲盟，就推林爽文做會首。立出幾條章程，無非是禍福同受，彼此義氣的意思。從此天地會在番人界中，聲勢一日一日振起來。別說界內漢人，就界外人民，被官府脞削不過，也爭先恐後的繳錢入會。不到兩三個年頭，台南台北，竟有三分之二都變了天地會世界。林爽文的號令，比了臺灣巡按示諭，竟要強起十倍。從知縣衙門起，直到按台衙門，衙中應役差人，十個裏頭倒六七個是天地會人。官府舉動，瞬息皆知。官中雖也有些風聞，但是做官的人，只有賺錢的能耐，沒有辦事的本領。何況天地會聲勢赫然，保他不來纏繞。已是萬幸，誰還願老虎嘴邊拔鬚兒呢。因此天地會橫行無忌了十多年，竟沒個人敢來問一聲半句。事有湊巧，這年朝廷新放了一位台灣總兵，姓柴，名大紀，軍務上頭，很有閱歷。一到任，聽到天地會結黨橫行，心裏就大大不然。飭弁邀請台灣府知府孫景燧、彰化縣知縣俞峻、澎湖副將赫生額、游擊耿世文，到衙問話。台灣文武接到請帖，早都懷着鬼胎。見面之後，就見柴鎮台道：「聖明世界，容鼠輩這麼橫行，朝廷費俸銀耗錢糧，終不然要我們這些文武來鎮天價打盹兒不成。說倒這裏兩股的眼光注定了。」赫生額道：「赫道赫道，協台等孫俞兩公都是文官，不必說。你我手下有的是兵，也好學着人家不問，鬧出亂子來。姑息養奸的罪，誰也推不去。」赫協台道：「你可怎麼說呢？」赫生額起身道：「鎮台容稟本協管的是澎湖，柴大紀不待說完，就道：『本鎮也知道台灣澎湖都是皇上家土地，總兵副將，都是

皇上家官員。搜匪捕賊。都是皇上家事情。誰應辦。誰不應辦。再者澎湖是台灣。屏風兒。沒了台灣。澎湖還守的住麼。就拿澎湖論澎湖。你敢保澎湖地方。沒一個天地會人麼。赫生額連聲應是。一個字也不敢辨答。孫景燧起身道。鎮台大人。今兒見責。論理我原不能辨駁。但是天地會。不是一日一時城功的。歷任文武。一竟這麼容忍下來。倒也不會見鬧甚亂子。要責備。應把歷任各官。通通責備。似不應光怪我們幾個人。柴大紀道。本鎮蒙皇上恩典。到這裏來做官。只曉得一心報主。孫太爺見怪。我也不暇計較。赫生額道。林爽文雖然拜盟結會。逆跡究未昭著。調兵派將。未免小題大做。照本協台見。暫可不必舉兵。請孫太爺。俞老爺。出一根硃籤。派兩名差役。就好辦了。孫俞兩人。一聽此話。嚇得面如土色。都道天地會何等利害。我們如何敢拿他。柴大紀道。恁他利害。總不個是個子民。二位都是父母官呀。孫景燧道。林爽文懂得法度。也不會拜盟結會了。柴大紀道。原來孫太爺也知道他不懂法度。那麼方纔搪突的地方。諒總可以見恕了。隨道。此事我已決計拿捕。赫協台耿遊擊。且都回汛地去訓練本部。聽候調用。又向孫俞兩人道。到了那個時候。少不得也要借重呢。府縣兩人。面面相覷。上了抬盤。又正便十分推卸。順口兒應了幾個是。柴大紀送過客。就與幕賓恩議這件事。幕賓道。此事論起來。鎮軍未免鹵莽一點子。大紀道。怎麼倒又鹵莽。敢是會匪不應拿捕麼。幕賓道。誰說不應拿捕。不過該會既然設立了這許多年。根深蒂固。各衙門裏頭。難免不有賊人線索。萬一漏了消息。賊人有了防備。可就費事了。再者府縣文官。照理也應先與道

台商量。柴大紀道。這話很是。我明兒就去拜會道台。次日。柴鎮台坐轎到兵備道衙門。道台永福接入花廳。大紀談起捕匪事宜。這位道台。原是宗宰哥兒。一點世情也不懂。你說長。他就長。你說短。他就短。大紀所請。永道無不全允。於是調兵三百。命赫協台。耿游擊會同孫知府。俞知縣。同往拿捕。臨行柴大紀囑咐道。本朝的法度。當今的脾氣。衆位諒多知道。記得那年清水教王倫起反。欽差大臣舒赫德攻破臨清。削平大亂。只爲逆首王倫。未曾生俘。就被當今很很申斥了一頓。赫協台接口道。此事我也知道。那時我也在舒公部下呢。王倫已被參領音濟圖擒住了的。因爲從人稀少。依舊被賊衆奪了去。縱火自己燒死。所以舒公受這申飭。柴大紀道。你知道就好了。俗語吃一虧。學一回乖。此番出兵。這林爽文無論如何。總要生擒活捉。你們也有體面。我也不至於受申飭。赫協台道。這不消鎮台費心。能够生擒。誰又願縱放了。呢。當下赫生額督率三照人馬。奮勇前進。恨不活擒林爽文。踏平天地會。大軍到處迅疾如風。豈知行近大理村。前哨飛報。前面山寨中偏豎天地會旗號。路狹地險。怕有埋伏。赫生額聞報。勇銳之氣頓時壓倒三丈。問道賊衆。瞧見咱們旗號。不逃麼。哨探道。沒什麼動靜。赫生額道。糟了糟了。我原望他聞聲逃遁。不承望這賊子竟這麼的胆大。此時孫俞兩個文官。已嚇得幾乎跌下馬來。赫協台究竟行伍出身。胆略非常。傳令道。既是前面有賊。咱們就這裏紮營罷。好在還隔着五七個村庄。賊子總也不會衝過來。隨問這裏是什麼所在。哨探回道。此地名叫大墩。離賊巢約有五里之遙。安營已畢。赫協台與孫知府商議。鎮台跟

前。申報軍情的方法。孫知府道。鎮台是傻子。知道咱們駐紮在此。定然不答應的。眼前只好哄他一哄。赫協台道。怎樣哄呢。孫知府道。只說百姓畏罪。懇求大軍不要入境。他們自願把林爽文縛獻到軍。自然再無不信的了。赫協台道。哄騙的事情。只够瞞一時。日子久了。鎮台責問起來。如何回答呢。孫知府道。哄過一時。就不怕了。前面有的是村莊。咱們只消下一個令。責成村庄百姓。縛獻賊首。赫協台道。百姓不肯從。又如何。孫知府道。百姓從了。咱們幾個人。都是大大的軍功。就可以封妻蔭子。倘然不從。我還有絕殺的法子。赫協台忙問什麼法子。孫知府道。咱們現在不是有三百人馬麼。這一枝人馬打賊子雖然不足。殺百姓却是。有餘。只消把前面五七座村庄。一把火燒光完結。赫協台驚道。無端焚燬村庄。鎮台問起來。如何回答呢。孫知府道。這有甚麼難處。只說賊衆負固抗拒。我軍奮勇攻撲。冒死前進。焚燬村庄若干座。陣斬賊衆若干名。不又是大大的功勞麼。赫協臺道。好便好。良心上未免說不過去。孫知府道。官場中要講了良心。一輩子也不會發跡。赫協台笑道。事到臨頭。也理論不得許多。沒奈何。只好對他們不起了。當下赫生額依照孫景燧方略。焚殺兼施。可憐大理村外數百人家。霎時間都化成灰燼。那些無辜人民。把官兵恨入骨髓。便都投入天地會。哭請報讎。願當前敵。林爽文因民之怨。率領將士。乘夜攻營。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河。差不多是全軍覆沒。爽文乘勝攻取了彰化城。諸羅淡水。相繼淪陷。柴大紀退保府城。星夜派人到福建告急。省中接報。水師提督海澄公黃仕簡。陸路提督任承恩。副將徐鼎士。先後派兵渡海援。

救一面飛章入告。當下高宗就在中和殿召集各議政大臣。商議剿捕大計。和珅的兄弟和琳。傅恒的兒子福康安。盡都預議。和珅阿桂等幾個老臣。更是不庸說得。高宗先把福建巡捕本章。給衆人睨閱一過。然後諮詢意見。阿桂第一個奏道。朝廷勞師糜餉。誅戮自己赤子。殊非皇上仁覆萬物至意。臣主張的是撫。百姓生長太平。厚蒙恩澤。使非迫於萬不得已。何至揭竿稱亂。爲今之計。只消嚴懲貪官。派員宣撫。台亂自然就平了。高宗道。照你講來。又是官逼民反了。阿桂道。依臣愚見。如果官清吏潔。小民必不致亂。高宗向衆人道。你們聽阿桂之言如何。和珅道。阿桂此論。無非要見好百姓。爲自己沾名釣譽。朝廷的威信。國家的治安。他原不會計及。高宗道。阿桂原是個書獃子。一心愛民也是有的。說他端爲自己不爲國家。那也未免言之過甚。又向衆人道。你們看是如何。衆人懼怕和珅。都不敢答應。只有一人謬然道。知臣莫若君。皇上聖明。豈有反不及和珅之理。衆人瞧時。見這發話的。不是別個。正是韓城王閣老。王閣老與和珅。原本平常的。今日王閣老到軍機處。見和珅手裏。執着一幅水墨畫笑道。貪墨之風。一至於此。又一日。和珅拉住王閣老的手道。狀元宰相果然好。王閣老道。吾手但會做狀元宰相。不會要錢。有甚好處。聞者凜然。王閣老依舊談笑自如。當下和珅聽了王閣老的話。心中未免不自在。當着高宗。又不敢惹。商議完結。主剿的人居其大半。於是下旨。命提督常青爲靖逆將軍。前往台灣督師。又命浙閩總督李侍堯。調廣東兵四千。浙江兵三千。駐防滿兵一千。一同討賊。此時天地會聲勢滔天。福建派去的援軍。敗的敗。

逃的逃。投降的投降。受困的受困。只柴大紀這枝兵。拔穎超羣。屢戰屢勝。諸羅這一個縣城。已經克復。林爽文悉銳來攻。柴大紀死力抵拒。總算不曾失掉。常將軍聽到賊勢浩大。嚇得不敢前進。張皇入告。奏請添兵六萬。高宗下旨。革掉常青靖逆將軍職銜。升柴大紀爲陸路提督。參贊大臣。又放了福康安爲經略大臣。馳赴前敵。一面密飭柴大紀。賊勢利害。暫可不必交鋒。捍衛兵民出城。再圖進取。大紀奏言。諸羅爲府城北障。諸羅失則賊尾而至。府城亦危。且半載以來。浚濠增壘。守禦甚固。一朝棄去。克復當難。而城廂內外。養民不下四萬。實不忍棄之於賊。惟有竭力固守。以待救援。高宗覽奏。心裏大大感動。親筆擬旨一道。頒向台灣去。其文道。

柴大紀當糧盡勢急之時。惟以國事民生爲重。雖古名將何以加茲。其改諸羅縣爲嘉義縣。大紀封義勇伯。世襲罔替。並令浙江巡撫以萬金賞其家。俟大兵克復。與福康安同來瞻覲。欽此。

此旨一下。從征將士。誰不踴躍感戴。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嘉慶帝受禪繼大統

太上皇訓政宣重光

話說柴提督忠貞自矢。力守孤城。一時上感天心。恩綸特沛。封爲義勇伯。上諭到時。柴提督臉上。頓時增起十二分光榮。愈益拊循士卒。協心守禦。直至這年冬季。福紹略救兵。纔到臺灣。旗開得勝。馬到成功。究竟天兵利害。五七天工夫。就解了諸羅之圍。柴提督率衆出迎。只見經略兵隊。健得如虎如龍。盛得如茶

如火。旌旗劍戟。分隊排開。好不整齊嚴肅。福經略坐在馬上。頭戴京式幃帽。冠着個紅寶石頂子。拖着枝雙眼孔雀翎帽。沿中間釘有一顆蓮子大小的東珠。一件團龍織金四開氣袍。扣着玉帶。並香袋忠孝帶之類。外罩薑黃對襟緞褂。脚登青緞靴子。面如滿月。目若明星。左手攏紫韁。右手執着錦鞭。緩緩將而來。後面十來員大將。帶刀翼護。柴提督慌忙搶步。唱名道。參贊大臣義勇伯。陸路提督柴大紀迎接經略大人。說罷。隨在馬前請下安去。福康安見他不具手本。不行跪拜。心裏已經不自在。隨道本大臣初臨此地。情形不很熟悉。咱們並馬入城。慢慢商量罷。福康安這幾句話。原是試他的。只道他總要推辭。總要身執麈尾。盡那下屬的體格。豈知柴大紀此時。屢受天褒。身封伯爵。倒也自大慣了。隨笑回道。經略大臣分付。參贊目應敬遵。說着跨馬引道。福康安奈何他不得。只得忍氣同行。到了城裏。把各項東西查察了一回。點頭微笑。一個字也不批評。却暗地參了他一本。參的款子是跪講取巧。前後奏報不實。聖明不過是天子硃批下來。福康安倒受了幾句教訓。真是出於意外的事情。這道硃批的措辭是。

柴大紀固守孤城。愈半載。非深得兵民死力。豈能不陷。若謂跪講取巧。則當時何不遵旨出城。其言糧食垂盡。原所以速外援。若不危急其辭。豈不益緩援兵。大紀屢蒙褒獎。或稍涉自滿。於福康安前禮節不謹。致爲所憎。遂直揚其短。殊非大臣休容之度。

從來說不怕官只怕管。經略是提督嫡親上司。行止舉動。如何逃的過經略之手。經略跟你找事。真是再

容易不過的。這計不行。再用那計。到臺灣全境肅清而後。究竟被他尋着不是。害掉了性命纔住。這天地會首領林爽文興頭。不到兩年。風流雲散。依舊一場沒結果。連地方官都壞掉不少。因爲天地會鬧事之後。地方官規避處分。化大爲小。把天地兩字。改作添第字樣。恰恰犯了高宗之忌。高宗生平最限的是改字。那年回疆之役。將軍兆惠奏本上回字。都寫作狗字。高宗下旨道。朕每見法司爰書以犯名書作惡劣字。輒令更改。而前此書回部者。每加犬作狗。亦全刪去犬旁。此等無關褒貶。適形鄙陋。豈同文之世所宜有。後來四庫館進呈四庫館。那書裏頭夷字。都寫作彝字。虜字都寫作鹵字。這原是校書的怕觸犯忌諱。格外小心的勾當。豈知恰恰犯了忌諱。下旨將四庫館諸臣交部議處。高宗自平定台灣而後。武功恰是十次。自題一個別號。叫做十全老人。那班盛世良臣。便都歌功頌德。沒口子的稱頌聖明。高宗更自得意。這日高宗與幾個心腹臣子。在南書房談天。高宗道。雍正年間。戶部庫裏原有五六千萬存銀。自西北兩路用兵。動支了大半。到朕卽位時。查檢國帑。已祇二千四百餘萬。虧得理財得法。所以幾回大事。沒有遭過困厄。你們想罷。開闢新疆。花掉三千餘萬兩。金川用兵。又花掉七千餘萬。這兩筆帳。已經一萬多萬了。普免天下錢糧四回。普免七省漕糧二回。巡幸江南六回。這幾筆帳。不又是二萬萬兩銀子麼。這會子國庫裏。倒存有七千多萬呢。皇考交下來。祇二千四百多萬。朕當了幾十年國。花去三萬萬多金。倒多了這點子。也總可以講得過去了。和坤道。皇上臨御以來。南平緬甸。西拓回疆。聲威遠播。凡天山之南北。葱嶺

之東西。無論城郭之邦。遊牧之衆。沒一族不奉大清正朔。超唐宋。邁周漢。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何止講的過去呢。高宗道。不能這麼講。過分高了。後人也難於爲繼。朕萬年後。不望怎樣。恒願子孫們守住這點子。也罷了。紀昀此時。已充經筵講官。派在上書房行走。知道高宗最屬意的。是第十五皇子。顥瑛當下。就湊趣稱頤瑛許多好處。高宗嘆道。朕子十七人。祇永璉。永琮。是孝賢皇后所出。人也聰明。脾氣兒也好。偏偏都是短命。可憐孝賢皇后哀傷過度。也跟他們去了。顥瑛這孩子。脾氣兒還好。論到聰明上頭。比起璉琮兩個。就差多了。紀昀道。皇十五子舉止端重。宅心仁厚。苟非稟承德化。何能。高宗止住道。不必講了。朕都知道。紀昀知旨。就不敢再語。高宗忽又相起一事。問紀昀道。朕前兒問你的典故。到底查得了沒有。紀昀忙回。纔查得了一半。高宗道。一半也好。回奏了。紀昀道。達巷黨人。就是項橐。媪人氏四佐。就是明由。必育。成博。隕邱。滕王閣序。都督閻公之婿。就是吳子章。赤壁賦上吹洞簫者。是綿竹道士。楊世昌陪坐者。是黃魯直。卓文君之夫。是程鄭子。名臯。病消渴結繡。五月而亡。臣所考得。就只這幾條。高宗道。負了博學的盛名。怎麼所聞所見。也不過如此。紀昀道。博聞彞記。臣原不及彭元瑞。高宗笑道。彭元瑞這個人。你們再別提起他了。朕爲你們都稱他博學。上科會試。特出了個燈右觀書的詩題。通場舉子。沒一個知道出處。連正副總裁。都不曉得覆命。這日。朕就詢問彭元瑞。朕想他那麼博古通今。總無有不知道的。豈知元瑞也出了醜。竟也回奏不知道。竟被朕一難就倒。紀昀道。皇上聖學淵深。彭元瑞自然窺測不到。然此題出自

何書。皇上總也訓示他呢。高宗笑道：「訓示什麼命題這一晚朕偶的燈右觀書呢說罷。」大笑絕的。管等都捧腹不止。正鬧着。太監捧進奏本來。高宗接過。逐一翻閱。縹眉道：「怎麼這麼的巧。」和坤忙問何事。高宗道：「好多省總督齊夥兒出了缺。可叫我怎樣呢。原來是雲貴四川湖廣三總督。丁憂的丁憂。病沒的病沒。可巧碰在一堆兒。當下和坤就道：「真也巧不過的事情。現在時候。雖說是太平無事。但這三個地方。都是很要緊的。爲地擇人。倒也是件難事情。高宗道：「你看派誰去呢。」和坤見衆人都在。隨跪下道：「舉賢大事。一時不敢妄對。懇恩容臣回家細思。」高宗點頭。隨向衆人道：「和坤的做事。就是小心謹慎。一句尋常的話。總不肯輕易奏對。雖然也有差誤地方。比了心粗氣浮的。就強多了。當下散去。此時滿漢大員。得着這個消息。都到和坤府中。說人情。送禮物。滅他薦引。和坤按定了主意。來者不拒。照單全收。等到禮物收齊。纔悄悄薦了幾個人。上諭下來。衆人齊都敗望。原來上諭上寫的。是雲貴總督着福康安補授。四川總督着和琳補授。湖廣總督着畢沅補授。衆人白花了這筆冤錢。苦得啞吧吃黃連。沒處訴苦。和坤却白白受用了。高宗如何知道。卻說高宗席豐履厚。享盡榮華富貴。威也使足。強也爭足。秦皇漢武。辦不到的事。他都辦到。漢祖唐宗。享不到的福。他都享到。却還心不知足。貴不嫌極。想出個新奇法子。擬把大位傳給了皇子。自己以太上皇訓政。大權依然獨操。名號格外尊崇。主意已定。遂下旨立嘉親王顯琰爲皇太子。這顯琰是皇貴妃魏佳氏所出。乾隆二十五年十月初六日。生於天地一家春。五十四年高宗八旬萬壽。封爲嘉親

王。至是立爲皇太子。先一日和珅探着消息。就到嘉親王邸中報喜。這原是獻勤討好的習慣。都不過想要結新寵。爲保全祿位起見。誰料皇太子見和珅平日奸邪貪墨。早已瞧不起他。只淡淡的答道。倒難爲你。我知道了。和珅撞了一鼻子灰。心裏很不自在。面子上又未便怎樣。只得敷衍了幾句話。方纔辭退。皇太子隨傳進長史官分村道。以後和珅來見。不必通報。只回他祖制。皇子不能私通朝官就是了。次日詔旨到來。皇太子接過詔。謝過恩。於是正名定分。嘉親王府。就改做皇太子府。到次年正月裏。高宗下詔禪位於皇太子。禮部定出儼汗。繁華熱鬧。曠古無儔。真不愧照朝盛舉。授受禮畢。皇帝尊高宗爲太上皇。一應政務。仍由太上皇訓誨施行。新皇帝年號。考太上皇欽定。是嘉慶兩個字。即以今年爲嘉慶元年。是爲仁宗帝。仁宗雖爲皇帝。不過掛一個虛名兒。蠢大的事情。都要恭請上皇旨意。因此和珅等一班大臣。依舊享榮華。受富貴。逍遙得神仙相似。上皇倒也告誡過兩三回。上皇向和珅道。咱們兩人。想來必是前世的緣分。不論什麼。都可以通融。但朕是老了。一日閉了眼。後來的人。怕不見得肯這麼容忍呢。和珅回奏。臣蒙上皇恩典。相伴了這麼年數。臣與上皇。也可算得老伴兒了。上皇一日不諱。臣亦何忍獨生。新主洪恩。無論是雷霆。是雨露。總也加不到老臣身上。太上皇道。你竟要殉朕麼。無論沒這個理。就真個行了。後世也要議論呢。從古以來。只有殉國。沒有殉主。你想想。你自己把自己。當做什麼人呀。和珅道。老臣一片愚忠。只知報主。後世的議論。誰有工夫去計較呢。上皇聽了。自然歡喜。清朝十二帝裏頭。論到福澤。要推

高宗第一。豔福口福健福威福蔭下福兒孫福。沒一件不佔了個全。別的不要講。只聽乾隆朝六十年的治績。何等隆盛。何等發皇。數一內禪。纔一改嘉慶年號。天下就鼎沸似的鬧起來。湖北四川起發一胞白蓮教。各地愚民。蠶起響應。河南陝西甘肅。盡被蔓延。告急章奏。雪片似的到京來。高宗仁宗。嚇得面如土色。忙召大臣計議。原來這白蓮教。本與漢末黃巾。差不多的性質。無非借了持齋治病名兒。偽造經咒。惑衆斂錢罷了。果然政治修明。總教嚴肅。何至於發生。就發生了。亦何至於蔓延。白蓮教首領姓劉。名松。安徽入氏。乾隆四十年時光。在河南鹿邑傳教。被捕到官。問成軍罪。充發甘肅省。誰料劉松百折不回。到了甘肅。依舊強聒不舍。傳他的教。又遣黨徒劉之協。宋之濤。分往川陝湖北。傳徒授教。一日盛似一日。一年勝似一年。到乾隆五十八年。查點人數。已有三百餘萬。劉之協就想起事。先派教衆。四出流言。稱說世界劫運將至。真命天子。已經降生。嚇得無知愚民。爭求解禳。劉之協本了鹿邑王姓的孩子。名叫王發生的。詭稱朱明後裔。擇定三月十一日。豎旗起事。究竟計略疏忽。又被官吏探知。鐵鎖嚙嚙。一古腦兒捉將去。只劉之協脚快。逃之杳杳。沒有捉到。王發生因是個孩子。問成配發新疆之罪。其餘叛衆。不問首從。盡都斬首。大吏奏報到京。高宗下旨大索。這一道聖旨不打緊。樂得那班虎官狼吏。鼠役狐差。沒口子的稱頌聖明。一個個摩拳擦掌。執索持簽。到四鄉八處。挨戶搜緝。只苦了無辜小百姓。傾家蕩產。身死人口。不知冤枉死了幾多人呢。這一樁事情。已弄得百姓怨聲載道。忿氣衝天。又加乾隆末年。貴州湖南四川一帶

苗民逆命。朝廷命將征討。大軍所過。不無稍有騷擾。雪上加霜。官逼民反。白蓮教乘機煽惑。於是一倡百和。騷然並走。而大難成矣。此時聶傑人張正謀。起自枝江。宜都林之華。起自襄陽。教首林齊之妻王氏。起自保康。鄖陽宜昌施南荆門來鳳。酉陽竹山。鄧州新野歸州。巴東安樂。京山。隨州。孝感。漢陽。惠臨。龍山。數十州縣。盡都響應。聲勢滔天。由楚省延及秦省。由秦省延及黔省。漸漸半個天下。都變成白蓮教世界。京中接着此報。如何不要吃驚。當下處宗召集滿漢大臣。商議征討大計。高宗道。福康安阿桂。可惜都出了缺。現在出了事情。再沒一個可靠的人了。紀的道。阿文成公。固是了不得的人才。不但立功絕域。武勇無雙。就那正色立朝。規畫各種大計。也是常人萬萬及不到的。如治河就改易儀封考城的新道。籌餉就慮到運糧增兵的耗費。這都是關係着千百載利害的計劃。除了他。別人那裏想得到。所以海蘭察。那般權奇自負。見了阿公。也服到個五體投地。和珅道。海蘭察一勇之夫。自然易受圈套。阿桂的哄人法。何等精透。紀的道。海蘭察的趨勇。果然沒批評。就論到機警上頭。倒也也可所的。和珅道。你怎麼知道他。紀的道。海公盜馬的事。公相沒有知道麼。和珅回說不知。紀的道。那年海公還在京裏當侍衛。與蒙古郡王巴圖爾兩個很要好。巴王有一頭駿馬。海公也有一頭駿馬。每到風和日暖天氣。沙平草淺地方。兩個兒就要走馬比試。巴王身軀肥大。海公馬身雄駿。較起來。巴王總要差一點。這年聖駕巡幸木蘭。海公與巴王都扈着蹕。巴王要跟他易馬而騎。海公不答應。巴王笑道。你不答應。晚上仔細着。我有本領。叫

人來偷馬呢。海公笑回。那個悉憑王爺。到了月上時候。巴王果然派人到營裏偷馬。只見那頭驃馬。獨立在荒地裏齧草。並沒有人看守。那人大喜。騰身上馬。纔待揮鞭。忽聽草中有人道。煩你拜上王爺。請王爺防備着點子。我立刻就要來盜王爺的馬了。那人馳歸。告知巴王。巴王傳命防守營帳。內外何止數百千人。眼睜睜瞧定了驃馬。連一瞬的甚兒都不敢。等了大半夜。毫不見有動靜。衆人都有點子倦意。忽聞帳外大呼偷馬賊逃走了。霎時間各帳齊呼捉賊。衆人忙都出帳追趕。此時營裏營外。喊聲如雷。營中馬匹。盡都逃出。等到追回。那頭驃馬已經不見了。原來海公潛伏在巴王帳後。却叫跟去的人。四面大呼。誘引守兵出了帳。海公就盜馬飛行。次日相見。巴王服他智勇。就把驃馬贈給了他。和珅還要說話。高宗早已德得不耐煩。止住道。去世的人。恁是如何智勇。這會子終也沒用。軍務倥傯時光。倒還有暇談天。你們也太自在了。和珅紀的應了兩個是。也就不言語了。仁宗道。照子臣下見。教匪不過是內地亂民。恁他如何猖獗。總比不上外夷敵國。何必定要智勇雙全的大將。高宗道。你把教匪瞧的太輕了。不見驢臣奏本麼。仁宗道。疆臣習氣。最喜的是舖張。舖張得利害了。自己好脫卸干係。教匪總不過是烏合之衆。沒有陣法。不知方略。只消派兩個經過戰陣的人員。平靖是很容易的。不過平靖之後。遭難地方。還要好好的撫恤呢。高宗點頭道。你這見解。頗爲有管。只現在時光。派誰去好呢。仁宗道。依子臣愚見。暫可不必派人。就責成那幾省督撫。限日平亂。真到不得已必要派人時。都統明亮。軍路上頭。很有閱歷。侍衛額勒登保。

也很驍勇。這兩個人似乎都可以派遺。高宗道：「倒是你提醒了我。額勒登保現正辦理苗事，未便抽調。明亮很可以用得。仁宗道：「明亮還可以用得麼？」高宗道：「明亮是履親王的女婿，記得那年老貴妃沒了，移葬東陵，途中積潦沒脛，昇夫都憚行走。明亮躬行泥淖，做昇夫的嚮導，有不從令的，鞭杖交下。在路數日，隊伍整肅，宛若行軍。履王嘆道：「吾婿真將材也。」後來金川之役，究竟立了大功。現在急難之際，怎麼竟忘了他。可知我老的竟糊塗了。」仁宗道：「舉沆惠齡都是封疆大吏，賊在他界裏頭，似宜仍舊責他辦理。這會子派了人去，他倒可以脫卸了。」高宗道：「這可也是。隨命軍機擬旨，湖廣總督畢沆，湖北巡撫惠齡，專剿荊州之賊。西安將軍恒瑞，專剿當陽之賊。限日肅清，立俟奏凱。旨意擬得非常嚴厲。白蓮教起事而後，高宗仁宗父子兩人，宵旰憂勤，滿望挽回大劫，欲知容易削平與否，須俟下集書中再行披露。」